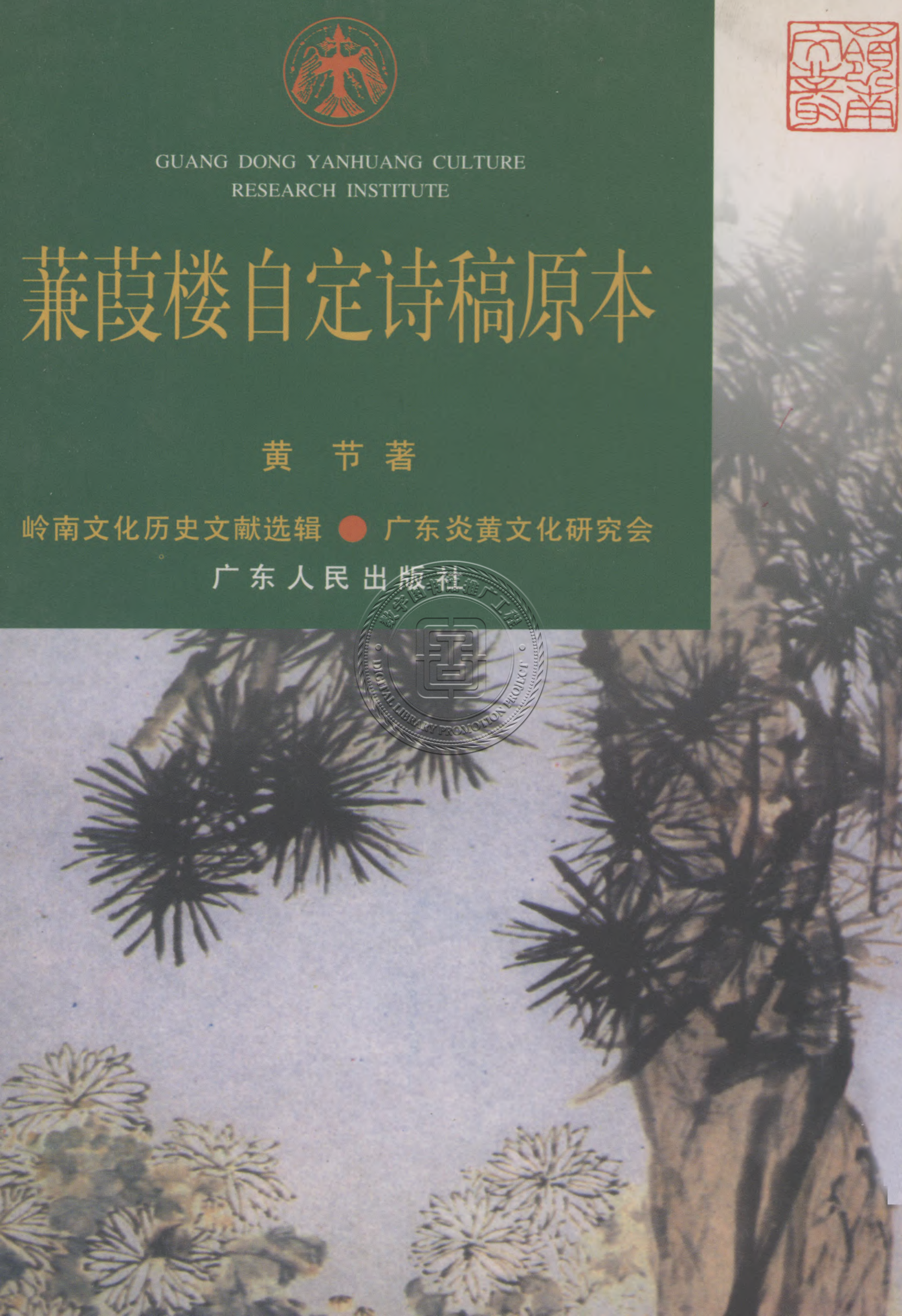

GUANG DONG YANHUANG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蒹葭楼自定诗稿原本
黄 节 著
岭南文化历史文献选辑
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
广东人民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黄節著

蒹葭樓自定詩稿原本

廣東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辛朝毅
封面设计：张永齐
责任技编：黎碧霞



兼葭楼自定诗稿原本
黄　节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佛山市创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厂址：佛山市石湾镇忠信路9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280,000字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218-02939-6/K·649
定价：21.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嶺南文叢》編委會名單

主　任　歐　初

執行主任　丁希凌

副主任　張　磊　戴治國　張榮芳　陳勝粦

委　員（以姓氏筆劃為序）

丁希凌（常務）　毛慶耆　歐　初（常務）　何炳桓（常務）
陳勝粦（常務）　陳仲秋　李錦全　麥英豪
張　磊　林國鈞（常務）　林康裕（常務）　段雲章
鍾賢培　駱雁秋　饒芃子　莫仲予
徐家鳳　黃明同　黃勛拔　謝明仁
韓　英　甄炳昌　管　林　蔡鴻生
戴治國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格滄而奇趣新而妙造意鑄語冥
闢羣界自成孤詣莊生稱藐姑射
之神人肌膚若凝雪綽約若處
子又杜陵稱一洗萬古凡馬空詩
境似之甲戌初春八十二叟三立讀

卷中七律疑尤勝致古而莫尋轍跡必欲比類
於後山為近然有過之無不及也 立附記

積土心心裁獨賢鄭林蕉話每借題
苦心家國人難再悵坐亂積世之
還外志輒深封示稀敢言從及
中興手絕擲巨角之恨悵展未墟
悵杜杜鵑　劉甫右丞屋莊對隱腮封示
稀裴翁原題　近作錄呈
鞠生仁兄雅屬　辛酉夏於蘇

畫梅帶春色寫
我是浙枝吳高豈
蘇昱新著松下翁
損書滿而變成集
去如珍獨合懷江國
雜言相見期
報題圖

天外黃雲捲黑沙
傳聞塞漠起龍
蛇新揚宮節急
邊地不獨春城有
虜死

大風

帝台我兄屬書拙詩近正
以應銀蒸日報之囑 黃苗

夜宵貪出去依依低逐李璧
獨自歸清景背人深以
覺二更涼露濕衣 秋

對月夜歸作

紫白學兄 乙丑七月 黃[illegible]

大元帥令

第　號

着會計司撥給黃節每月公費八百元此令

孫文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卅日

《嶺南文叢》總序

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地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文化研究熱潮，諸家學説蜂出併作，蔚然可觀，迎來了文化論壇中百家争鳴的春天。

隨着文化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更進一步認識到：中華文化的確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豐富多彩。中華文化無論是其發生，還是流衍遞嬗，都有其根源，而各區域、各民族文化又有其特點。因此，對中國文化的宏觀解讀，離不開對各地域文化進行具體而微觀的歷史考察。在這樣一種認同之下，地域文化研究勃然興起，齊魯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嶺南文化等等研究，均甚活躍。

嶺南背靠五嶺，下臨南海，這種特殊的地緣，塑造了嶺南文化。它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之組成部分，既承襲了中原文化之流風遺澤，同時，又融入

了自身的創造，有其地域的特色。尤其在近代中國社會的風雲變幻中，往往得風氣之先，善于吸取中外優秀文化，轉而開風氣之先，並對炎黃文化的發展産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同時，又因地處保衛祖國的前沿陣地，故愛國主義思想特別突出而强烈。

嶺南文化源遠流長，從遠古文化遺存，百越文化圈的形成，到宋明理學，乃至近、現代文明，嶺南都為中華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卓著的貢獻：唐代之慧能，開南禪宗風，衆流匯歸，使凡言禪，皆本曹溪；張九齡以其政治地位和學養，影響唐代以至后世的詩風，開創了『張曲江體』，是嶺南詩的開山祖。明代之陳獻章、湛若水，獨立門户，一掃宋學拘泥守矩之陋習，倡導鳶飛魚躍的活潑自得。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嶺南三家詩，其成就遠出元明之上，贏得了『尚得古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江南』的美譽。涉獵多方的經學大師陳澧，其經學不為漢宋門户所囿。黃遵憲是詩界革命的領袖，創立了新詩派，主張詩歌要追上時代的步伐，諷咏新思想、新事物，反映時代的精神，務去陳舊頹靡積習，焕發了詩歌的生命力。晚近之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更

是博采中西，啓蒙民慧，一言出而天下驚。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為代表的嶺南畫派，主張『折衷中西，融合古今』，代表了一種先進的學術思潮，在現代美術史上，產生了廣泛影響。

當前，嶺南是經濟改革開放的先行者，經濟得以飛速發展，人們的物質生活日益富足，經濟生活的富裕，是社會進步與文明的前提。一個文明的社會，必然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同步發展。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説：『物質文明與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進步。』但我們也應該注意到，作為精神文明之一的文化發展，並非經濟發展亦步亦趨的副產品，它有許多自身的特殊性與復雜性。這就要求我們對文化問題更要認真地研究和支持，責任更為重大了。

通過近年來的深入討論與實踐，越來越多的人注意到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尤其是我們悠久的民族文化傳統，對于現代化建設所具有的特殊意義和價值，對于提高人的素質有重要作用。許多領導干部，包括一些已退下來的老干部，近年來也逐步看到文化建設的迫切性，並投入了極大的精力和熱情，與各方面的專家學者一道，為文化的振興積極耕耘。廣東炎黄文化研究會，正是應

這一時運，醞釀而生。研究會以研究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特別是嶺南文化，振奮民族精神，促進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為宗旨。

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自一九九二年七月成立以來，本着上述宗旨，積極舉辦各種文化活動，組織學術研究。如為架設海內外炎黃子孫互通心聲和進行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創辦了《炎黃世界》雜志；為振興發展南國傳統文化藝術瑰寶——粤曲，發起舉辦省港澳群衆業餘粤曲大賽；就如何弘揚、發展嶺南文化，舉行過多次學術研討會，以及拍攝了《中國漢字》、《端硯》紀録片，等等。而為了全面、系統、科學而又有深度地總結嶺南文化的優秀成果，我們又籌集資金，組織學人編纂《嶺南文化通志》、《嶺南文化研究論著》、《嶺南文化歷史文獻選輯》三大系列學術叢書，簡稱《嶺南文叢》文化建設工程。其目的是為最終創立『嶺南文化學』奠定扎實的基礎。

『通志』系列，以『志』的形式，全面而系統地梳理和總結嶺南文化諸方面的發生與發展的全過程，揭示其整個歷史沿革與主要特征。此系列叢書，既有一定的資料性，更具有學術思想的價值。『研究論著』系列，則側重于從

理論高度，集中反映嶺南文化各個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歷史文獻選輯』系列，則本着搶救歷史文獻，保存珍貴遺產的宗旨。盡可能地網羅具有歷史和文化價值的各種手抄本、善本、罕本及孤本等書籍，加以編校與整理。這三大系列，是一個配套的文化工程，雖體例不盡相同，內容也各有倚重，但結合起來又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彼此之間可以相互補充，相互貫通，藉此為嶺南文化研究及培養嶺南文化研究人才，作好『資糧』的準備。

對這三大系列叢書的組織編纂，充分遵照『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方針，尊重學者研究的獨得之見，不蔽于一曲，不囿于一家之言。正如陳獻章所說：『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

《嶺南文叢》文化建設工程是一項規模龐大的文化系統工程，需要集中各方面人力、財力和物力，克服前進中的困難。我們深知，像這樣宏大的文化工程，决非朝夕之功，一蹴而就。它不僅需要得到領導和來自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更需要有志于嶺南文化研究的同仁，共繅絲勤結網。只有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不辭辛苦，這項造福子孫后代，具有千秋偉業意義的文化建設工

程，才能順利竣成。

我們對傳統文化的研究，並不單純是為了保護古籍，而是『古為今用』。從文化傳統中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以期對於改革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宏偉事業，有所啓示和促進，對提高民族素質，能起一定作用。

《嶺南文叢》即《嶺南文化通志》、《嶺南文化研究論著》、《嶺南文化歷史文獻選輯》三個系列叢書的總稱。本篇為《嶺南文叢》總序，各集出版時，另有介紹文章。此處不贅。

《嶺南文叢》編委會
一九九五年九月

目録

卷二

前言

歐初

一個有成就的詩人，不同於偶有佳作的作者，他的詩作必須有一定的數量和質量。黄節是近代成就卓著的詩人，而且還是一位著述豐富的學者，著有《蒹葭樓詩》、《詩學源流》、《漢魏樂府風箋》、《鮑參軍詩註》、《謝康樂詩註》、《詩律》、《阮步兵詩註》、《曹子建詩註》、《詩旨纂辭》、《詩旨變雅》、《論陸象山之學》、《詩序非衛宏所作説》等，至於發表在各報章雜誌上的文章就更多了。他的《蒹葭樓詩》對後來的詩壇，尤其是廣東的詩壇影響很大，學習和論述《蒹葭樓詩》的大不乏人。

黄節的一生處在清末民初的大變革、大動蕩時期，我們且循着他一生的歷程，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去看他的為人和詩作。

黄節（1873—1935），名晦聞，字純熙，别署甘竹灘洗石人、晦翁、佩文、黄史氏，廣東省順德縣（今順德市）甘竹右灘人，出生在一個富有的陶

瓷商人家庭。八歲入學，二十三歲受知簡朝亮讀書草堂，結識鄧實、鄧方昆季等一批才志之士，相與砥礪切磋，『每聞鷄聲，輒起讀書，相蘄當世之務』。（黄節《小雅樓詩集序》）由是業藝大進。

一八九四年中日戰争，清朝政府戰敗，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舉國上下為之震動。黄節與師友們話及此事，無不悲憤填膺，熱血沸騰。他命筆見志：

『丈夫拊髀驚，衝冠裂目眦，……壯士懷關東，舉酒問天醉。』（《宴集桃李花下，與言邊患，夜分不寐》）

一八九七年，黄節離開簡岸草堂，此後數年先後居花埭雲林古寺和六榕寺閉門讀《史記》及大量宋明遺民等典籍，『明夷夏之辨』，著有《黄史》。並北遊齊魯、幽燕等地，又東渡日本，此行他的眼界大開，認識了世界文明和民智閉塞、民生凋弊的國情，認為要救國就要圖强，要圖强就要啓迪民智，唤醒民心，因而在一九〇一年與謝英伯、楊漸逵、黄漢純、歐陽日湖、李蘊石、潘達微、何錫朋等，租賃廣州河南龍溪首約一房子，創辦『群學書舍』，不久遷到海幢寺圓照堂，易名『南武公學會』，置備中外報刊雜誌，供人閲覽，志在介紹西方文明，開闊群衆視野，了解世界，提倡科學，學習先進。

黃節是受封建主義教育的知識份子，自然要走應試的老路，希望博取功名，進身仕途，幹一番事業。然而事與願違。一九〇二年，他北上河南開封應順天鄉試，在對策中力陳同仇御侮的主張，雖然深得同考官袁季九的賞識，聯合一十八房同考官合力推薦，却終為主考官陸潤庠貶落，失意而歸。但這一挫折反而使他清醒過來，認識到滿清皇朝衰朽腐敗透頂，已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要拯救國家，只有走推翻清朝，起來革命的道路。

茫茫大地吾安適？眼底風雲鬱不平，絕好頭顱須有價，未來歲月肯虛生。（《甲辰生朝拍照，自題一絕》）

大好江山要收拾，未應長作著書人。（《吾宗梨洲慕姜齋，屬葉退平以此語作印，詩以系之》）

這是他一生政治的轉折點。

於是他到上海去和同學鄧實創辦《政藝通報》，接着又與章炳麟、鄧實、馬叙倫、陳去病、諸宗元等一班有識之士，創辦『國學保存會』、《國粹學報》，慷慨地傾家產、捐藏書，又搜集刊行清朝政府禁書數十種，以『保種、愛國、存學』為宗旨，通過闡揚學術傳統，宣傳反清思想。影響所及，也招來一些師友的非議和責難。簡朝亮在粵中得知此事，馳書詰責。黃鄧二人不

為所動，寧願背逆師之名，持論如故。而兩江總督端方，亦以《國粹學報》純從古籍經史大義，發揮種族思想，散播反清革命輿論，深為憂慮，遣合肥蒯光典造訪黄節、鄧方，以巨資贊助為餌，企圖收買，並置酒杏花樓酒樓，遍邀名流為文酒高會，説以必從，黄鄧洞察其謀，嚴辭固拒，執着地繼續做輿論宣傳鼓動工作。這一期間，他寫過《題鄭所南集後》、《題陳白沙先生自寫詩卷後》、題陳雲淙《霜鐘琴拓本》《二月十二日過新汀屈翁山先生故里，望泣墓亭，弔馬頭嶺鑄兵殘竈，屈氏子孫出示先生遺像，謹題二首》、《南屏謁張蒼水墓》、《岳墳》等詩，通過民族志節人物史事的吟詠，表達了他的反清革命思想。一九〇七年，他主講廣州河南南武公學，又受聘兩廣優級師範，主講國學。

武昌起義不久，各地相繼獨立，梁鼎芬在粤中有很高的鄉望，對當時廣東的動向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他詢問黄節如何處變。黄節致書答覆：『若死守一隅，欲驅此一邦之民，以殉其一身之節，即摧殘民命不惜，其如大局已去何』，勸梁認清形勢，不要留戀清室，擁護革命。廣州光復，黄節受聘廣東高等學堂，他應廣東都督胡漢民之請，代擬《改元剪辮文告》及《誓師北伐文》。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清皇朝，但資産階級本質的軟弱，加上中外反動勢力的瘋狂破壞，並未能動摇封建官僚地主的社會基礎，反而不斷出現反覆、挫折和危機，逐漸走向失敗。這使黄節彷徨苦悶、悲觀消沉、詩作的調子也就由慷慨激昂而隨之低沉。

調瑟更番説改弦，妙歌投俗只堪憐。人間不見迢迢谷，移勒山庭亦足賢。

眼底雲山意已奇，别從畫裏更題詩。無端寫盡春明夢，腸斷前人且未知。（《為胡夔文題〈戴鷹阿山水畫册十二首〉之七、之十二》）

他借題畫寄意，抒發憂鬱情懷，即使如此，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的態度是鮮明的，立場是堅定的。

一九一五年，袁世凱密謀稱帝，一時間袁氏爪牙，遜清遺老和政治掮客等如蠅逐臭，沸沸揚揚，提出各種建議，主張恢復帝制，取消共和。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所謂『六君子』在京師組織『籌安會』，公然發表宣言，鼓吹帝制。對此，黄節一再致書劉師培，力舉中西史乘，痛切評論君主立憲之悖謬，指出『斯議一出，動摇國本，心所謂危』。由於反對袁世凱稱帝，為袁黨仇視，派人暗中監視。恐遭暗殺，黄節不得已走

避天津法租界劉廉士英文學校教師、友人周覺民家中，考慮到袁氏網密，為萬全計，周介紹黃節稱病，就醫法國租界北洋醫學校附屬醫院住院留醫，以避風險，直至帝制謀成，禁網稍懈始離開醫院。此時，黃節以詠物賦情的手法，表達了對這一場鬧劇的憤慨之情和看法，表現了一個正直知識分子的凜然氣節，慨嘆空有一身才華抱負，可面對溷濁的局面，徒喚奈何。

染柳熏桃殊未了，纔晴乍雨更無因。
錯被玉人回靨看，不如飄泊滿江南。
相逢此日猶如此，浪費馱金走馬才。
（《三月三十日與栽甫過崇效寺看牡丹多已披謝》）

張爾田《蒹葭樓詩序》：『當項城（袁世凱）稱帝時，名士趨之若坑谷焉，而君獨脩然南歸，又有浼之出者，亦堅臥不一應。』正是指此。他不僅潔身自愛，並且敦勸他的好友羅惇曧，在關係到國家命運的大是大非面前，要堅定立場：

文章不朽關風節，士行從來乃國維。老輩主持原有責，時流薄弱豈云知？君於名德都交遍，事或非人莫强為。賈郭誼高猶見鄙，萊蕪雖激可追思。（《簡癭公》）

一九一七年，黃節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教授，專授中國詩學，時劉師培亦受聘北大，黃節羞與為伍，致書蔡元培加以譴責，對失節的老朋友，一點不留情面，於此可見其為人一身正氣，愛憎分明。

此時黃節的生活雖然安定，但南北對峙，軍閥爭權奪利的戰爭無時或已，至使城鄉日益凋弊，人民生活困苦，他十分失望、悲觀、嘆息。為排憂解悶，詩人不免徵逐歌壇社園。

傷心賁育豈無勇，逆睹莽誅不終日。時流百變害亦隨，我輩遂為天下失。吾焉能從屠沽兒，亦似正平氣橫溢。憂來聽歌暮復朝，勝似俗子相比暱。（《歲暮吟》）

但一時間的歡娛並不能緩解耿耿心中的苦惱。

關懷獨在聽歌後，祇是旁人未察余。（《連夕觀女優劇》）

即使是賦詩，也不能有多少解脫：

萬慮攖心强自持，別尋歌哭恣吾思。他年恐似秦淮海，博得微雲一抹詞。（《再答癭公》）

遇到了老朋友，他把滿腔的怨憤，盡情傾訴：

國事如斯豈所期，當年與子辨華夷。數人心力能回變，廿載流光坐

致悲。不反江河仍日下，每聞風雨動吾思。重逢莫作蹉跎語，正為棲棲在亂離。（《滬江重晤秋枚》）

可憐赤手拏龍學，祇付黄金買醉吟。（《都門遇何劍吴》）

軍閥們為了擴大勢力和地盤，争相羅致人材為自己効力和裝點門面。黄節是位著名的詩人和學者，有很高的聲望，自然是争相羅致的對象。一九二〇年，章炳麟推薦他給山西督軍閻錫山當教育廳長。閻錫山表示歡迎，並盼從速赴晉上任，黄節却聘不赴；一九二二年，王寵惠組閣，力邀黄節出任國務院秘書長要職。這在一些人心目中是難得的高官顯貴，他還是遜謝不敏。

一九二三年，孫中山由上海回廣東，被推舉為大元帥，討伐北洋軍閥，任命黄節為大元帥府秘書長，派陳樹人專程赴北京迎黄節南下。黄節抵粤後見軍人跋扈，孫中山政令多扞格不行，雲集廣州的滇桂軍軍紀廢弛，人民怨懟，遂辭謝而去，仍回北京大學任教。

一九二八年，李濟深任廣東省政府主席，物色廣東教育界有聲望的人士擔任教育廳長。黄節的好友劉栽甫及梁漱溟共同推薦他，又派黄節的弟子李滄萍專程赴北平面陳廣東當局整頓教育之决心與聘請的誠意。黄節離粤多年，有寧家之念，乃南下廣州，但仍踟躕未决，李濟深因親到東山黄節寓所敦勸，

並表示無論經費怎樣困難，必負責籌劃。黃節感其誠意，且此乃桑梓之事，雖屬困難，亦義無可辭，遂就職並兼任廣東通志館長。一九二九年，蔣桂戰爭越演越烈，廣東軍費激增，省府庫更為困難，教育經費難於發給，李濟深又被蔣介石扣留于南京，黃節於是辭職。是年秋仍回北京任北京大學教授兼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和清華研究院導師。

正如他的詩「不反江河仍日下」所說，時局在繼續惡化，詩人的心境也就愈來愈沉重，筆調也就愈來愈蒼涼，他從同情老百姓的苦難，嘆惜時弊，對現實不滿，逐漸變為毫不諱言掩飾的嚴厲痛切斥責：

言治不保民，畜兵以滋亂。盜賊等山丘，風俗淫洛宛。（《北園》）

不持國紀日相殘，坐視民饑自愛官。（《五月二日雨中感懷六首》之二）

將意入詩庸足補，傷心全國付群殘。（《十一月初二雪夜寄伯揚》）

亂從丁巳召强藩，徐泗連兵入天府。群師如羆復如虎，皖直奉洛繼以魯。黃河北來日相殺，矧復兵饟借索虜。禍連西北迄東南，地盡察綏放吴楚。嶺表勞師渡湘漢，勢成南北無沛羽。紛紛部曲人異謀，不各相殺則相覷，十州百姓死其下，民實何辜國焉祚……坐視群兒戲北郭，一

若雄鷄戴金距，日以同類傷爪觜，不如獵狗逐郊兔。（《歲暮吟》）

卒讀《桑柔》十六章，廢書三日尚彷徨。驚心事事無今古，貪亂人人有肺腸。吾亦作歌哀不及，國猶靡止去何鄉？始知騷賦追三百，輕舉遊仙乃變常。（《桑柔》）

《桑柔》是《詩經·大雅》的名篇，刺厲王肆行暴虐，號天而訴之作。這首詩借歷史上的暴君，影射蔣介石國民政府的暴政和百姓的極端怨憤，都想起來把它推翻。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駐在我國東北的關東軍，以南滿鐵路發生爆炸為藉口，向我東北三省發動進攻，全國人民對日本帝國主義這一侵略行徑痛切憤怒。詩人奮筆直書，把那三十年來痛徹肝脾的積鬱憂憤，噴薄而出，既痛恨侵略者，更痛恨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慷慨秦中對策言，襄陽揮淚我銜恩。眼中三十年來事，又見蝦夷入國門。

過陳不式為無人，誰解尼山語痛辛！老去此憂無可寄，不從今日始傷神。（《書憤》）

處心積慮侵吞中國已久的日本帝國主義，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進

犯淞滬，全國震動，誓死抗敵，南京國民政府却採取不抵抗政策，借遷都洛陽以欺騙全國人民，復於是年二月召開國難會議，以圖掩飾。行政院長汪精衛電請黃節出席會議，黃節覆電：『國難會議節無案可提，故不赴會，孔云：「去食去兵，無信不立」，今日國命已至其時，舉國無信，即有良法美意，悉壞於欺國詐民之徒，雖議何益！傳曰：「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拒不出席。

形勢日益惡化，眼看祖國的大好山河，一口口地被吞噬，已到了淪亡的危險境地；百姓在敵人的鐵蹄踐踏下，被無辜殺害，家園被毀，顛沛流離，在水深火熱之中，憂國憂民的詩人陷入痛苦的深淵。他用極為沈痛憤激的語調，抒發出處在國難時期，一個富有正義感的知識份子，摧肝裂肺的心聲：『我詩如此殆天為』！

亡國哀音怨有思，我詩如此殆天為！欲窮世事傳他日，難寫人間盡短詩。習苦蓼蟲惟不徙，食肥蘆雁得無危？傷心群賊言經國，孰謂詩能見我悲！（《我詩》）

黃文寬先生生前曾對筆者説過：『晦公逝後翌年，於廣州永漢路（今北京路）仰忠街口吉祥茶樓舉行紀念活動，展出晦公詩書作品，中有摺扇書贈

羅原覺《我詩》，因有所忌諱，展出時摺蓋「傷心群賊言經國，孰為詩能見我悲」』兩句。

一九三三年，陳濟棠任第一集團軍司令，掌握廣東軍政大權，聘黃節回粵任廣東省教育廳長，託黃節的女婿李韶清赴北京請黃節回粵。黃節對李韶清說：『余衰年時日無多，擬著述未完之書，決無心再從事政治，且彼輩軍人，實無心辦教育，不過借我鋪張門面，粉飾昇平，我決不回粵。』陳濟棠雖仍再電敦促，黃節始終辭謝不就。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詩人滿懷着憂慮國家危亡的悲痛憤恨，病逝于北平寓所。

黃節一生除了應孫中山之聘任大元帥府秘書長和感李濟深的誠意任廣東省教育廳長外，再没有任職軍政界，寧願過着清淡的教學、著述生涯，即使晚年貧病交加，甚至靠典賣珍聚的古玩字畫維持，仍不改初衷，不和軍閥、政客同流合污，溷迹官場，充當御用文人，做欺騙人民，粉飾太平的工具，保持一身清白。他頭腦清醒，正直堅定，愛憎分明，在關係到國家民族的大是大非面前，從不苟且，更不屈從，對師友的態度也是以大是大非為標準，涇渭分明，絶不含糊，表現出一個愛國的正直知識份子，狷介自持，兀傲清

高的品格。

他的詩是生活在大動蕩時期，憂國憂民，悽愴蒼涼，憤懣鬱勃的內心寫照，是時代和他的身世，性格使然，用他的「我詩如此殆天為」來評論他的詩最為切當。其詩的主要社會內容既然如此，以一個飽學之士，熔鑄經史，旁匯百家的詩筆出之，其風格自然是悱惻峭健，蘊藉風華。

黃節的《蒹葭樓詩》由北平監獄木工雕版，商務印書館於一九三五年精印綫裝三千冊（以下簡稱刻本）。此後有王蘧抄録的《甲戌蒹葭樓詩》；汪宗衍輯的《蒹葭樓詩續》；木易輯的《蒹葭樓集外詩》；薪蘿草堂彙刻本《嶺南近代四家詩·蒹葭樓詩》；劉斯奮先生選註，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黃節詩選》，共選註一四二首，其中選自刻本一三二首，其他方面十首，並加以精闢的題解和註釋；馬以君先生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黃節詩集》，除刻本的全部詩外，又加上從報刊、書籍及黃節的手迹中搜輯到的一八六首，王蘧、汪宗衍，木易三本都已收録在內，是目前收録最多的一本黃節的詩集。

此外，尚有手抄本兩本，是黃節倩人抄寫的，這兩本手抄本均為五桂山房所藏：

其一，有黃節手自校定的原迹和陳三立題詞的原件及《刻本》有意回避

政治問題而刪去的《我詩》、《刻本》付印後纔作的一九三五年甲戌詩十四首（以下簡稱原本）。

其二，卷首有唐恩溥手書一識『蒹葭樓自定詩稿原本，庚辰十月漫遊濠鏡，高齋出示此册讀竟愴然因題其端』和黄節題記『此册無副本最好飭人另抄一過校對無訛將原册寄回尤感節記』以及書眉校記多處，此外尚有葉恭綽書眉正傳抄錯字一處（以下簡稱乙抄本）。

據唐恩溥庚寅十月（1940年）所識，這一乙抄本當時在高齋手裏。而與黄節關係密切和與乙抄本有關的人物中，有兩個高齋：一個是黄節的得意弟子、女婿李韶清的胞兄李滄萍；另一個是書眉上正傳抄錯字的葉恭綽。高齋究竟是李滄萍還是葉恭綽尚有待論定。

這兩本手抄本稍有差異，以《原本》較為完備。

黄節寫作的態度嚴肅認真，作品往往經過一再修改，然後敲定，直至《刻本》付梓前的甲戌五、六月（一九三四年），還作過兩次認真的審定，為了使讀者看到了他手自增補、删汰、修改的原迹和怎樣把作品處理得更完美，因而以《原本》為底本影印出版，同時把《乙抄本》作删而《原本》缺的《感事》詩和兩個抄本與《刻本》的校記附後。

廣州美術館藏有黃節的手稿和書法作品多件，其中有《剛甫右丞舊藏鄧鴻臚封事稿裝成屬題》、《對月夜歸》、《報越園》、《大風》四首為各本黃節詩集中所未見，本書把這四首詩和《乙抄本唐恩溥識》，黃文寬先生藏《刻本·唐恩溥識及岑學呂識》的原迹，莫仲予先生藏黃節女婿季韶清編的《黃節年譜》，中山大學藏《大元帥令》一並移來作為插圖。為此，謹向廣州美術館、中山大學和莫仲予先生、黃文寬先生哲嗣黃大同先生表示謝意。

這是一本有文物價值和學習、研究黃節詩作的好書。為此，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把它列為『三個三工程』的重要項目之一。

黄晦聞詩集序

余交晦聞十年矣君工詩每有所作必就余觀之余嘗擬其體思與之角而卒不能勝然君顧獨許余知詩戊辰春寫成一厚冊命為蒹葭樓詩集過滬抵余曰生平之志與業略具於是子其為我序之余曰君詩之必傳固不待序雖然吾與君戴而詩者今何世耶天網淪人紀絕神州數千年立國精神不毀之於異族竟摧拉燔坑於服古誦數之徒傍傍洄洄十七年昊天僤怒於上黔首慄慄於下殲兇仄豎比屋可誅求一民勞板蕩之音如古之人遭苛虐相

呻吟者而不可得生斯時也而有詩莊生所謂逃空虛者聞跫音而喜也又安可以無言金之亡也驅縉紳如羣羊木佛𦁛鍾括宮排市而无遺山之詩作明之亡也白骨如麻赤地千里至奴僕呼家主以兄弟擅索文書結寨焚殺宏光時州邑奴僕結十二寨索家主文書稍拂其意遂焚殺之皆云皇帝已換家主亦應作僕事我輩矣主僕俱兄弟相稱時有嫁娶者新人皆步行竟無一人為僮僕而黟縣尤甚延及休寧良家子聞之大懼知縣歐陽鉝邀邑紳欽痛哭起義金聲黃賡等亦舉兵而奴僕於是不敢動見計六奇明季南畧而屈翁山顧亭林諸君子之詩作嗚呼今乃得君而三矣君粵産粵故多詩人梁文忠以下曾剛甫諸弱海羅掞東諸子皆與余交其所為

詩余又皆取而偏嗜之矣如啖荔支如嚼新橙最後讀君詩味兼酸辣乃如婆羅蜜果信乎君詩之工耶君既以詩鳴海內居京師十年窮且餓當項城稱帝時名士趨之若坑谷焉而君獨翛然南歸又有說之出者亦堅卧不一應曩嘗評君內蘊耿介外造雋澹今去之數年復誦君詩猶前日也此集古今體詩約三百餘篇異日君所造就或不祇此然即此三百餘篇固亦足以傳君而余獨悲亮節慷慨如君乃僅僅以詩傳耶則又不能不使人罪夫世已

君之執友張爾田序

蒹葭樓詩

順德黃節

乙未

謁九江朱先生祠

橫流滄海變屹立禮山祠接地吾私淑登堂識本師九江儒學派三晉使君碑不必遺書在閭風百世思

節於乙未歲著籍簡岸草堂此篇及下一篇皆乙未丙申在草堂時作丁酉去草堂後獨居僧寺讀書極少為詩偶為之亦不存稿遂曠十年無詩今錄存少作始此兩篇節記

草堂留別呈簡岸先生

乾坤感高義小子愧非材道在斯人與時危講席開青山卧龍宅業水釣魚臺別路多風雪天心數點梅

丙午

九日登龍華塔同諸貞壯鄧秋枚

九日龍華車似水客中聊復作清游一江入海洋成瀅百里無山祇見秋強欲登臨遍此日未須流涕對高丘茱萸各有鄉關感難遣天涯共倚樓

滬江重遇羅敷庵歌席中賦贈

五年汝去更何之又聽琵琶水一涯雨雪漸多殘醉後江湖同在
未還時空留異代增蕭瑟賸有餘生付別離故伎幾人今亦盡不
須臨老放楊枝

題鄭所南詩集後

文游著作都應絕惟有傷心鄭憶翁早悟此身原是累孰知吾道
不能同孤懷痛在滄桑外世事真隨江海東盡落一編亦何補感
人終古是閑風

與潘若海步月歸作

去去寧爲燕雀知海天無語獨歸遲漸看襟袖生微月已見蓬萊異昔時回首朔風殊汙我嘔心來日復如斯似聞綫綫琵琶響休問江邊彈者誰

歲暮示秋枚

來日云何亦大難文章爾我各辛酸强年豈分心先死倦客相依歲又寒試挈壺觴飲江水不辭風露入脾肝何如且復看花去簑笠人歸雪未殘

除夕有懷廣州故人兼送劉申叔元日東渡

出門以往緣何事，可惜年光付淼漫。已聽鵑聲不歸去，且從馬上報平安。殘宵漏盡無多雨，近海樓高詩地寒。況是故人話別際，平明風雪滿林端。

丁未

生朝

隨地來客窺究竟，春風回首獨分明。桑能貫矢身安託，柳已成圍事屢更。歌哭且留他日淚，死生齊逆此時情。引絙負盡人間世，恐食飛魚得更生。

春寒夜校張蒼水集

冰槎海上若為情使我今宵涕淚橫知有鬼神職幽獨故於文字見精誠遺書已燼猶懸禁牘句相傳有竄更難起謝山同檢校善存還欲不分明

清明憶廣州

游子光陰短更賒踏青何事在天涯追尋少日原孫露忽漫經春又落花客裏看人歸上冢醉中垂醒夢還家斷魂正是江南路日暮寒煙拂柳斜

南歸甫抵家門次兒綬華遽殤吟咏概絕兩月有餘小暑日

獨坐海幢寺後園得句

鶴鳴失和祗增傷往復吟成鬢漸霜歷覽死生元可了豈知人世
未能忘荒畦野竹新添笋落日僧寮已爇香平日尋常經眼事今
朝雁有斷人腸

海舟夕眺

萬里波平風乍吹茫茫相對若為移孤檣燕落知山近滄海塵生
惜月遲被酒不眠猶作夢出門無語獨題詩老懷亦有雲鬟感解

憶長安異昔時

鄰歌

不分弹槽邐迤檀此時都作定中觀流雲滯漢還傾聽片月沈江已響殘息影且為明日計無眠方覺早秋寒江湖正自傷搖落縱有鄰歌詎解歡

獨夜

萬態今歸靜裏看悠然天地日相盤世長不與形先腐淚淺無如酒亦殘往事夢隨流水去幽花香閑曲房寬張衡自有思玄賦祇

是悲憂欲塞難

七月二十二日江樓曉起

愁裏題詩聊代淚曉來一雨已知秋殘臯纍歷簾間暮飛雁蕭條江上洲騰欲出門向誰是坐看孤影與吾謀無端汽笛牽人意碧海蒼波是廣州

寄和劉三將之杭州留別原韻

武林一水盈盈際心遠惟添往復情湖壖詩能先雁到海濱風已入秋明愁來枯朽沈吟過別後菰蘆寂寞生同是客游吾少住迷

陽今日卻妨行

秋雨初晴得高天梅見懷詩還荅

別後寄書能慰我，江樓應識此時情。日斜鴉倒迴天影，雨過車留碾石聲。頗覺頹眉有秋氣，强扶魂夢借新晴。憑君飲顯山頭見，不為題詩太瘦生。

近狀書寄廣州何君選張筱文

恐我不堪憔悴死，狂歌度日復何如。蒼雲白雁自南北，濁酒素琴相起居。身外行楸還列列，夢中飛蝶覺（忘）遽遽。嗎條已（更）為秋風感，緘

盡傷心寄尺書

題陳白沙先生自寫詩卷後

此卷乃余童時以史記一部與同學友惠陽葉浚明易得者絹本七絕兩首其一首為本集所未收詩云南山北山花發人有酒不肯延嘉賓請君試向西園看又減黃鸝一半春山前逢看花醉人君年青山我詩賓同醉杏花君莫笑山中只有一壺春考本集上一首題為次韻黃澤飲酒見寄二首之一其後尚有一首云揣飲如何更覓人樽前不見李元賓蒙朝有酒晨郭醉莫待黃昏老卻春今集卷中所書第二首與集中兩首同讀可見此題本有三首而僅其一首矣是可據詩卷所書詩補集中所未收也

論三百年來事野馬游塵滿絹絲

題陳雲淙霜鐘琴搨本

琴爲明晉藩製雲淙銘云行六素撫七絃靜對山川思悠然於此得天然銘爲練要拭痕所未載墨搨本有二樵山人印潘蘭史贈余者

工是霜寒鐘更哀摩挲琴影墨生苔暘潛此日仍修夜雲淙有獄中彈琴詩槩下能餘赤封灰雲淙獄中羅言云有劉司空北人操南音悠揚有致有琴歸槩下餘能幾鶴到籠間傷已多之句故國山川容靜對一時風雨與俱來天南法物飄蓋盡不獨南

風綠綺臺

九日

閉門不作登高計獨卧滄江寂寞濱原草曉明初見燒野萸秋老
漸多辛一家懸繫天南北八口蕭條鬼故新賸有昔年衢祭淚白
雲黄葉每愁人

即席送諸貞壯南昌之行

膽肝每為論文見國事同歸袖手觀儻有世圖寧恨晚祇愁天下
漸殫殘蕭條飛雨秋兼别磊落當筵慨且歎一水贛江連滬海至

今行路已嗟難

題高天梅萬樹梅花遶一廬巻子

種得寒梅遶海濱是閒卜築已殊無鄰江湖乍見初冬雪天地難為一室春靖節桃花源上記者卿楊柳岸邊人悲君著意勤摹寫貴我題詩獨苦辛

病中

病怯奇寒起更慵夜來風雪滿吳淞殘爐燼落光初蛻小閣窗疏冷未縫百計安心殊亦誤有身為患適何從蕭條歸夢催年事臥

聽江船報曉鐘

南歸治裝篋中得亡兒舊札函

風飄殘雪滬江干憶汝家山骨未寒萬里滄波無夢到一緘塵迹隔年看只餘母妹平安語信有詩書付託難誰謂北征愁杜子瘦妻癡女尚為歡

海夜

又去吳淞作海行萬流回首只凄清檣鐙倒照鮫人出天幕低張魚火明遠客一舟同契闊歸杭三日過零丁逢山便就駆師問不

報東南近有兵

戊申

二月十二日過新汀屈翁山先生故里望泣墓亭弔馬頭嶺鑄兵殘竈屈氏子孫出示先生遺像謹題二首

式閭過里獨傍偟盡日追尋到此鄉一族義聲存廢竈孤臣詞賦痛浮湘更誰真意紬詩外不滅春陰過夕陽我愧長沙能作賦弔攝衣來拜道援堂

西北經營似有無芳原草木待昭蘇事難語世終多佚名已從僧

且易蕪番禺縣志不列翁山傳而藝文略著錄道援堂集廣東文集皆題明僧一靈撰蓋不敢舉翁山名姓也著述尚聞傳大嶺子聞之屈氏子孫云翁山遺著多未刻者有四書補注及日記兩種尚存祠堂其餘則存於大嶺陳氏然未詳書名叢殘曾見落三吳云歲客滬太倉馮公俠屬吳江柳安如以翁山所著皇明四朝成仁錄示子顧祇有崇禎永曆兩朝文殘缺不完載憑遺像般般祝自有精心在八區

北郭展墓

清明北郭多車馬歸客依依起嚮晨原草漸生回燒日水禽初變有鶯春青山原是傷心地白骨曾為上塚人四尺崇封寧不識僕夫猶為闢荊榛

晚渡珠江岸側未歸

煙城歷歷傍舟移來處回看日向炊高樹翳蟬含雨澀晚潮隨月上江邊側身我尚酬形影即景詩難免亂噫（金仁山所爲詩曰亂稿識世亂也曰噫稿識喪子之）損性却緣情未了欲歸何故立多時

七月初六日赴滬海上大風

舵樓時起浪千重自攝心魂惝怳中飄泊正如秋一葉尋常經見海多風高颿鳥翼鳴嗚黑落日魚涎泊泊紅坐歎狂流無未息送人無那與俱東

初到杭州宿三潭印月曉起望湖

照眼西湖今始過，曉鐘真奈不眠何。斷虹帶雨生初日，森柳排山覆晚荷。淺水蓬茭行再見，雨隄菱芡已無多。平時夢想江山處，不獨傷心嘆渡河。

南屏謁張蒼水墓

斜日南屏泝岸行，六橋疏柳不勝情。舊時山色依稀好，先生被難出城門望鳳凰山曰好山色墓道有碑亭刻全謝山所為神道碑其上題曰好山色蓋用先生被難時語也半壁碑陰寂寞仰生全謝山所為神道碑題曰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名士鄞張公神道碑銘乾隆間海寧陳鱣為先生立墓碑題曰皇

清賜謚忠烈前明尚書張煌言墓則與謝山異矣酒氣決墳秋祭罷燭光搖片夜魂驚塞鳥鳴聲

滂徨一再臨風拜為告冰槎集刊成全謝山手定先生冰槎集四卷久佚予校刻張蒼水全集

按先生之行事以次第其文復定為四卷補之

岳墳

朱一　均湖

中原十載拜祠堂不及西湖山更蒼大漢天聲無坐斷絕萬方兵氣此久潛藏雙墳晚蟀鳴烏石墳倚烏石峰一市秋茶說岳王墳前茶肆數十家獨有使匹夫憑弔去後先來此閱滄桑識以從來忠憤使人傷

題孤山放鶴亭

欲尋岡阜更慼夷一水周堂梅萬枝天與湖山納遺句死無封禪

美清時青黃漫惜溝中斷丹艭爭憐湖上祠湖上徧立同光功臣祠廟等是茂陵身後態讓君臨命一題詩

過靈隱寺見洪楊刦後遺跡

一峯迎日滿清暉琨瓦紅墻委斷廊去刦百年猶未復爛泥諸佛竟誰歸古無刱業殘文教水欲分湖湧翠微曾為勅題金碧勝空山無罪亦招非

登六和塔

登臨已落咸淳後北望勞勞此際情吳越坐分秋一色江湖來與
海相爭早楓着葉黃於水晚柘抽條綠到城誰向十三州一問天
邊惟有塔鈴聲

別西湖兼呈西溪長何庚生丈

名地閱人誰是主眼前風景足懷寬初秋野菊城根晚一雨湖菱
槳尾寒息壤且尋他日約好山頻為去時看送人十里雷峰塔留
與西溪舊長官

臨江留別秋枚

欲留無謂去猶遲此會行將一再期共惜徐陳虛並世未應華管
異他時壯能淡泊吾誰與秋正蕭條別更悲不是故人腸斷處滄
江啼雁復何為

己酉

春晚典衣購書數十種

典衣原為買書貧生事初憐漸苦辛載籍獨尋還此日典型雖在已無人鐙前着影添千卷海壖留寒過一春已換蒿裘吾自計十年鍵戶久因循

為黃詔平題繡角箋

本是臨安劫後灰斷楠何意更新裁百年人物全非舊一紙滄桑已再來往事叢殘爭水牕明瑟共銜杯為君題句非緣物側理烏

閑豈是才

曼殊自日本寄畫作風絮美人題為調箏人繪命之曰春愁

賦此答之

東海遺書久未裁殷勤緘札幾回開三年為別兼春草一紙將愁與畫來入世蛾眉宜羅妒（衆）向人風絮有沈哀憐君未解幽憂病莫（疾詎）為調箏又怨精

中秋步月用丁未海上韻

又將佳節付閒身獨泝城南迤海濱萬族（態）爭看初上月千秋强憶

此宵人故鄉餅果團兒女短屋鐙旗接比隣三載客遊吾亦倦漸愁雙鬢有霜新丙午丁未中秋在海上戊申客香江今年乃返羊石

庚戌

自題蒹葭圖寄黄濱虹索畫

愁入蒹葭不可尋閑門誰識遡洄深江湖一往成回首風露當前獨歛襟遺世尚多今日意懷人空有百年心憑君為寫傷秋句應與鳴條秋獨吟

九月同趙春坡登高

本欲登高避市塵不知山上有行人幸無意外天為禍已到秋深

千峰落木

氣盡辛夷菊未開今日雨霜林爭似晚來春道人自能常歌樂不解當前意

印五言八合書　已一

題蔡哲夫新得漢六花銅鏡拓本

恨無蛾眉歸底波殘銅猶得一塵浮秋來憔悴知誰見醉後低佪奈汝何須質尚供當世惜幽光曾閱古人多遺（寫）言漢鏡臺中客莫為新妝更洗磨

首江樓却不如

寒夜讀白石道人集題後

布衣同有後山才祇汝高吟未至哀謝眺詩傳清似水樊南心與

燭成灰每從閒處深思得離向前人强學來今日江西說宗派嗟
早愁老恐非材

十二月十七日偕崔劬南任子微出東郊過息鞭亭小飲

殘年郊外少游人獨愛梅花水石濱薄酒却寒成一醉積陰為雨
詠兼旬生涯舉國愁窮臘風物漫山得早春只有吾徒消領卷寂
寥天地似今晨

辛亥

元宵觀劇作

曼衍魚龍過此宵靜觀縮手詎無聊春寒被酒難成醉樂事逢辰
直甚嚣瞑想黃農終竟没鬭琴瑟再三調渠肯長夜漫漫裏儻
是喧騰寂寥

南園詩社重開呈梁節庵先生

盛時臺笠獨難忘一賦都人已足傷高會及來隨老輩雅歌還得
共斯堂興微國俗詩將廢俯仰前塵地亦荒却使南園不寥落參
天林木起朝陽

題黃葉樓報劉三為予題蒹葭圖之作

寂寂寒鵑欲暝天就中人物定誰賢繽紛落木俄（行）將（俱）盡憔悴殘秋强自妍一葉枯榮視天下滿樓風雨憶江淹吟詩且遣平生志兩地披圖共惘（惆）然

報濱虹寄畫

青山忽飛來置我几席間如何所思人夢寐空往還蒼波滄將夕木葉秋漸闌孤松蔚奇姿遠峰修禿叢知非貌雲林意復高荊關萬事託筆端於世真閒閒遍來我為詩視子尤辛艱朝叩少陵扉夕抗昌蘗（黎）顏念枯忽每微喟意拙寧多刪一藝（藝）恐無成區區同取（所）

歎

晚過東園獨飲月上乃歸

為愛池亭聊獨來且留一醉寄徘徊古人漸遠尋芳草明月相看落酒盃遠吹自生喧聒裏孤懷端仗嘯歌回殘荷欲盡秋花晚迨遞西風日日催

七月二十六日出北郭昌華亭晚飲節庵先生玉山堂

晴雲欲雨北城根羊堞蕭條風更喧人語桔槔鳴淺水角聲樓櫓隱遠村迷陽已阻山中約炙背真成野外言至竟食芹堪自美玉

山堂裏酒初温

中秋夜集小畫舫坐與陳述初叔談詩

連年望月今宵意茲地茲游略可尋人與滄桑日同一醉江隨凫葦日相深歌聲隱隱城西路巢語喁喁露底禽似為談詩接寥寂更無秋思到清礁

送人

我跡三載君初宦見促旋離會日長江上蓴鱸秋正熟尊前葭霜露晚逾蒼別緣万族寧堪賦酒到無言且盡觴至恐苕華終悟晚昏

昏鐙火為徊徨

鄰鷄

小樓亂点殘更又聽鄰鷄叩喔鳴豈有惡声来半夜欲持一寐了吾生夢中噫氣垂垂覺屋外繁雷闇闇明長被家頭終自討不堪送聽雁南聲

壬子

江右周竹軒善鼓琴晤於羊石出示所藏王守溪書洞庭賦沈石田補畫長卷屬題即送其行

一春裹懷抱上琴絲客況鄉心兩不宜彈唱漸無人能解聽流真亡深

深念去何之勞勞車馬問間柳寂寂湖山噂噂鶴鸝容得餘愁堆篋

衍石田殘畫守殘溪解

報陳七

忽讀新詞憶後山湖舠一兩作淺溽春來誰能解沈吟意啼鳥飛鶯

寂寂間

春盡日戴翰峰朱湘飄譚少沅鄧君壽恭叔昆仲過訪湖舠

泛棹泮塘晚飲小畫舫無聽曲送春

因循一醉看春過近憶朝來盪槳時侵岸野蒲蛙欲王辰桑葚簇
蒻初綠平亭萬彙原多暇過從羣賢豈所還是水濵好風日夜深
期
聞曲祇增悲

題廣雅書院

絶業催人過壯年再來林木亦參天棠梨半落春將晚祠屋長虛
詒
草漫緣曾見講堂屯馬隊坐聞幽鳥語寒煙閒閒且了區中事池
已
上黄淞種蓮

雨中與樹人同坐湖舠

十年為別經句晤徃日林泉詠嘆各老蒼一雨與雲春似海早潮如添淤水周堂幽翁自戢飛騰羽容樹時寒宵窕光已辨曉行成久滯隅江游屐正淋浪

晚過嶺學祠

老成彫謝我纔來後有千秋亦足哀盛雨斷尊陳醱醇露茅中霤壞生苔不期天下彈殘盡獨對林花寂寞開孤抱向人無可說晚祠香火自縈迴

七夕寄海綃樓

繭絲能令萬態新笑看兒女度星晨明河忽斷中宵雨秋色都忙未嫁人鐙火尚縈休放曉機絲重軋又經春本無情感關吾輩禁得歌聲徹近鄰

中秋譙集黃與述叔譚詩并寄樹人日本

去年今夕譚詩地明月高樓世已遷萬影接天還自俯一舟臨水不堪招故人顏色疑秋夢往事淒迷有落潮積欲織愁寄東海露深回雁正蕭蕭

十二月望後雨中過羅峰探梅有寄

連朝晴日報梅開一雨郤原晚又催湖上記曾携手處袖間誰爲忍寒來殘年不抵花先落萬徑相尋水更迴江國正愁吹欲盡却留春在海南隈

癸丑

北游將發夜中讀（得）張筱峰寄詩有我共紫陽論荀彧與君不負廿年交句既感其意賦此謝之

東風吹雨意遲遲為忍春寒讀寄詩婦哭遠却聞竟夜（筱峰書来引禮寡婦不夜哭蓋自謂也）烏飛庭樹歎無枝墮江一掌吾猶弱親突三年世未知慚愧故人論出處生平文若詎同時

李若柯屬題寒夜聽琴圖三年未成（若）春夜雨中悄然成句（悄句）

積雨猶深春尚遲鐙前事事足逶迤漫尋一諾題詩約已負三年

入海期動壁哀絃支獨夜罷機隣婦泣殘絲沈妍薛滿都零落腸斷黿年正此時

四月十二日登舟北發同里諸子遠送江干留別一首

分携如有中年感欲別仍留到海限一水乍明初日上晚春纔去早荷開故園風物尋常過別夢江湖取次回攬轡不須期孟博試論天下可無哀

宣南秋夜與予賢過胡夔文明日東贈

再來京國未成詩握手看君氣自奇灌楚拂車迴曲巷疏窗傳燭

校殘碑千秋罣壁搘持計一雨歸馱跡（跡）踟（池）時坐令不眠過夜分宣

南秋思祇女（如）斯

游淨業湖普濟寺同灃公敷廬明日二子以詩索和作會

十年重語遠迷事半日相尋寂寞港滕遺菰蘆江上客來看風景

薊門秋

霜砧落落瀨湖路（文）埀佛班班上壁苔秋意中人漸（稀）無俚僧扉亭午

不曾閒

坡老感深銅狄歎頹濱詩記柳湖行獨吟落木千山句我媿前賢

並世生

京郘（邸）重晤專唐醉中有（賦）贈

淞江舊憶年頻換遼海纔歸秋又殘初筮幼安龍健在上摶蒙叟嘗交譙佚儒且患長飢死酩酊能回落日寒更就閒謠斂襟聽竭（揭）未重蹋九逵寬

與馬夷初登江亭晚飲市廛并寄貞長（壯）秋枚樸存子貞（徵）

秋盡江亭草已（樹）疏川原晚度故（獨）紆餘一空冀北過窮野舊約淮南關報書了了明鐙煎灼地騰騰雲物蔽虧餘迴（回）車且就村壚飲蜜

苣圖香上酒初

雪朝寄求叔

攪風迴雪腊遲遲宣武城南縮手時初日未窺四瓜徑曉寒還在瞑髡枝深山大澤誰能跡（洞）官道郵亭馬易歧（秖是路迷望江国）

旱梅見梅吟寄石湖詩

懷真長却寄

差比後山憶淮海强女（如）子羨芗青蓮以茲洴澼能為世却離蹉跎也自賢字作大尊浮五石別存胃雅補三千摻懷欲盡無多意将

紙刻肝恐不傳

偶成

折疊元亮羞為宰乞米平原例有書小子不才寧足論古人今日定何如白鷗浩蕩難馴沒玄鳥偷疏如逝組納手知寒強自惜飢餐猶喜一丸虛

得于貞書

客愁蘊忽翦織前相望堂堂歲漸捐來日大難歸我輩曠懷為別苦中年音書涉臘成追寂性命于時但苟全未許旁人知此意暗

風吹雪落吟箋（旁註：君復）

甲寅

甲寅二月南歸過鄧爾雅峨比廬齋為題水周堂圖

欲艤扁舟藏壑去却從滄海見塵飛盈盈一水經秋別落落斯堂與世違天壤此身難共託江湖佗自竟安歸買山吾已輸君早何獨傷心柳十圍

（旁註：島與同君學鄭、知有託　滿地）

南歸至滬寄家京邸舊游交

遠道江臯計早紆經行淞曲又旬餘無多懷抱將銷歇已換寒温

閒起居聽曲再來嘗暑雨題詩還寄及春初遲歸別有沈緜意難
為畫唯風一一書　臨

寒食日北叢子貞遠送香江雪一春坡置酒太白樓話別留
詩

山樓颭颭風波闊估舶溟溟人語昏寒食作陰將變雨故人臨別
祇消魂坐看海水犀飛日漫及神州戮力言出處未殊吾獨瘁不
辭紅袖勸傾尊

宿潭柘寺與瘦公孝覺子賢卣銘吉符顏仌會適拈韻分得

下同游諸子

佳字

勞踪不補平生事博得緇塵汙六街獨對西山尋晚約要令今夕
屬吾儕曾知花徑因誰掃未寤芳卞此處佳涼月疏星試回望宣
南燈火夜無涯

為何澄一題秋幢讚佛圖

阿難乞食無窮願迦葉拈花偶爾來遺照十年猶彷彿世間何事
足徘徊此因獨還許生生記似汝誰從寂寞回一念懺除知未盡
秋山問唄有微哀

中秋夜無月卧病城南郡亝憶與陳求赤昔年黃園之游

竊雲作意偏遮月何礙空亝病眼人一瞑頭能祛萬古今宵寧足

說前身瘵成莫療霜中柿客倦初思江上蓴鄉落昔年論詩處浴

鳧栖鶩似陳洵

郡亝風夜學昔吉體

庭風掀樹樹欲落空枝撐空獰相攫東亝起看殘月高瞑雀顫棲

噤不作袖間縮手徒爾為霜氣侵裾漸襲肌熏爐獨共寒溫意北

斗闌干熱未晞後山凍死淵明飢

雪朝過天如同登江亭

瞑想江亭鳥絶飛南街風雪已侵暉嶠明一室疑非世睡起餘魂尚滿衣豈為叩門驚獨寐不辭紆道意多違尋常願覽遨遨歎歲莫天涯如未歸

月歲頭夜陽紀歲除頹人新居落成讌集分得有均

帝京願覽遨遨意近訪穢園不出郊明月皆頭看臘嫂西山一髮隱林梢能毋徽土防將雨為有牽蘿歎補茅身世亦須謀少寄春風梁燕已營巢

十二月二十九日集僧(法)源寺為陳后山逝日設祭

謖謖長松遶佛壇致齋為位詎無端顧茲一往相從意蓋(盍)歎于今後死難賢達同時天獨嗇士夫明恥國猶安流風已絕㬎靈世詩卷憑誰共歲寒

乙卯

挽麥孺博

七年別後凡三見秋雨宣南晤亦纔滄海復塵皆老去山陽為夢訖春來懸車張儉知終亂買塚梁鴻可不回未與故人同致惜雖生無用死何哀

春夜同裁父過小素梅閣聽曲

變徵無端過不回流雲忽斷夜寒催猶能歛氣歸絃柱騰欲聞歌

還酒盃裏裏春幡原曩見深深簾燭又宵來坐令投老龜年泣楚
調秦聲盡可哀

阿　畫

一　為胡燮文題戴鷹阿山水畫冊十二首

南風三日不成雨化作春雲綠似螺不負小樓遼望意看花評畫　畫

憶鷹阿

城南枯樹唐時物每過山門一省尋已失婆娑當日態託根曾不
在山深

浩蕩閒鷗意未馴拏舟有夢落煙津亦知窮海生桑後一水盈盈

闃絕人

過關車聲日幾回雪中前夜有輕雷西山一角尋常見春至巖花

已漫開

空山一鶴斷霜翎北塞春來草未青有客才名滿天下可無他日

歎華亭

怪石長松共寂寥蕨薇將盡日蕭蕭鷗砭詞客無人識自是名高

迹欲遙

調瑟更番說改絃妙歌投俗衹堪憐人間不見逍遙谷移勒山庭

亦足賢

潑墨揮毫別有神北碑南帖辨尤真幽栖近憶梅源路獨以書名
屬此人

茭芡葭荷着意生陂塘風物愛湖城扁舟南去應回首槐柳深深
舊帝京

躡天高路自逶迤吹盡殘梅雪滿枝下有培塿上松柏一身來去
獨遲遲

點綴溪山着此跣翁扶節（笻）盡日倚高松懸知四海皆殺氣却愛殘

陽晚更紅

眼底雲山意已奇別從畫裏更題詩無端寫盡春明夢腸斷前人早未知

上巳日十剎海脩禊予以病未至亦補一詩

佳晨已負獨酬詩坐輟斯游詎失期湔祓未能勝久病興懷原不在同時當春委結吾何往揆日鳴絃事亦知湖壖不違强十里儘留陳迹一尋遺

予欲編後山年譜久而未就數廬書來見促賦此答之

功名須老大四十未為晚后山有是言所志故甚遠何期涑死日
五十且不滿寒華萎高枝良材老漬斷恥同世俛仰一任歲修短
嗟我生平詩詎視位業損我讀后山集親本據魏衍元城互爭飛
當日粉遺版迨造卅十編學者各深淺誦詩不知人懼與古人所
因是念后山身沒以詩顯繫年為作譜竊願窮幽闡經春久不就
子謂我可緩毋忌同時賢所與共往返柯山淮海傳別集待搜散
乃能從事茲否或失太簡行時適病俗塵絕歎不反無已天下士
竟未挂世眼吾意豈為詩高才恥恒鮮

三月三十日與裁父過崇效寺看牡丹多已披謝

聊為花時一問存遲開恨晚更何言尋僧舊識前朝寺促座猶慳入市尊不意荒寒生絕豔已愁春色近黃昏客懷三月匆匆過卻是今朝最斷魂

解道春歸忽送春斜街飛絮逐車塵等閒綠樹栖鶯後來對朱顏被酒人染柳熏梅殊未了才晴乍雨並無因祇憐顦顇低枝在剗地東風又浹旬

蓮根未長秦蘅老況汝殘開已不堪賸與棠梨同沆瀣多緣風露

故枕酣蝶闌向暝知誰過燕語無眠卻獨語錯被玉人回屬看不
咸如飄泊滿江南

汲汲光陰顛巔嶺景來閒踏踏小立意徘徊始知成碧看朱誤何待香消
酒醒回強札未為游客惜盛時曾向衆衆芳哀相逢此日猶如此浪
費䭾金走馬才

題濱虹山水障

舊憶淞江經歲別春陰無俚歎濱虹生平能事都當如此湔潄漁舟
着着意工

早起得胡燮文書

春陰上柳梢寒意入樓頌（領）鳥喧直將雨睡起不自省叩門得疾置
發書墨不整一事無所言顛（顧）乃以詩請

依均畣翁銅士過廬樓一首

風雨能來共此廬（廬）見猶恨晚來云建（虛）低昂前日遺塵歎淹忽經年
結草居一室待除嗟事小家人相遇識君初如何便擬皐門隱不
為哀時失箸書

端陽日過十剎海同裁父

客中過佳節言尋友朋攜驅車薄湖壖遂憩朱樓閣重雲蔽野黑
高柳依人寒便欲垂淵沙所嗟湖不寬

慰貞壯壯失子

意外驚聞汝失兒前書曾謂已勝醫庸知一子天終奪此事十年
吾所悲我日鄰虞應自惜大倫朋友豈能遺北來好及榴花放只
怕重過舊苑詩楊花但化教坊未銷

哭哀季九師七月投書周沈觀始知季師春間歿於里第 記之

俛仰十四年今朝始乃一慟問居得噩耗殺身詎為痛所哭知我者

遇我不以衆邓（我）無國士報欲恨隔幽洞
節也少孤露得師良獨難（艱）弱冠事簡岸聞道飢忘還論文惟先生
深寧於文山生平北面拜至今非人間
亂後得一見滇歸出港嶼詒（詒）書戒（戒）夙約中夜叩逆旅蒼然待攝照
海日動眉宇豈知脩謁初已是永訣許
百思所報難一暝此何救世衰論出處不辱副期厚餘生未可卜
斯志竊自守重泉若有知氤氳見左右

七夕園坐歸途同栽父

雨後明河澹欲流病餘不覺已初秋方(萬)鴉頓盡成寥廓眾女爭憐

託蹇脩巧勝向人終奈嬾夜涼如水可無游車行漸亂歸時語稍

惜宵賦(眠)且(且)自休

秋夜贈貞壯

日日逢居潭水邊看花情態共茫然宵寒尚待攜持去車過方知

躑躅賢老大憐渠庸自計沈吟無意(無)便成篇得(將)詩強為紅顏解此

事亡(他)人恐不傳

中秋依均(韻)和貞壯

但看明月百休恩晚過層陰閱時欲莫以何年問今夕便泛足下說佳期

亦吾師夜行早已辭多露對坐猶堪歎孑遺一醉可招康辰共更攜長句倒塵危

樓陰

惜花秋思比春深湖菊霜初晚獨尋賸與西風增一歎亂蟬如囈過樓陰

折枝臨水悔教遲照影今憐鬢有絲已負炎蒸消夏約白荷垂盡再来時

陳詡生旅日本三年有書展轉問訊為畣一首

湖舠舊跡尋常泝，老去爭憐百未成。汝尚清勤猶昨日，近勞書問說平生。心知違患寧能遠，志不隨人祇獨行。何事三年終作客，此懷兼為告元瑛。元瑛尚與詡生同居別亦三年矣

江亭九日

帶郭無山此獨尊，登高吾已俯重門。三年京國觴秋客，九日江亭對酒言。原草漸黃人亦悴，霜花曾雨晚猶存。竭來吟望嗟何似，寒雀爭枝為暝喧。

送貞壯南歸

我尚栖遲在此邦蕭然來與話西窗寒秋昨夜初過雨歸夢從君
共泝江瞠目絕塵知不反舉頭當世未終降冥濁自遠非無意不
為分攜淚滿腔

九月二十五日京師蝗和頡人原均

韻

西北偏災溲幾春東南大水見書頻所嗟螟螣來何晚終使京畿
害略均名捕敢為天下計厭禳難謝國中人衆農虛有登收望未
廢豚蹄日饗神

社稷壇看菊將雨始歸

積困猶思一放吟久晴今日獨陰陰端知茗座無人過為愛霜花故晚尋一室坐憐秋色盡衆雲能使落陽深多留亦歎誠何意喬木撖風有去禽

十月朔日過江亭

野菊依籬高下長路人搴葦淺深行孰云十月秋光盡不見松宮槐落生

雜草郊原明邏騎殷城車馬接孤村灑然自取今朝樂更就田間

野史言

雪朝得頴人詩和作

早雪敲窗研作冰得詩何意起懵騰袖間縮手如今日竹外看花尚記曾銜者欲僵吾輟駕樓居能望晚慵登北芒亦有梁鴻歎獨未携家入霸陵

無題

深鐙容惺坐尋常已許旁人窺晚粧却誤嫁時為婦易漫嘲鄰女壓針忙得魚赤尾吾知病見葉黃隕汝戒傷負盡秋期是今夕可

能回憶十年强

簡東瘿公

文章不朽關風節士行從來乃國維老輩主持原有責時流薄弱豈云知君於名德都交遍事或非人莫强為賈郭誼高猶見鄙菜蕪雖激可追思

閉門

閉門聊就慰鑪温朝報香餘一一燔不雪冬暘知有厲未鐙樓望及初昏意推百感將橫決天壓重寒似亂原愁把老妻函卒讀破

家誰為訟貧冤

題畫 黄杏石為李子虎作樂圖畵

挂冠誰就青門道策蹇誰從下澤游悵望古人都不見同時朋輩有封侯事如葭莩終朝盡晚憶陂塘八月秋瓜拨芋區横國在雖非吾土一登樓

連夕觀女優劇

衆裏收身道已孤忍寒來看舞紅毹世猶猖獗當如是氣盡衣冠同與俳優

李虞詳

所不圖擐甲上場成角戲張鐙連院為犀妹闌懷獨在聞歌後可

是旁觀未察余

過社稷壇梅花未開

道出南城遠折回意中曾否已梅開兼句渴為今朝樂宅日強於

（旁改：入門應已見花；初；他）

雪後來終放一寒妝宿臘未逢餘客共深杯百年此地惟喬木不

（旁改：已；人皆果意空過此負）

我聞勤況是梅

謂花遲欲落槐

一挽黃詔平

過從最憶庚辛際皂呷沙頭數共聽客裏遠聞君竟死塘西何啻

（旁改：田慈）

一别人間似酒經病我黃園前後句泡再

世如冥三年除夕虛詩會諸仔曾書於歲暮獨寄海鮹叙憑寓

誄中年明舊已晨星

題抱真子殘硯為馬夷初

抱真之硯銘白沙翁山志之意有加一如玉帶生作記為文山題楊鋏崖翁山自比鋏崖老胷有滄桑物何寶石屋夷初號得斯乃世守雅共古人挹襟裒黝青閱刦殘半規別鏟鐔蠙題其眉詒書屬我久未報寖至吾子南䢜時西泠雪後萬絲失攜持將䢜命不律湖山可懷況述作當與此硯相始畢管寧帽與朱子衣抱真入夜常不違能同一室豈世物嗟我宣南非所䢜

殘梅

今朝寂寂懷江國獨為題詩亦意閑得雪助花消朔氣似人倚竹[倚][共]文天寒餘枝偃蹇充瓶活數莖支持抵臘看何與空山林際鶴亦捎零羽斷飛翰

臘八

强憶餘膗損百憂此懷能為一年留鐙前臘八明兒語不是今宵

栖鳳樓

題湯雨生行書卷子為宗之作

一死能令重尺縑將軍書法亦精嚴晚從天下論風節此事令人不可兼

十二月二十九日與裁父登江亭憶去年此日為後山逝日設奠法源寺與會者惟貞壯南陔今此事亦不再矣因為詩寄之

二客江亭話去年今朝吟奠後山篇更無一事能經歲可歎前人有獨賢憶子夢回湖上路追春冰解直沽船視南書在臘先

丙辰

寅正九夜夢中子賢示予楹帖極昭風雲允後至名德高十字書者杜殅寤而弗遺續成是篇

極昭風雲允後至名德高春寒忽入夢斯語何由豪書者曰杜殅弗諦為誰曹既寤了不遺奇思非所遭北雪吹戶庭鳴雞相為勞强年閱百變有如發上膏載賡梦寐言詩成予心忉

春夜聽曲有憶

春懷脉脉追思際祇在尋常聽曲時隴西沈與楊〔揚〕州薛柳絮浮雲

各未知

觀劇夜餘（歸）過雪示裁父

隨處追懽強汝行宵深何憚叩重城午前風起吾初料曲罷八餘（歸）雪已生園事只堪娛爨弄芳膏能不恨鐙明却從搖几巾車裏換蠟張帷過短更

生朝早起作

壯士怕題生日詩起看牛斗欲明時蘧然栩栩如初覺已矣堂堂亦愁遺餘事可隨詩并老世圖應數臘能知閒身簒取今朝樂花

市城南恐尚遲

花朝日為章味三題其夫人所繢百花卷子

花朝北地歎無花在窖寒枝欲茁芽絕似人才由枋盡未愁醉眼看朱差事違年少真當惜夢過春明益可嗟遲我壯丹崇效寺也能憔悴共京華

二月十五夜讀陶子政先生頤巢詩題後

不讀茲編三載強詩中人物每相望簡君我師老猶健端谿江水深且長俛焉今日生懷想賢者名山富遯藏誰念御河攤卷夜時樓

居傍東城根御河

春冰如埽薄於霜

春晚示裁父

上京相見詎無賢深語能憂更待宣坐審亂時逾十稔一爲還客遂三年下勝此氣今猶冒納手仍寒事可憐春晚江南君所憶定知蒲柳已含煙

上巳清明同日癭公專席約集壩河脩禊

偶爲禊事過清明同日東風候已更北客共忘家在亂壩河初見水漫生壓堤草樹遼遼長列坐摩賢惘惘情節物尚能分別看乍

回春燒又聞鶯

清明謁袁督師墓

南人帥邊非常功易祀三百無此雄英名不掩故墳在清明野燒
青回紅遍來正值國多事蹙地万（萬）里遼東東視明亡徵繫公死李
清諸將猶沙蟲春秋內外大異義諸夏自殺今為訌人才由棄亦
復盡獨尋舊史追前蹤當年和議豈得已蓋欲以暇營錦中收拾
散亡討恢復肘腋之患除文龍遵化三屯一戰虯間關入衛寧非
忠維公志業自千禩事去歷歷猶能窮上炳日星下河嶽詎藉土

壤增崇隆我來墓祭輒三歎瞻徊惟敬堂前松祠墓曰惟敬堂梁藥亭書誰令
毋至蝕風雨乃請廟饗為迎逢援唐宗姓祀李耳希宋濮議躋歐
公時流無恥可足道於公不啻莛撞鐘

武林兵起有懷貞壯湖上

離亂真成一日俱念君吾未計須臾奈何去國留吳下又值流亡
起具區負盡花時春過社憶曾題句水沉湖投書舊里應難至便
語平安豈不迂

讀簡先生詩謹題其後

二十年前去草堂山堂積歲亦成荒先生詩自簡岸講學時為草堂稿隱陽山後為山堂稿

白頭弟子今何説可與言詩已足傷節初著籍草堂以讌集桃李花下詩謁先生許謂得古人興象之妙可與言詩

四月初五夜風曉起過崇效寺看牡丹

暖日閒遲異去年回車曾此在春先豈知游事原無俚却為風宵獨未眠曉徑莓苔將接跡短欄榾柮不成編花時故有關心處欲與閒僧話佛前

題湯定之畫約

負懸丹青不百年已如雲日麗中天顧茲文采猶餘烈尚有孫曾足繼賢一事能名遑自暇三縑為報殆無愆平生風義寧論價亦似霜紅賣藥錢

不眠

夢語軒呵久未明蚊蟲蟣蚤各環生過車樓外無停響知是隣園有夜行

社稷[園]壇茗座遲癭公不至遂成此作

蒼然栝栢杉松地得與游人坐夕涼六月將秋仍病暑衆囂宜屏

一澆腸晚來棲息能相過舉國劬勞自求央到此不無林木歎士夫名節獨尋常

秋霖寄貞壯

北地秋霖不待雩連朝浹夜勢無餘沒蹄草淖深逾尺當院槐陰落數株坐託衆多如雨歎雨無正詩序曰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竊聞星有好風殊眼前此意誰能斧(會)遠為裁詩寄大諸

雨中過天如不值遂造瘦公庽盦(齋)

昨夜風不雨晨來雨乃甚將寒輒復燠風以示之朕候變固有時

事先畧已審所嗟今朝游塗淖御亦荏濕車犯雨出欲就唐子飲
相失未宿謀造門已踔踸幡然過蕙庵日午尚擁枕癭公晏眈書
一嫗忽數袪其形若病鳩訃欲得桑葚清譚遽見輟吾惑不素諗
既思天下士敗意遂寒噤即如今日雨足令游事寢跡（歸）來掩樓扉
一尊薦爛腍

晨過社稷（園）壇將夕乃歸

國事身謀兩不言朝暾來此對風軒經秋樹似陳人在委地枝為
衆鳥屯已著霜花近重九舊過茶社有寒暄餘懷今日都消盡坐

待林鐙照瞑昏

送馬夷初南歸

十月尚未霜北風振林卉坐有南行者對此志菲菲去秋送吾子雪後臘無幾茲來別尤速匝月弗及朏栖栖子何就意恥貉續尾吾徒達是非舉世已不韙經冬歲恒燠天道亦所匪子歸湖上居懷于在葭葦

對菊

重語當年事已難相逢籬落歎無端欲持舊句題今意終惜殘英

滅夕餐霜晚尚容秋後見歲暄寧抵客中寒惘然為汝低徊久斜日枝頭細細看

得貞壯書并見懷之作

詩派能開僕與君太夷斯語許吾羣書來此事堪相慰別後（貞壯書中語）經年所獨聞賸憶疏花湖上訊數更前稿蠟邊焚極知排比寒宵事不敵城南舊論文

挽潘若海

江樓昔與蛻庵儕二子閒居倏十春再晤尚留花底醉短年皆見

海中塵世圖蘚苔人難俟天下興亡責略中歎我囚猶似孤鴈遺詞今日愴西泰

雪中与劉三天如憲子登江亭（作）并寄貞壯

三日江亭逾尺雪衝寒來此意何為載塗人迹皚皚接作畔蘆根嫋嫋支五里去城宜不寂千山無鳥此其時懷君正在西湖上竹外疏花定有詩

雪夜過劇園已輟唱（歸）歸塗口占

蠟盡結僮歎此城街南寒柝不成聲吾才乃與天爭道風雪馱車

送北行

武林亂後未得貞壯書賦此訊之丙辰小除夕

書發臨安亂焉知投不虛報吾疑疾置過客問湖居住事餘心力
寒尊作歲除尋常飢飽計相念不為書

歲暮吟

閉戶十年壯乃出一別靈林老僧室三年訂史江上樓五年〔稔〕南歸
謹學術栖遲以迄辛亥作秋始棲胡至是畢風雲廿載一過眼世
變如宮志則律甘陵部黨同時興坐視資瑨若滂眐舉國寒心貫

生奮西行解裍虞不疾甫來遂客宣武南由癸數今已踰乙傷心賁育豈無勇逆睹莽誅不終日時流百變害亦隨我輩遂為天下失吾馬能從屠沽兒亦似正平氣橫溢憂來聽歌暮復朝勝與俗于相比暱秋孃妙曲響遏雲歛氣入絃淚如櫛嗟余兩耳何所聞視若為娛若為恤強年借此足自聊漸解不調到琴瑟奈何三日遽輟歌使我無詣嵗云卒

丁巳

生朝

武侯二十七陳策于江東幼安三十餘渡海稱潛龍吾年皆過之

偃蹇比債舂白日在上頭蒼然變朝紅老大不自悲頗天生奇雄
如吾癸酉降知非靄所鍾五年作北客志潔寧嗟窮區區說名節
豈與王霸功尊前有寒梅雪後翹春松把酒思吾妻今朝祠祖宗

荅畬瓔公

直知無俚惟聽曲已笑何緣却贈詞賀老琵琶李謩笛不堪重為
念奴悲

再荅畬瓔公

萬慮攖心强自持別尋歌哭恣吾思他年恐似秦淮海博得微雲

一抹詞

預卜他時〔年〕更斷腸此懷欲遣竟無方寄詩容有丁香結已負方回
柳色黃

崇效寺對牡丹作

四年北客及花時不負春明賴有詩獨往也隨傾國後正開寧歎
折枝遲匆匆着意終何寄惄惄為驩亦自知遺世未能吾似汝蝶
闌華晚更猶疑

阻兵津沽雨中有寄

十日阻兵沽上雨蕭然一榻意何如吾言已驗當垂別京國初違似久疏向牖凍蠅袪未去寓書殘墨劣無餘云何更盡今朝事還為思君訊起居

和栽父雨夜均

舊家池館生青草已似碧山題草懸坐閱廢興如雨過直疑霖潦挾城降霄分無寐緣何意亂後言歸尚異鄉我亦樊川嗟落魄杜秋詞曲不成腔

七月十六日雨中作

積雨寧愁坐閉門剪鐙無語已黃昏宵然涪水詩千首遠與彭城泝一源得句最爲天下士感秋聊借晚來尊世間何事堪排遣赤了前賢此日恩

題王椒畦繪文選樓圖

遺書賸說孕經室攬古虛尋文選樓天下殫殘何所極畫中模想已無由承平一老嗟才盡箸作當時與世休最憶越臺秋奈日辦香吾獨泝賢流

秋孃病起登臺和瘿公均韻

當場百感何言說咫尺寧非晤語難乍見始知無恙在病踈歸猶阻
別時看雕籠細羽翀霄氣霜蔔初花近菊節寒祇此生平珍重意
為渠排日强為歡 渠

得秋枚書却寄 作答

寥落重陽得于書可憐生事似秋蔬十年自檥王高士一較東方
已不如

萬生園賞菊賦呈節庵先生

及秋來共賞花尊已過重陽菊始繁草木自榮霜後氣渾陂能納

國中喧坐娛光景宜吟醉暫絕風埃得晤言不似昔年詩社日追
陪重闢抗風軒

書所見荅瓔公

舊約年時一重提明兒臘八語尤淒如今爲譜羅敷媚不賦無題
似玉谿

燈火高城夜已寒樓頭驚見歎無端當前頓失聽歌意却被秋孃
帶笑看

和瓔公自在一首均韻

冬盡寒梅已報春五年北客坐因循固知行樂非為晚其奈多憂
日中人閑馬識時惟說學史雲于世殆無親放懷自有平生志聽
曲看花亦絕倫

戊午

元日曉起乘車至長辛店

禿樹新陽不散車万家初動歲聲餘客行京國今朝早坐看西山
曉色舒往迹自知成蹭蹬世圖真可輟耰耡尋常了却終年事來
買荒邨雪後蔬

和栽父見寄韻

避世無能學孔賓復憐録録或因人一從去里長爲容猶是深居日飲醇大海潛鮮初遇子下風喬木各捋（存）身閒門索句終何補未若稱詩到小旻

崇效寺對牡丹作三首

十年一夢似樊川今日看花更悯（惘）然雪裏追驩常燭盡樓頭重見在春先撫時慨歎吾何及著語芳菲意莫傳惟有舊隣栖鳳地綠陰連樹屋東偏

欲寫秋棠託怨誹當春猶為叩僧扉異時晼晚思初見一別淹遲
病始歸我意自疏原未已曲終人遠竟長違誰憐昌谷詩心苦蜀
國絃孫事益非

違弃何堪賦改求采蘭屈子日縈憂獨哀燕纖洵吾道自惜鉛華
為汝謀顧景不常春易去願天為美雨旋收稼軒原有飄零感蝶
戀花詞只是愁

春盡日園坐成吟

獨來亭榭晚蒼蒼漸見游人歸遲忙林鳥靜能窺客座野花長欲

過春桑天時物態真何極世事身謀早已詳閒裏一詩收拾盡自澆茶椀更平章

偶成

坐對蒼松獨遠思豈堪吾世更陳辭未遑終食恒三歎何待將歸有五噫放眼尚難嵇叔夜俱飛寧與李膺期生平越石輕相許不似廬諶昔贈詩

録舊作寄訒生復題一絶　樹人

舊詩新感欲何言此日書成更問存世事侵尋吾意盡笑聞和尚

了塵根時曼殊方逝於滬上

園樹雨中作

破晴一雨動游人過鳥投林草没津坐念巾車園外路隔城歸意不逡巡

社稷壇送栽父南歸

近事今朝足動心不為傷別却成吟亂離未廢論詩志徙倚惟看過午陰與子杯觴宜各盡異時江海可相尋野荷自占方池曲詎抵臨流一往深

滬江重晤秋枚

世事如斯豈所期當年與子辨華夷數人心力能回變廿載流光坐致悲不反江河仍日下每聞風雨動吾思重逢莫作蹉跎語正為栖栖在亂離

濱虹為貞壯寫畫楊華圖予題一律

且從湖上說宣南別後能為數日譚汝已楊華傷逝水我纔秋夢了優曇優曇花夢一卷兩人結習今俱盡一世沉冥孰更堪閒却憲子為予作裹來勞倦意坐看山翠作浮嵐

湖上示濱虹并簡貞壯

誰榆湖干竚立久，纔從江上息車塵。來尋種蠡圖存地，少聚萍蓬過合身。長客自嗟逾壯後，好山難買避兵鄰。眼前菱藕魚鰕美，不識他年孰主賓。

江干与濱虹視曼殊殯

一棺江舍未經時，冒暑來尋或有知。已負死生元伯語，所哀塵露步兵詩。尺書病革猶相問，晚歲樓居不可期（曼殊疾死廣慈 前以郵書與余）（十年前與曼殊同居江上藏書樓）。祇有茫茫憂患意，亂蟬斜照共啣悲。

粤俗乞巧以六夕戊午七月六日為陽曆八月十二日是夕宣南燈大爇然不緣乞巧予記以詩分寄貞壯濱虹

鬱鬱奇情入怨思初秋風露已淒其更無可語今宵事賸欲新題別後詩北俗歲時異荊楚南城鐙燭動車旗未殊作與緣嘉會惟有鍵關倦客知

挽黃孝覺

三歲違君闕寄書栖遑鄉國竟何如青雲已附休論命黃浦相逢獨詫予露坐宵譚將月落別來凶問未旬餘蓋棺為說虞卿傳太

息生平作計疏

答秋湄書意

負手花前意自深晚秋蟬吹久銷沈端知人事如流水竟為來書一動心佛鬱与愁誰可辨愛癡為職豈能任壯懷待盡中年後此語憑君作報音

九日卧病時甫自津沽歸道過故人南來

倦客無家病失依孤齋九日正添衣登高坐廢江亭約訪舊纔從沽上歸秋後風懷人比菊夢中鄉事柳成圍何嫌藥裹非良餌自

惜間身畫掩扉

都門遇何劍吳

五年北客傷時語一日逢君語更深廿載故交吾已負九城寒氣

叢菊晚來秋欲盡

雨初沈可憐赤手挐龍學泰州學說祇付黃金買醉吟李白詩黃金買醉未能歸莫

問蹤（歸）期且言別依依玄鳥向陽心

和胡夔文贈均（韻）

坐閱世論日騰譁倦客哀時信靡涯獨對古人稱後死豈知亡國

在官邪蕭條徐泗君安往慨怛東南各有家解說贈詩沈痛意未

甘長此託看花

贈盧毅安

雪夜旁皇思古人自我不見逾千春孰知尼首與方面史氏記注猶殊倫舉世紛紛盡餘子青眼高歌徒爾爾盧生學富善相人豈子淮陰每藏否漢志形法序六家大舉九州無津涯何獨形人論貴賤某也憔悴留京華此道于今不可說虎頭燕頷難為傑晚就盧生問所疑吾生今日為憂悅喜吾所問非遠圖眼前樂事知有無無人更為盧生相天下英雄君与孫

歲莫（暮）懷劉栽父

與子歲闌語蕭瑟江亭題詩更何日淞江送子我泛湖一別音塵遂相失聞子鍵關不殊昔我亦沈冥求自逸方今逐利遍士夫拜金豪卒為之奴世事人才不足問憂在風俗誰能扶如子狷介吾狂孤乃獨揮金尋麗殊（姝）城南酒壚日再過珠江燈艇今何如吾儕所志豈燕雀寧沒蓬蒿死溝壑天下大義即在茲子能不愧吾不作旁人笑謂腐且迂獨与佳人共清酌酒酣憶子梦見之往往悲來難（歎）飄泊瘦妻癡女不復懷飢寒知已鬻珥叙子有所聞弗為異

西南大計當安排春明客思祇如此寒梅昨夜開高齋

己未

春風城南花為麗雲作 五廿韻

麗雲本名雲玉癸丑夏予識於淞江盛鬋豐容諸姬減豔

飄零七載重晤燕臺春雪猶寒益增吾感因為此篇

春風城南花獨往得幽恣羈栖七載中寂老一隅地荆卿游酒人

犀首歎無事賃舂比扶風侏儒笑厭次稱詩美萇楚所志玩白賁

嗟哉士大夫毋若婦宦寺過從之嚮往一意縱聲伎樊川唱杜秋

少陵愛劍器聽終哀每來坐對樂無二三年倏易過一曲渺難俟
舊事説蓬閣佳人屬吒利篇終歲暮吟跡落湖上志爾來遂蕭條
及秋益顛頹黄花風雨晨丁沽江海思深情輒一往佳遇亦云遂
小小錢塘江（家）師師汴州淚是時秋方殘彼美意尤賸吾懷忻有託
身世姑暫置渡江河東君就我上都駟不賦石榴詞焉寄丁香字
雪夜命巾車臘盡同尊觶歡窮意頓改歲易期不至固知金縷歌
莫望紫雷（雲）賜槑（梅）花開更落春鐙炧復熾人日草堂詩歲時荊楚記
憂來等閑度意盡尋常醉吾生早孤露世戀悟浮媢何期淞曲人

巧若值髫髻識芳華依稀夢寐雲鬟江上路暮雨城西里當時數攜手一別各漂芰重逢且細語前迹尚留識自言嫁商人已分老姬侍長婦不見容弱絮乃重墜如今盛年過咼補頭上翠言終更低首我聽已酸鼻世事十載間滄海幾回異且如改革初豈謂帝議戴再造失紀綱大權落將帥是非賞罰開顛倒混淆備賢豪窘心力士夫自貪肆一國在漂搖與汝共遺棄眼前事勿論春半酒還漬桃梨未坼蕾南北固殊植汝來可盤桓天予以覆被平生閱世事多餘恨中臆恚如何適壯人不盡看花意歡情逐去春淒感

廣陵

發深致閒門晚雪積入處初花稱即此已低徊況阻游春騎

壽馬夷初母夫人

己未仲春二月吉敘倫為母作生日順德黃節致祝辭懿歟母德有稱述事母事姑再刲股至行可與少君匹何止惠班作女誡義以教子思及姪何必桓嫠自刑翦對姑對夫禮無失湛雨四五十日雪長麻鞋巨鍼密此時母寒尚坐蓐嬰娩在抱雛在膝敘倫述母出天性天與母齡造大秩桃梨始華木初茁意為母壽日榮實東風解凍玄鳥至酒傍春簷更芳苾維節升堂禮賢母世典視

此應載筆

題揭陽姚君慤秋園

七年北客吾何意君亦有園歸未能平昔山中與幽子揭來海上一行滕後期息壤詩遲報春盡看花事獨增不覺明朝又寒食眼前風絮日飛騰

清明日登江亭與同學諸子作

禊事南海游遨然謝士夫獨與二三子清明陟城隅含萸見高柳剌水生新蒲東風玄鳥來萬象咸昭蘇昔賢當此時風詠懷舞雩

一兕浩蕩機用祓舊染汙京城無澄川有水皆沮洳江亭稍清淺
大輿山陰殊春冰雖已泮繞没葭中莩諸子歌滄浪而我和于于
平生江海心忽在絃誦餘何時從坡公南溪侶禽魚

春盡日出游

念亂憂生已不任爾來多負看花心晚收桑柘憐農事坐閱溪山
換醉吟懷抱略陳從得句暄晴不定始成陰忽聞啼鴂驚春去芳
草無人且獨尋

端陽日定之過譚因述舊事為詩

三年回首端陽日疏雨城東一款扉堆几枇杷共青李拂窗楊柳間紅幃尋常事過平時憶老大憂來節物非何必更陳天下計為君徵辭語欷歔

齋

庽坐雨中

一雨芭蕉偃蹇存故留深翠覆墻根晴連穸竹涼生瓦晚愛餘花寂閑門數日積陰能敵暑小園吾事更添鐏旁人已笑先生懶自謂平居在不言

壽周沈觀先生

禧以深寧知信國顧同明允禮廬陵廿年事往吾猶感七月詩成
壽共稱入國可瞻喬木美在山已出衆峯稜造門未與論當世留
待鱸堂一再登

梁仲策以其伯兄卓如所書太公哀啟及湯覺頓蔡松波祭文合
裝一巻名曰攢淚帖求題

咎同河曲
述哀家國忍重論墨瀋猶新淚亦溫寧比廬陵阡表痛備聞康樂
寄言
鄰中言固知信友方為孝不獨因文得幸存略畧記項城稱帝事已
牽時難入私恩

漫成一首寄區生得潛

掛柳殘蟬已殺鳴秉秋鴻雁欲高征庭梧作響先飄葉簷月初生漸滿城秋事未闌惟種菊民生無告尚佳兵自知亂象兼時至坐閱深宵句漫成

己未九日

爛漫花光送晚秋午餘寒蝶尚淹留直知天意存荒徑且遣霜威上薄衰國事正冠吾孰語重陽得酒世能休古人此日登高感不謂于今亦獨愁

和魏(?)九日見寄原均

隔歲重陽沽上客獨居時復憶前歡已傷江水隨波去遂為君詩正帽看各自中年添感喟雨開蔽菊并荒寒肺肝別有雕鎸苦且漫悲秋强自寬

題銅官感舊圖

事往七十年咏者亦千百章侯信澹定圖畫想遺跡當時拯湘鄉意為天下惜豈知中興業祇以功名易事平亂未已清祚乃再革將才古所難要在重絜白眾人貴苟得一士獨脈脈以此坐沉淪

江山落空碧過舟感舊處世事不足責

十一月初二夜重觀鄧秋門遺詩

八卷遺詩有陳迹廿餘年來尚惻惻故人骨冷西樵山不憶京華久行客開篇一序我少作中有唱和郊與籍當時國事已可哀隱隱詩篇各相惜自子之死我深居讀書十載在山澤豈知出游壯歲後嬾復治詩因行役如今衰遲似枚子江海敗書較尤適吁嗟成就皆莫期究不若子卧窀穸如今羨子絕年少嘔心不讓李長吉遺詩重讀輒三歎子若生年亦髮白乃知詩事令人老不死相

看仍落晚天寒高空今夕心書寄枚子江上宅

梁節庵先生輓詩

世有君臣始見公更於詩翰歎孤忠爾來得句猶終閟垂死傷心且未窮直道不回天下變南園思續百年風（南園詩社重開先生有句云詩事銷沉過百年時辛亥秋八月也）豈知還為先生哭無復相從喪亂中

〔今朝〕

庚申

春暖

折枝疏竹緣墻活濯榦枯梧閱歲青漸換衣裘充薄著少移花藥

〔孤桐〕

補前庭閒中遂過句萌節春事猶勤種樹經坐想勝游終一往隔林黄鳥語丁寧

和魏盦（蔚）同游江亭

經年不見江亭柳一日含荑換景光晚有好風將鳥至坐惟新綠與天長餘春尚去花時早得句能無酒後傷微我舍君更誰語江亭今日似滄浪

法源寺看丁香同魏盦（蔚）秋盦（湄）

都門盛看花丁香獨開早法源古招提今日罕人到婆娑百數株

爛若紫與縞斜陽照殿角上覆翠松老春穠草木茂故物盡除埽

桃梨杏棠藥後先各爭道歲歲看花入春此須臾好新綠未成陰

晚歲初似稻堂壇佛久鑄春事自草草更訪雲麾碑與君說天寶

寺有唐李北海書雲麾將軍殘碑趙氏金石錄頗疑碑內天寶元載四字

春盡前一日園樹中作

又負一春春欲闌晚開紅藥亦將殘成陰節候愆時雨入夏風暄

革舊寒花後長蓮纔寸寸萍生與柳共漫漫禮記月令萍始生疏三月柳絮入水則化為萍

眼前萬物關懷處獨向鶯啼靜裏觀

四月廿七日雨後作

久晴一雨頓生寒在笥衣纔換裌單欲出少留初困淖於時何涘更滋蘭榴花照眼將迎節草樹連林未梂（救）乾忽憶宣城江上句重門深閉且盤桓

贈魏坐齋并題其印集

炎風吹暍日張席臥屋隅息影欲少寧為詩償子逋十年廢百事世亦忘吾徒我詩子治石子詒我不如龍蝸走大陸綴以芝草朕形窮義段借星月相扶疎刻畫金石姿斧斧分鴻都上闚三季遺

奇釋陳盤盂工苦學尤絕世士徒驚呼完白與悲翁謂可並軌驅
豈知乃排遣雕蟲非壯夫學養踰所造子寧足區區冰桐富淩苂
園榭生荷蒲觸熱子蟄休夏畦已乾枯晚過塘柳陰拍拍看羣鳧

暑雨

鬱蒸變炎景雨意含煩暄初若霰着枝須臾如傾盆恒暘亦已病
蓄此非朝昏梧桐翻旱葉蘭蕙活微根望久足慰懷迎涼敞窗軒
中伏未及秋於物猶殷繁涷蠅遂斂翼濕蟻隨流奔鳥飛壓雲重
夕明知月惛人事無無遂漠然惟寒溫

枯荷　并序　四疊韻

晚過荒園池荷披謝殆盡聞人言秋孃恒化丁沽已逾匝

月重念昔游對之成詠

年來此地經行處一日傷心獨晚歸舊過橫塘終不渡每聞清曲

輒增欷秋初已共黃淤老意［花］盡將［還］隨［先］白露［難禁］晞園事縱非能勿感滕

看涼柳自依依

枯荷再疊前韻

如今追憶年前事疏雨城東春正歸湖壖晚逢初罵照菱歌纔罷

更聞欷不同萍泊隨鷗波狎自斂霜痕避日晞只是當時未零落汀莎塘行豈堪依

枯荷三疊前韵

黃菊已花紅柿熟漸寒入不與秋歸便成紫菂心心苦坐感霜蓬絫絫欷病信遠愁腴頓減淚妝誰見粉初晞風塵塞外能重遇舊約惟君悔未依

枯荷四疊前韵

憑誰更語秋消息一意蒼涼有雁歸往事江空如夢了別來秋換

至今歎絲絲斷梗根猶屬浥浥寒泉淚未晞不似白鷗能自放晚
尋風葉蹔相依

十月南歸過北園飲坐〔旁注：若齋祠〕置酒話舊留題一首

故園兵火七年間夢裏常懸北郭山壠墓欲依雲自遠溪堂重過
水猶潺與言野叟疑非世已倦林禽識始還可奈栖栖復行役蹔
憑尊酒慰時艱

辛酉

元日得胡伯孝書作答

南歸尋復北來初倦客栖遑入歲除後屋漸生逾臘柳西湖方報去年書雪餘得暖多非料世亂逢春百不如可歎山陰諸大至更無緘札到窮居

庚申十二月十九日廣州南社同人集南園為東坡作生日遥寄一詩

窮年曾祭後山死公等乃祝坡仙生上泝雪堂原一派可憑臘酒罷論兵招魂自賦吾遑及去國相從禮未成最憶南園舊疏柳更緣懷古涕霑纓

雜詩

暖氣在海棠幾日發春綠桃梨亦含蕾梧桐漸梢竹微微蕙蘭根
鬱鬱芰荷淥感物歎景遷憂生傷世速緒風送餘雪新陰待眾木
忽思鄉國寒時已換春服行雲久滯淫國事有陵谷壯歲既屢違
所憂極口腹
中宵聞風聲起視庭樹疏覽彼木始榮葉落不成墟生才已曠世
涉變尤無餘承塵留薄寒內帷有殘爐過時竟何用況欲為檜居

梅

出戶見明星充絮飄長裾猶能御羊裘未可持換銖芬芳盆中綵

枒槎窗下株愛惜遂及彼吾懷將何如

上巳與夷庵登江亭憶與諸學子前年之游

己
元巳麗茲晨微雨朝霽暖鳴鶯動新緑岸葦坼冰管江亭二三子夙昔游已遠獨來豈不樂惟子共休澣臨流見毛髮薺若新蒲短感此游意盡返車過城壖春服多麗人佳時集芳苑行行與子歸喧靜忽爾晚

題丁叔雅遺墨

憶從蜺庵痤所一日挹風流過我江上宅維時清季秋廿年尋忽已換

騰句僅能留不與藏盡書可懷持靜樓

游天壽山明諸陵

行輿走犖确遠樹藏蛟螭森然石立仗見茲長陵碑滄桑雖亦速
園寢能生悲頹簷落鼠子蒼松低草謎永陵自悵張磚石存圮基
懷哉望思陵已矣王氣衰諸陵制何如詳誦崑山詩陵衛樵忘睽歸
行
監馬犂行疲帝王何足慕春盡西陵枝

崇效寺看牡丹同癭公

海棠已過丁香盡毋負牡丹開匝旬遮崴一過嘗及盛惡去讀風無

日不愁春芳尊遲客僧怅然楸樹無花地斬新杜工部絕句楸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蕊未應飛寺有楸樹時亦花矣未了長年今日事韓昌黎戲題牡丹句云長年是事皆拋盡今日欄邊眼暫明欄邊同是舊游人

潘安素乞題其先德嶧琴學士西園涉趣圖

武林一再尋游處獨有西園見寫真地與古人爭世遠亂經重葺視今頻流風尚接同光後雅集應惟海岳倫詎讓斜川述先德長公遺愛在湖濱

園坐

榆柳陰森荷芰香暑風回暝作吹涼已占北候交中伏易復先秋
換一霜悉飲孰知吾病渴去人時見烏歸忙未能靜遣今宵意隔
坐聞歌兀自傷

立秋

宣南積潦二尺强暑雨為滯忽變涼須臾晴景復陰曀梧桐翻葉
烏宿梁累月休假猶旁皇南北多兵懷我鄉一身不歸又秋至跂
彼織女日七襄

逭熱和癭公旉庵

暑雨方晴潦已深驕陽忽放世難任樹陰當屋不辭丸蟬噪無風欲殺金秋伏八言如虎渴井寒吾意與泥沉城南晚有尋幽地祇為貪涼一動心

雜詩

清初說理學學故在遺逸乾嘉盛考据詞流亦輩出隨波遂不反道咸稍佞佛世風雖數變士行未全失秋高木始落水盡沙露骨同光迄爾來雅道直蕭瑟孤鴻日南遝師門廿年濶登高我何思古人重髣髴

黄菊未始華梧桐尚成陰遲霜寡秋色夏蔭留鳴禽譬彼絕續交
容我徘徊心黄陳一已往吾衰寧自今能毋始今朝更泝潯陽尋
南山不在目有酒誰共斟

風雨忽然至豈不念國亂世材不天假秋華復傷晚原草日已黄 以
豐條頓成蔓茱萸亦宿實初辛不如蒜天道至此窮雖才我奚贊
嗣宗思親友晤言每自歎何如左太冲高步獨无悶

題霜腴圖為朱彊邨壽 先生

黄菊有根性歲換獨開晚雖殘不去枝自昔得霜健此意語寫生

願勿作絢爛，歲歲望秋榮。一秋歲復換，歲換根不移。花開亦多恨

雜詩

寶劍去條鞘，勇士不敢佩。高林委枝葉，眾鳥非所愛。論交結以利，
于古始不背。管鮑財可共，王貢名俱泰。寧為歆示絕，修以質搆害。
飢獸不索摩，風蟬不成對。由來豈物異，何用多感喟。

爐火燼復然，騰騰送冬夜。室空絮不温，況有無衣者。嚴風刮城頭，
華鐙照車下。貴人犯宵出，懽醼逮僕馬。道旁繿縷子，持剩不救餓。
國帑內空虛，市易困刀貨。欺人盜賊行，竊國富者智。人各不相卹，

責亦在爾我
滄海有田瀾水風自相激道喪世益下陸陸[陵]見平溺晚清曾左倫
振亡豈以德合[拾]利先氣誼與事共修[休]戚數往論世儒雖近那可得
凍雀依簷枝汝亦爭格磔

題胡生伯孝湖濱偕隱圖　用元日韻

別來汝亦去西湖相阻南歸又歲除負戴已為今世恥賃舂曾似
彼傭居一官鞅掌知能免諸子儒書術并疏為我寄言每相憶不
須遂問近何如

歲莫[暮]以重值購上元朱述之緒曾所校曹集攷異四冊題其後

萬端零落苦為詩，不見陳王廿卷辭（宋陳真[直]齋書錄曹植集二十卷尚存，至晁公武讀書記則僅存十卷，而古本不可復見矣）。值重上元箋校本，寒無卒歲米鹽貲。催人絕業嗟何及，多難成篇我謂危。欲問如今解誰語，茗茗終有容兒知。

除夕

收盡狂心始[自]去年，餘年廿亦附詩編。未華[花]梅在盆中活，已散柰施鄴外緣。春事柰桃看次第，歲朝攆燭語嬋娟。一寒足抵宵來雪，祇

負書棚已萬錢

壬戌

答夔公書意

傳疑將信日相尋已盡枯荷四疊吟還有酒邊題句在廣陵從事
更傷心

送張孟劬

清明李花猶未開綠荑著樹初黏苔舉條送君條似枚江南直北
江
阻夢到亂至憂生輕別梧
春前愁子日羸病已過春期歲闌冷往復言詩後應省枝頭雀啅

相向鳴驛路迴車駐光景

似君有比龍為雲韓孟往矣當賤貧國子博士無典墳為儒過勇

亦戕性且種春桑行海濱

校梁節庵先生詩既畢追呈一首

一言恨晚見公詩辛亥南園重開公語某居云于讖晦聞已晚丁己野園看菊荅節詩黃花多恨今方見猶昔日之言可惑也垂沒猶輕不世辭公歿前數月為書稱節詩有類涪翁稱之後山詩祓乇雲語小時與驚愧不免當天下士慚施正字草堂箋在說微之笑譚況接哀微後辛苦追尋寫付時公詩失題一首有應記石闌辛苦語明明白日在中天自注云此節庵詩事寫付越園表姪藏之今越園刊公遺詩

不負公矣豈待書成始相告亂亡無日殺青遲

白沙先生書心賀詩卷為柯廷言尹陽江時祠宋太傅張世傑墓於赤坎作也秋枚十餘年前訪求忠義遺蹟得此卷於海上壬戌三月攜置北來以值歸之陳子援庵不免惆悵為志一詩于後并示援庵

攘胡事則已為國人難俟曾城對夕烽故山邈海氾去茲越廿載攬古與吾于張皇首學術慷慨及忠義爛爛崖山雲落落慈元記世事往足嗟傷國綱文垂亦紀追尋亂微日補拾缺亡理豈惟心賀詩所慕

在紫水金門桃始華春林燕方壘少逢忽雨晦將離後鳴雉會與時兼左昔視今相詭負敗爾已勞得舍情何始自殷勤語陳侯先民重鄉里

閏五月朔日雨中

先時湯暑忽成霖窓下枯桐負帝心一榻背瘟仍膏潤片雲將睡更蕭森夏原長物乾能救道不回車水益深自有閑門終日事起看微露上高林

困夜

雙虹踦（跨）曲池疏花露迴渚柳陰月上光水涼人坐語避喧已不然
聞歌更何許悽悽金縷曲颯颯玉盤雨哀音忍重聽孤懷非昔似

閏五月十八夜大雨中題壬寅試卷

陳言不意今重省對此疑非我取（所）為感激論才含文蓺艱難愛士
見吾師禮傷江夏虛徒步淚墮秦風記有辭一似暑窗風雨過廿
年前事十年悲

折荷

折荷被水帶泥痕俯仰令人不欲言覽物便知風雨惡到秋惟有

菊松存四座人稀雀自喧業性功無一可傷心斜照滿荒園

當前境在詩境就　事

題唐雙鉤本宋拓十七帖

苦愛曹陶二謝詩未成補注已秋期更緒青李來禽帖可見唐賢有本師時方注宣城詩未竟

中秋夜贈王薳秋湄將別

明月照芳池涼風轉飛雀佳期易為別人生尠相樂歸山暮雲盡在地庭梢落如何望鄉心復對欲行客服貫爾自營論交義不薄念我寒無衣語我舟在壑誰能守夜半昧者使聰若翩翩雁南遊

露下憐栖雀

壽佘越園四十

東坡四十慕天隨杞菊曾傳自壽辭豈為世圖輕仕宦不忘强歲至期頤詔光未午仍朝氣物望猶人御畫師道在愛身為孝日北堂長健汝兒時

雜詩

東風雨與俱西風雨不作始秋遂改度覽變未為錯黃華晚逾靜過蝶來相索窮途方兩遇衆木亦紛落淹然沆瀣心負此偏及若

松柏張秋維園館生夕陰殺虧尚未已蕭颯無留禽隨陽衆取[新]樂

憩夏昔所任徒聞蟋蟀鳴髣髴楓樹林入耳楚無處察物惟傷心

嗟民獨靡依不聞發悲音

秋蓬美枝葉取[所]恐在根[本]隨風不知往去地日已遠悉人何蚩蚩原

草何菀菀經營四方事相與日秖踐中林野大落青青化為岸亦

自有根荄糜滅已復蔓

露下青玉凝風動金支舞梧桐葉微脫庭階夜將曙節士悲零落

達人觀歲序消長理必繇物亦莫能忤雞鳴一何急日出光易午

思治恐弗及在闇恐弗寤坐起披書讀瀟瀟更聞雨
朔風吹飛雁南望天無極明知寒已至去此將安適衡陽不可度
漳川寧可息引領見雲中關塞奔直北滑滑赤崇道糸糸首山側
秋高稻粱肥胡不奮婦（歸）翼摩飛奪孤往何況栖水國君子念亂離
欲行行未得
季秋京北寒吹雪風入城闉餘威刲晚花飛埃障孤月豈知城南
農東笋新迸發我園樹亦奇已著紫丁結春物以秋榮秋芳為時
歇事異李梅實變甚菽霜殺盡心警氣候先畏謝明達庶徵倘可

言物生恐多札

偶感

晚月遲遲坐久望昨宵風露變新霜人間一別真成缺何待明朝始斷腸

譚篆青屬題乾隆間余省奉敕摹沈周畫驢

畫驢

角觝同觀寶曆臣承恩亦記耀靈春如何獨傲長洲妙筆不貌西園按轡人

癸亥

北園

諷詩愛建安守黑從苦縣激揚慕俊及文學謝商偃人生不百年羇旅將過半南歸訖獻歲蘭皐邀時緬春冰初泮渙海水復澶漫迦羅花始開緗荷葉如卷北園再過往朋舊日游醼故鄉直如此創夷歲展轉言治不保民畜兵以滋亂盜賊等鄒山風俗淫洛宛

芳尊詎能祓白日忽已晚　先墳在咫尺戒暴歎遐逺時榮曷足留黃鳥徒相勸

壽張孟劬五十

相看百歲到中年子有文章且更賢甲曆可從修史得癸尊能佐晉觴姸北來我為留稱祝上壽天將與靜便如此春江復相別滄波無盡各悠然

三月十九日發廣州海上作

海上春寒千里雨未忘炎瘴在南州隔宵天氣隨人變作舞蠻歌

解客愁曉日生雲如久暝遠颿將鳥近旁洲眼前豈有安民策多
謝負犀山阻去舟

安陵

安陵柳色帶斜暉未盡春光戀客衣早與牡丹成後約載言羊石
已重違停車戒驛同離夜有盜防行出逼近畿只為前途計安穩
看花遲我一朝歸

園坐寄樹人廣州秋涓蘇州

初夏園林似早春北來風物變兼旬盡情花樹催紅葯藥別日陂塘

滿綠蘋生憶故鄉聞戰伐愧無佳意蒼交親方池久旱波猶活了

了殘冬見雪八

五月十三夜寄冷殘索畫

月上雲回澹莫名一池風柳颭荷聲獨來直已從遺世所遇何由

恝忘情林角飄鐙光亂颭草間盤蛤語交生原知不是江南景寄

與吾殘為寫成

園夜

圓荷開盛夏晚風襲炎暑纔流欲就澀薄夜不如曙高路已張鐙

平橋乃連渚雹後花葉碎光洞藻荇舞魚冐吸空鮮蟲渴作朝雨

（橋）

不妨遲明涼坐爲此園苦如何鳧鴨聲喋喋池邊樹

秋夕

初秋荷氣清晚蕚紅逾重明月照綠房高修篳聚青柔久坐至露

深結懷不成夢宵長歲過半烏息枝猶動傷哉望鄉人見雲愁須

洞

鮀江補句

荒山窮海欲何留能令依依阻去舟任（更）是重逢已春暮傷心鮀水

不西流

即景

預期好月忽生雲負盡人間歪夜分得水蛙黽聲頓歇亂柯眠鳥獨呼羣

壽翁銅士

石老益見奇人奇似石宜翁君既磊砢龔杞賓賢慈絕俗惟誰匹方前有運期不才附高子祝汝紫齊眉

汪季章見題秋庭晨課圖溫劬翁為季辛慈母作也

愴絶人間失母人秋庭題畫亦酸辛拒霜紅後花如昨李辛自跋圖云年九歲平旦必習字於中庭母必臨視之日以為常秋晨蕭爽木芙蓉娟娟作花藤蘿蔓於壁上距今三十年矣山堂肆考木芙蓉一名拒霜率野黃時草不春經國四方成晚孝為兒一日識天倫固知錫類君能及應念征夫各有親

中秋夜懷秋湄

踈柳谿橋昔先闌去年月色獨來看望鄉人更分南北近水花纔換燠寒紅蓼欲遮蓮梗出白雲方送鴈聲酸閒嘗日輒尋游地此夜懷君到漏殘

九月晦夜夢中得江上梅花影五字忽寤天向曉矣擁衾續

成一詩題師曾蘭石遺畫

江上梅花影天邊明月身相看不攀折何處微宵晨惻惻寒初透

遼遼氣獨深蘭蕙歎長已爾時人

甲子

甲子正月生朝寄秋湄

佳辰不飲負餘寒獨醉猶能强自寬生世本難逢甲子晚年將待

論親新安經時庭竹過冬長（洽）憶里江魚帶酒餐（鄉魚腊）友人饗以故不似

去年今日客練溪蘆笋上春盤（去年生朝在姑蘇游虎邱晚赴秋涓名飲食春笋）

雨後園中報陳樹人廣州

歇雨隨雲歸興游乘日斜人絕喧林烏風過亂渚荷熱甚天造涼物樂園為家水蟲出浪没草樹覆更遮時形各見（流）心意徒紛孥講習期已勤知生微一涯愴念故鄉事奪殺無時無書籍獨云樂子語豈有他縣鐙照思顏墻上生昔耶

寒燈課讀圖為劉石遺題

兒詩（時）愴絶我何言不為題詩始說思事毋百年能得半似君成學

過長垣

七夕

霖雨踰月霽何（河）漢明（懸）宵分芙蓉溢金塘羅綺成錦雲夏盡秋浸至

水深民墊昏員（負）軛有虛名牽牛何足云

七月十六夜園中偶成

匝月霪霖到夏殘遂成秋浸（漲）氾河于（千）環鐵萬錘爭疏堰舉國（國）連兵

甚旱乾已敗渚荷傾潦落漸疏園栢待霜寒一年來（信有）春計不補當

前百可歎

中秋

雲意深陰失月明始知兵氣滿秋城十年北客惟傷亂雙柝南街不斷聲嫣女別期方細數故園安問更無程可憐萬里清輝夜不見良時鼓生樂

哭瘿公

論詩疇昔本尋常今日回頭輒可傷十載郡齋相過地數竿篬竹

己戌行老逢國亂君先免溘至秋分君逝日秋分露更蒼莫說平生康

濟顧區區文字恐流亡

唐天女如妻挽詞

江海相違莫臨存孰令吾友減悲酸病中取冷知無及歸後傷神
豈待言意盡紅蓮當變碧化窮寒谷不回暄祇憐兒女婆娑態痛
絕征夫再出門

十一月十四日園山懷唐天女如

望遠登高一意凄塞鴻南盡日殘西溫為天下蕭條氣不辨風前
格磔啼獨往冒寒園寂寂同游憶昨汝棲棲于征何補傷亡歎空

使秋墳唱錦題

歲莫示李滄萍

驪成有碣石，乃淪東海傍。惟彼原子思，學道病不行。君平何寂寞，身世皆相忘。讀易習渡遼，避世王東墻。邴卿委時命，伏生興流亡。持此不拔心，何問屯與康。數子守高義，千秋能頡頏。茗茗歲云莫，來日何堂堂。李生文學儒，學成不還鄉。邑朔獨苦飢，作賊追東方。亂世不右文，萬舞徒方將。吾哀逝不顧，惜汝年猶强。朱棋發綠苞，絕陰轉新陽。萬物盖已除，生氣中亦藏。何意殘賊人，天降獨未央。

乙丑

胡夔文輓詩

夏餘共啜蒓秋盡猶依松園林轉青陽念于胡絕蹤夙疾淹歲時
遇我言家訌席荆每慨然携侍或遲從櫐葛莫蔓摎（樛）旨蓄不御冬
金盡似蘇季禮闕非皋傭逮子實死瘵疲旅益病重以子好詩書
既乃思雲風著籍洪憲臣事與劉叔同知恥較彼賢我爲歌商頌
感茲傷于逝論于使世恫春谿長百草野蕨漸紫茸寂寂子儻來
悠悠當（补）無窮定知魂魄安留連光景中

題佘越園畫

林泉閑絶畫中八難遣燕南二月春已盡梧桐欲梯柳未能遮斷遠山顰

四月二十五日西山會葬瓊公

午雷飛電助凄其天與愁陰入地知封樹得緣今日長山花栽了一春期詩名䕫（禮）塚傷心見世業成丘達者悲太息交情祇如此送君臨穴最終時

贈張鵬翀

落落張生意萬尋三年未已學詩心當知一執猶餘事何乃孤懷更付琹（琴）自有弦歌能達性為占亡亂獨求音此情似汝應無盡暫欲分携思不任

對月歸作

涼宵負汝去依依低逐車鐙獨自歸清景背人渾不覺二更園露滿單衣

和貞壯中秋前一夕同過壇（社）園均（韻）

今朝與子共明月忽漫十年回首看何止昨宵晴雨異不勝華髮

雪霜盤照人栢換秋來色狎水鳧休夢處寒莫更園樂歎遙夜一時圓缺且相安

送諸貞壯南歸

晨雞告熹徹夜鐸響不敵南街動役車亂起在朝夕十年子不来去欲萬里息梗修江浦駕邅迴漢皋驛河冰宵始合川樹綠猶積栖栖天下事皇皇行路客風塵不共聚湖山亂無極閔予說詩書欲歸失鄉國老作幕府賓願手盡家食令歸良足欣殘賊阻于役

闌頭人新築稊園時予有舊題今十一年矣近復重葺園亭

召飲作詩拈得鹽均（韻）

十年人事經千換，何物能容一滯淹。重過梯園尋舊葺，更留清酌傍春簷。朱楳（梅）綠橘方爭艷，白髮蒼顏已漫添。却為曩題成苦憶，依稀梁燕尚窺簾。憶予舊題有身世亦須謀少寄春風梁燕已營巢句

丙寅

新歲朝

水仙初作歲朝圖，不見車塵曲巷驅。祇為人情生感難（歎），放翁原不在屠蘇。

正月五日雪過北海作

一冬無雪入春來初日橫窻曙未開闔户當階如見月命車亭午獨（始登）臺方方地坼難降蟄藉、藉冰層更作堆天意可能回麥候九城枯盡遂牛顛

二月六日雪復過北海

便作江湖寂寂看今朝北海見冰瀾獨留隔歲從時雪滿落深蘆没水灘春尚造寒將易暖樹初含綠豈勝殘思量已是花朝近一

癸亥正月南歸瘦公送別與訂後期曰牡丹開時重晤尋梓三月抄北來猶及見牡丹未殘也故余再遲歸為牡丹

安陵有句云早與牡丹成後約實紀斯言今未歸又四年矣今年牡丹恐復遲開

清明後一日作

已催新綠過清明作興東風驀地生早落杏花成幾樹不消鶗鴂再三鳴

榆柳楂梨桃李梅紫丁紅葯大櫰棍犀鶯落得爭枝亂國事如今盡可哀

酬周印昆見贈之作兼慰其悼亡

不知老將至遭亂始言詩春歇荼蘼後花飛萍藻遲兵塵嗟散絮

風隟當哀辞（潘黃門悼亡詩曰春風緣隟來陳思擬古皆因當某篇）莫為增悲慨將民訴子規

五月二日雨中感懷

竹裏紅絲角黍香舊風閭里說端陽北来十載蕭條過豈意今年更亂亡

不持國紀日相殘坐視民飢自愛官一月旱雲三夜雨等閒摧盡數花蘭

侏儒不飽朔仍飢殺奪當前正此時庭樹野鴉毆宿鳥幾何同不

作流離

張孟劬君訊有南行計王秋湄子書來勸北廑畢竟一身同越鳥三年能了故宮文

諸大壯貞重逢鬢亦班結廬近水得長閒因循便過榴花節未必能尋湖上山

半塘水戲珠江曲兵事荒涼過十秋爭利殺人南北一老來吟嘆海綃樓陳述叔

北海月夜作寄懷黃元白西湖

月浮荷影了無塵積暑初降雨氣新盡日蕩舟忘士女一波搖岸

作瀾淪衆中得樂成黃蘗湖上思君鷗白顏莫謂東南能去亂已

閒行漲到江濱

六月二十八夜雨中

亂雨敲牕落碧梧更聞棲鳥夜驚呼欲成一夢非容易却為醒時

尚有吾

秋荷

入秋荷已盡情催臏有疎花仰又頹十畝橫塘入不到夕陽和葉

尚成堆

七夕

苦憶秋宵舊日詩如何懷抱異當時不殊兒女鐙前語獨有悲歡

老去知乍雨乍風過此夜一年一亂似佳期人間尚作天河夢盡

向梨園曲裏窺是夜各園皆演天河配一劇

十九夜北海待月作

月遲人不待林净水初明昨雨留雲氣前舟轂櫂聲方秋十九夜

有宿二三嬴史記天官書曰礼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為之動揺嬴為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其失次上二三宿曰

贏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獨喻傷時意清光為我生

社園若坐

影落秋池陰斜陽在高樹荷根互偃仰流光一朝暮園草日以黃游客不如故層雲出海子重臺接城廡謂北海蕭條昨過往林木長烟露嬉遊上京地士女雖無度自昔富庶邦不謂變墟墓棘駒困留秣君子逐雞鶩孰知荼蒴賤已捐饔飧數嗟嗟葉下禽飢無殘餌哺

中秋夜與亭哥滄萍張哥友鶴觀月社園憶去年中秋與諸

貞壯黃元白同飲於此齋張哥亦與焉貞壯先後先

南歸雖二哥尚胡縱取去丞朝來始得唐天如兵間書知（良明闊別）

其何在人世傷亂懷遠一時交集張哥為余援琴奏擣衣

之操詩以寫之

不知北月同南月可亦如人各一天晚託後生余客老（陸士衡歎逝賦曰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客）

亂思來日歲逢年辭風別葉交相棄（謂貞壯）遠樹飛

烏卻復前（謂天如）似此悲懷向誰說更堪重聽擣衣篇

瓊華島登高作

登高惟覺此身孤佳日悲秋老不殊落木明河雙闕下黃花尊酒一時俱驚心世變非前有去亂遊方已絕無屋盜滿山雀暝急哀遲憂患共相驅

十一月初二雪夜歸作寄伯敭

醉歸今日得平安便卻孤衾近大盤一雪趣行鄉獨急九街嚴邏夜逾寒鐙前未至傷飢凍道側猶聞有哭歎（早過法部前街路旁一婦兩雛哭聲甚哀）（秉度午亭給予銀錢歸後思之歉然于懷）將意入詩膚足補痛心全國付羣殘

大雪中過社園遇季裴出示遲余詞句晚飲酒家賦荅

廿年無此雪漫漫(漫)深沒輪蹏上掩灘入地甃令犀蟄息倚天惟見萬松寒晚來未盡慚慚(微做)意獨往猶尋汲汲歡得句豈期逢石帚翠樽紅萼更盤桓

為篆青題越園畫冊

老去箋詩到歲殘聊園篆(齋壁)青(頭)酒語復闌珊隅城夜讀龍游畫已有離居晚暮難(歎)

歲暮吟

丙辰除夕余為歲暮吟一篇自述二十年前事羅癭盦和之今又十年矣更為此篇以續前吟惜不能起癭盦再和之耳

胡風催雪天欲雨秋孃老去丁沽路不知聽歌人更老題句癭盦已丘墓亂從丁巳召强藩徐泗連兵入天府麾帥如羆復如虎皖直奉洛繼以魯黃河北來日相殺剏復兵鑲借索虜禍連西北迄東南地盡察綏放吳楚嶺表勞師渡湘漢勢成南北無沛羽紛紛部曲人異謀不各相殺則相覷十州百姓死其下民實何辜國馬

祚北客爾來十五年戊壬我南止松尾越庚及癸再言歸嬌女已長弱婁嫗先墓蕭蕭閟洒掃深山林密盜無數不敢言老望歸祭曷反蒼顏對封樹簡岸我師卅年別展謁汾江親請語入心風俗何以亂不在政治與軍旅始於邪說終暴行世乃一亂亂無度由癸溯今星四周去鄉山川更修阻坐觀麞兒戲北郭一若雄雞戴金距日以同類傷爪觜不如獵狗逐郊兔我獨治詩遠思古陳王阮公謝鮑句上及樂府詩三百發爲文章用箋注戲蘭百事盡廢除欲理性情與人與可憐人共歎飢寒麞兒又作魚龍舞

丁卯

病起

病起已過三月三，客来初為説江南。一身何日生知死（用後漢向長語），衆亂相尋暴易貪。迻岸萬花盤馬隊（龍華三月桃花正盛），被兵羣友斷書函。愁腸欲與春俱去，歸路回頭更不堪。

春盡日過社園風霾未開丁香盛白東陽定之筵

一塵黄不上丁香，似雪翻風風却黄。日日好春風裏過，令人梅雨憶江鄉。

語與城西湯定之園花吹盡柳綠綠(絲絲)尋常別恨年年有不是吳姬壓酒時

五月初三日王静庵(安)自沈頤和園昆明湖中畢命越五日余偕橋川子雍小平綏方出西郊訪其故居為詩弔之

掩淚猶過西郭村朅來今日始知門尋常谿徑多汙瀆賈誼弔屈原文曰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絕代湖山隱繞垣名地得人相託死哀禽銜木可償怨左太沖魏都賦㳙㳙精衛銜木償怨徒聞樸學悲君者獨有綱常不敢言

六月二十二日雨中寄余越園津沽

暑雨軒窗盡夕陰別懷初寫重沈吟相望咫尺津沽路一日東南江海心人樂有歸成隱去詩考槃毛傳曰考成也槃樂也朱子集傳謂成其隱處之室顧虞東曰世固有隱而弗成者越園有隱處之室吾愧弗如亂生如夏與秋尋庭烏豈為飄風止向毋依巢自昔深

立秋日園坐得句欲持贈某君未果姑存吾詩

口君有書未暇讀乃復奔走豪率間廿年交誼我不道異日相求嗟莫還集林暝雀朝飛失出水秋根壁立間蹤跡各殊老俱至可憐衰草滿江山

秋至

晨暑望秋轉秋来日苦短堆凡齊山書不見如今亂

酬周印昆

夜分見窗月已斜西山巔故人着夢處来札在鐙前曉氣園花入

歸期江水慫行當與君別不是論詩年

越園為天如作畫屬題

高竹無鄰遮老樹殘枝何地着飛鴉人才蕭落吾衰甚題畫今朝

亦歎嗟

中秋夜聽張友鶴鄭穎孫彈琴

日昃消陰翳暝靄林鳥秋帝解人情慰我以望舒張筵挈絲桐樂
酒傾梧壺鄭子奏高山張生和于于清風響林樾高步壇壝虛夜
寧逍遙遊江上生明珠連舟雜賓飲狎坐皆麗姝左顧河岸南右
眺城樓隅皎皎天與水嘈嘈笙若竽鐙闌出瓴甋沙白橫煙墟柔
裊粉黛光歘歘臨前除稚女閃紅綾圑圝得雙魚黃園集儔侶明
塘長菰蒲陳洵苦為詩露立鷺雨跌賞心情所極即景境亦娛浦
江闕樓局欄檻與海俱潘子忽過從鄧君持軒車飛龍蹴波浪落

雁沈江湖朱顏發越艷淥酒歌吳趨懽懷忽以覺一事無復餘俯仰池上柏滅沒洲中鳧疏星漸隱約羣朋空歸歟嶺東望不極江南哀具區

此年今夕情湧覌乃爲殊

十六夜獨坐社園對月

人語鐙光靜曲廊坐憐月減一分强層陰片葉梧初落不是聞聲不斷腸

詠史

論學疑植黨著書或謗誹陸宣校醫方程子卻講藝匪惟保厥身

正以善養氣痛趙尚箋騷蒙僞乃注契紫陽心更苦矧復傷五季

强兢叔曰黄叔度處東漢之季憤然不自表襮郭林宗不為極言衆論故得免黨錮之禍管幼安避地遼東與人惟論經義不及時事故公孫度安其賢三君子可謂危行言孫矣然猶未為極難也若乃師弟講授便謂植黨說經論道亦疑誹謗于是程子止學者使無及門則并不敢授弟子矣陸宣公手校醫方以朱子注參同契則并不敢著書矣又曰朱子聞趙忠定死注離騷以寄悲憤及僞學之禁益急遂注參同契蓋陸宣公手校醫方之意胡敬齋謂朱子注參同契引人入異端未諒朱子之苦心也

人倫苟不絕天意必有寄方冬木盡脫生機蓋下被亂世重吾儒義長在天地哀哉二劉子凍餒死死畏羣盜已蜂起穀食日踊貴妻子相去遂教授廢陳肆刑不戚小人禮不正在位虛有建學名而無弘

道計方領矩步倫展轉溝壑斃後進失師承壞寇入不義傷哉魏玄成著論為流涕

隋書儒林傳劉焯字士元劉炫字光伯博學精通數百年無出其右于時羣盜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絕後為賊所得後為長吏所不納夜冰寒凍餒而死魏玄成論之曰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猶且不免焯炫其如命何又曰時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羣盜蜂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湮沒子猥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壞寇之心相與陷于不義

王畿制既秦大都乃偶國鄉遂變軌里都鄙亂阡陌

周衰大都偶國王畿之制秦遂鄉軌里之法行鄉遂之制秦嬴秦閒阡陌豪强兼併都鄙一同之制亦秦

均人失所掌平土惡可得

元魏詔均田自上之指給男婦逮奴婢田受各有級元魏太和閒下詔均給天下民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擾民患不周制地已
無術元禎畫作圖周主所歎惜吏民詔先習一歲行不及周世宗覽元禎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事未及行而殂視魏儻設
施五十弍笑百宣和乃置局投牒任証白私田指天荒主者反租
役魯山闔縣田盡括不留隙宋宣和中李彥置局汝州凡民閒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指為天荒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訴者輒加威刑公田既無二縣稅轉運使亦不為奏除悉使均之他州王洙言天下田稅不均
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法頒州縣以均其稅則不事均地而事均稅矣奪良以入公奪公復有賑均

刪

地不可行均稅濟其塞郭諮孫琳方救敝出末策美名固可慕實旋竟何益天下方騷然廢書三太息

九日遊萬牲園坐幽風堂作

荷枯菊晚柳芸黃坐負佳時守此堂西上一樓凌陰道旁羅萬樹對迴塘曾波已止猶嘆逝（去歲九日同俞伯欽登瓊華島作詩今歲登高伯欽歿已數月矣）四海無歸可望鄉意與水禽秋浴淡不憑高處過重陽

題篝鐙紡讀圖為陶賡庵

我生十月孤廿六毋見背與君生略同披圖淚先墜八歲我受書

夜窗燭如晦我讀輒不忘母命再促睡程課樂有餘縱性皆不貸

孤兒今日身母心當日碎以君孤苦年視我尤徒倍君能體母心

母勞乃汝愛溫嚴皆母思思狀豈可續兒兮手中編母兮機上淚

蕭蕭城北廬風木作青黛

周印昆湘潭老屋有栢棗胡桃木芙蓉數事曾屬陳師曾為

繪老屋花木圖屬題

翠虬萬樹遮壇壝紅玉千盤上御街秋後拒霜寒不落禁中逃羯

語猶諳眼前風物何曾羨坐憶湖湘舊廬齋同數京華閑歲月老

來鄉國可堪懷

雪朝方讀書姬人來告隣樹鳥盡集吾庭因物類之感而作是詩

雀啄（啐）階前桐樹枝爲渠一雪療朝飢欲晴天意隨人快歇午書聲恣汝嬉寒語不防相婉孌春心疇與共差池野栖從食多經見豈是尋常婦孺知

冬至

風吹薄日去雪逼（作同）亂雲高罷飲酬佳節懷歸賦遠勞慘顏天照海

長歌夜窮宵可記經冬事箋詩次董逃
盆菊繞添買花傭出窖遲萬錢梅有價千戶橘初垂意與時芳迮
寒殺晚葉披適來殘市後（是日隆福寺花市）將汝上青瓷
國事同兒戲無人與笑談今朝歌者技一輩大官憨才絕青衣賦
情兼白杏憨（梅畹華夜演俊襲人一劇）日聞坊院樂真是客宣南
隔歲消寒約尋常事亦乖覆罇難滴酒入市欲插釵氣盡陽當復
天空化許排奈何良夜醉猶不忘俞齋（去歲冬至日過伯敬晚飲）

十二月四日雪中作鄉書既而得句

尊華臘轉後幾寸雪東海雪高一丈餘報章載日本奧羽東北北海道西海岸一帶自夏曆十二月止積雪達一丈三尺湖連三日天雪未天試晴寒晴暖手我勞問亂問年書栖栖殿罰鵲層俱沒奕奕鄰柯斷不如看詭是老夫層底見豈知平陸盡丘墟

過社園溜冰場

雪意莊嚴萬瓦黄嬉冰士女鬥明粧遺壇偃蹇殘餘栢作撥張樊共一場

雪後問訊張鵬翹

雪蒼幾時掃有無門外人梅花在何處流水獨非塵日晚汝安往

歲寒誰更親素琴應凍折曾否覺清貧

當公無渡河

義利不知辨所得皆害名衆鳥隨孔鸞豈不以其靈而從野雀栖無巢誰取令握纏日以喜見虵忘其形趙女不擇少鰕魱不擇清遂令弋魚人罟及濁海鯨罟鯨網亦折弋魚舡亦傾

再題周印昆老屋花木圖

真使靈均憶舊鄉也勝杜子浣花堂心隨江水東南去詩有春城草木傷歷歷池蓮紅碧白垂垂盤橋綠青黄可憐同是無歸客歲

晚題圖悲永夬

除夜答甯虹寄畫

千方思慰我繪事乃其餘世薄知貧友民窮靜趣夜除一寒多贈問

留歲為裁書未與年俱改春鐙亦不知

戊辰

元夜得閱孫爽赴為詩哭之

風雪催元夜先成哭汝詩春鐙寒不鮁賢輩晚難期體弱功多廢

親勞語亦悲歲闌相過說今日付哀辭

卓君庸求題其所築西山自青榭余未遊其地

倦客廢遊真憾事將詩能勿笑山靈結言容易成丘壑悵望如何似洞庭闊下可憐青一髮臺高不見水連汀憑余漫寫空中句付與桃煙羃翠亭

社園與林宰平話別

遠瀑峰高近可聞蔪蔪湖上有林君詩懷欲靜忘清濁世眼無明及泯棼東草低根留性在子莖寒柳帶春分人生難別花時節惜此須臾盡夕雲

梁卓如屬題余越園畫山水冊時越園方自衢嚴北來

莫便逢人寫好山扁舟繞過富春還游吳不共梁鴻賦可惜芳時二月間

為王立生題定之山水冊

遠岫疎林澹有無迴溪密樹又紛敷令人惆悵宮牆外後臨宮牆立生居屋不寫欄邊水半湖外湖

大連灣留別胡子晉

渡遼無地託身難慙愧生平慕幼安強為故人回別淚眼中滄海

有停瀾

三月十七日登粵秀山

去鄉廿載闕登臨未盡紅棉此日心（紅棉草堂在鎮海樓側已毀為山路同遊王亦鶴丈云猶有數樹未盡拔去）文教滅亡何有地江山蕪亂又成林馬行石牓三君篆（三君祀虞仲翔韓昌黎蘇東坡祠址已廢祠篆石牓平置路傍行人踐踏）鳥囀蒼崖百步陰（祠地旁百步石今猶存）猶許老夫來弔望舊踪無意更追尋

題方正學溪喻遺文原稿為馮武仲

大忠先信友吾復見先生不為文皇地寧知靖難兵區區遺墨在

落落喻溪情自有人間事宜留此正聲

游荔枝灣

東去珠江水復西江波無改水西堤畫船士女親操櫓晚粥魚蝦
細斷齋出樹亂禽忘雨後到篷殘日與橋齊重來三月灣頭路蔽
海遮天綠尚低

九日沙河登高

絕田一逕夾修禾積綠連林出澗阿歷歷岡原無改景苕苕沙路
久還河山圖封樹行楸地日在衰楊野雀寘引領墓門腰腳健登

高吾敢謝蹉跎

鼎湖飛水巖[澄]同林寧平明日寧平北返

魚網掛高崖密踈可盈尺忽爾修罟垂千魚落籍籍飛絲一翕張
秋山狹澗白俯作龍在潭旁起虎蹲石落日碎丸丸[宕]蒼藤戰格格
長流淨翠玉歕沫濕玄翮不待尋聲來登山所莫逆經行游士眼
若視尋常迹雖陟磴百盤未奪嶺一席鼎湖不難到良朋乃易隔
寒光歛歸樹佇立留過客

送王秋湄

南禽代馬各依依豈謂歸鄉客又歸少為井閭談往刼再沽魚蟹
試初肥冬來不減方秋味江合無如一鳥飛祇此去留還莫共有
人能說不相違

官廨梅花

丹葉黃英已後時廿年歸客到冬知尋常不見徜齋雪多負梅花
似雪枝

送劉栽甫去官之中江

古有飢驅樂去官人生得性孰云難西湖江國元無異夜雪梅花

一以寒衆裏偶然隨墮落萬方何處告平安我懷莫遣家鄉計苦
欲從君黄浦灘

畣周印昆月夜見懷一首

月夜吟君月夜詩一時相望月光移二三寒絶詩中語不是平生
不與知
已已

哭潘致中

氣奪今朝得赴時未違旬日尚論詩出生入死元無間富不如貧

可勿疑行若尋常非世有灑然語笑至今悲獨因人重得遺畫忍題
記讀春來絶筆辭

生朝過陳术叔偕同登茶讌作

為放春寒過生日故遲花事見天心妻兒久已忘吾降親舊何須
借酒深樓外白雲空憶母東山寫樓望白雲山隱隱見燕崗先母墓山中黃獨似聞
吟是日妻兒忘余無錢頗此懷得語陳居士坐底茶棚向夕陰

二月十四日東山寫樓

坐覺春陰轉北風換晴將雨去何從栖遲一閣山相對眇窗雨沙

江更空（樓居望見沙二沙尾）大原野譯（澤）微纔點綠嶺雲朝霽不成虹桔槔許
有回天力百畝荒畦在屋東

濠鏡寄廣州羅原覺

山翠當門且卜居一年塵事了無餘意多始覺泉明晚跡近能令
務觀疏鄰樹鳥鳴同止止海波鷗没不徐徐眼前物我俱難得回
首鄉邦獨累歔

客居

三面山横百畝塍夏苗無雨長鬅鬙行雲暫作須臾陰海氣將成

次第層近水樹棠柏去榜上街魚美出嚴署客廚尚有烹鮮計不
及鄉風鼓土鼓

楊少勤胡蔭蕤兩生過謁庽樓別後寄

海角同攜杞雨尋叩門驚起已宵深遲明會見山相對入夢方持
日就沈風轉樹間留芸葉灰成燭後盡餘心老懷不為英年語地
動天迴力儻任

端陽

羣烏不渡海況復競舟人投欆虛魚鱉柏崩橋里鄰長沙始能弔

異地更無親風起江湖遠南灣一望津

澳居襍（雜）詩

倚欄樹不到簷庭白日初黃月淡青樓外是山山後海人生難得此居停

一灣水弱不流花寂寂連山長草芽五月海風多帶雨亂颿隨雨過前沙

濕草依田旱亦蕪（枯）海洲誰謂水都無憬然中谷三章後不是憂深獨老夫

巢鳥因風落短簷憂回頭處語詹詹此情祇有鄉能識雨後闌干
不上簾

澤
洄河灣譯日喁喁豈有飛魚更可求三十六鱗初上水却無人釣
為留洲澳門島名

雨

雨帶朝暾風又催井泉枯竭未能回海扶山氣行行去鴨上枝陰
脉脉脉脉京潼擾羊群時亦閂鄰居畜羊取羊忽鬩忽閂潼書隨魚販日還來地窮
不負人求給鮂載松江水一桮客書來言香港水荒遠自上海載水濟民食

送客東南樓月中

山月出海白晚雨收玄冥登樓望故國送客揚歸舲中宵發南灣平旦過新汀水行不逾宿心遠當逃溟栖栖雲間鶴蕭（苕）茬風後萍浩浩波上鷗寥之（寥）欄外星攬袪思故好攜手傷軒軒為言異方客來此得安寧

十五夜無月

夜夜重陰世莫窺今宵無月始驚奇浮雲落與人爭渡漁火明如海有涯萬象至今仍彷彿眾山繞隱復參差高樓不待張鐙坐天

末波光白上眉

南灣觀朝雨

暫輟書聲對遠山平生好景不多閒天逢一雨欣欣樂海納屋峰
故故彎得水鸂鶘逾斗大浸田稂莠與人頑鯀憂却在治詩日又
見朝陽轉北灣

大雨登樓作

滄海無端飛上天水浮山欲起中懸大魚出樹時高下渴馬收江
直萬千濕翠惹鶩窮鱓所涉波駭豕在人前雷風不礙（礙）登高目祇

有滔滔是逝川

殘月

殘月窺窗獨望起近山樓火澹無光欲留睡眼看朝日却怪晨鷄
上女桑天際馬巢先地白海邊魚薄有星黃人生最為初陽樂不
解詩人兀更傷

桑柔

卒讀桑柔十六章廢書三日尚徬徨驚心事事無今古貪亂人人
有肺腸吾亦作歌哀不及國猶靡止去何鄉始知騷賦追三百輕

舉游仙乃變常

和吳玉臣先生己巳周甲詩

懷音何至望飛鴞知是先生意獨饒翩彼不如誰則覺樂思難老世乎遥宮庭邊豆俱殘廢芹藻鶯旂想敬昭修教可期人愛健（先生詩云下車修教誰千古）顧留胡考問前朝

容模月下贈別馬武仲

滄海能來問遠人蔑資凡伯語酸辛一言見義君於我有月瞻天斗與辰鄰耳蝸蛤如蔕地容心鴻雁失群身樓臺百尺相扶影只

惜泉明未答神

中秋夜與小平綏方橋川子雍同飲社園作

對月深知天地恩（時議廢舊日令節綏方云今夜方是紀念造化）物光人意大無垠因緣哀樂相遣發慰藉辛勤一少歎問俗正虞成毀世舉杯難得共名園容懷亦想是前歲不許詩長更覆翻

挽胡子晉

海波真見有停瀾（去歲大連灣別君詩强為故人回別淚眼中倉海有停瀾竟成詩讖矣）送別灣頭語未闌觧識分舟為永訣早應回路更來看歲時一過能如故安

無相逢不改綦無復大壺烹熱酒雪宵譚讌共忘聲

寄越園

學生竟門修書暇不向西湖問起居飛鳥翠條俱寂寞了無恩怨

入冬餘

同雲

同雲作雪先回暖北候尋常不足奇數息鄰家方辦火凄涼人語便為詩徒令翠羽梅花笑坐失枯桑海水知我欲忘懷忘未得親交南望故傷離

憶宮屏梅花

正為無知絕可憐廢垣荒屏近河堤到門立馬須臾看憶得梅花似去年

東閣即事

落下休言曆履端吾課閒西山展覽閱東閣午猶閑風裏那成雪梅邊好近鬓春游欲何處無語對樊鑾

庚午

元宵

兵火殘民賤摘蔬海翻雲湧乃魚魚萬人遮道看花日百郡迎年祀竈書雖未太平猶足樂敢違同欲況其餘月明天下張燈節今夜城南走鈿車．

秋涵北來視予四月六日社稷園置酒賞牡丹作

風力初低雨意輕為花何愛一春晴囬陰莫展丁香結廢閤難催芍藥生塵土牡丹黃上頹殿臺楊柳碧連城眼前草木憂懼訣與汝盱衡說舊京

絕句

黄眉燕子白雨脚黑頭楊柳青數枝欲使群蟲無翠羽日燃㷂竹
生彈碁

初聞蟬聲

樓對高枝失地陰歘然蟬翼鼓微吟暑中休沐閑閑意天際飛鳴
泯泯心勞苦可曾知有雪反歸吾已戒聞琴繁絃聒耳無從息更
叱殘聲入夜深

曼殊道壹一老僧背夕陽掃落葉三十年前同寓江樓寫以
詒予者題語屬秋枝代書云寒風蕭瑟落葉打肩居士命

畫作此質之居士得無有夕陽無限好之感耶夏日展觀

黯然題句

亡友殘縑三十年西泠宿草日芊芊掃除未了殘陽葉依舊江樓負手前

飛燕

袖手風林看燕歸傾巢未定故依依將歌往虎安從是好戒生烏不住飛園圯一城空絕代波連雙海祇通微斜陽更為紅顏戀不換華鐙照舞衣

新月

向圓新月一彎開可奈人生老莫回瞀勃瓶花能亂性手焚香廚看成灰

西樓

晨炊殘月掛西樓樹頂朝陽綠尚稠短短秋風纔領略困人煩暑又淹留

題漢豐戴君厚記吳孝女事遺墨

天下非人倫罪始孔文舉譬親若缻器寄盛乃子女邪說至今大

家國滅何詎漢豈戴君厚為文不步稱記孝吳女愚愚獨解殉父
飢饉活餘人父可不肯死此之謂智識禽獸塞宸宇被君遺文讀
使我更傷古

北海子目下

明月何曾逾此情人間俯仰覺情生秋來叢菊殷勤意不及湖荷

憶昨行

中秋夜獨遊北海對月作

余意翩翻與月生月明誰解是宵明天人消息今成阻弦望安排化未更湖艇張歌寥落見宮鴉離樹再三鳴悲懷不為思鄉動況有微雲繾倚聲

燕南重九後一日雪

燕薊初無重九雪推窗驚見白皚皚半黃苑柳添冰縷一色霜蹄起至灰瑋異今晨當自美湟穿餘黝看輕回回頭昨日尊前菊真讓梅花頃刻開

讀周印昆夕紅樓詩題贈

還同九僧句不是四靈詩契契陰何面崚崚全島眉客兒多玅解

皇甫（茂叔）豈難辭莫詘隱侯論君看杜拾遺

送唐天如南歸

亂中來見豈尋常對語經句別更傷莫作杜陵歸蜀計本無人識

浣花堂

閒中

砭訂患禍已啟爭導囂惟恐在賢明閒中為下伊川解一念於人

絶不輕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啟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伊雒淵源錄云横渠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

十二月十七夜明日立春明日立春

餘臘回春未解寒嚴更初爲汝花寬勝梅數問開還勒舊雪除冬
落愈殘凍吞萬家罏火絶廢城三苑海波乾明朝屠稚嬉冰樂倚
賴東風不做難

辛未

過三海

海水翻飛凝作冰春融魚鼈欲騫騰已乾蘆甲猶穿渚得地苔磯

可結罥松卧仕憑螻蟻穴鳥栖疑與鳳凰朋樓臺五色迷余目何況風鳶決鵵鷹

澌冰

一冬曾未上瀛臺纔見春暘凍又開流水是冰澌既盡昨宵猶爲聽冰來

無題和張孟劬韻

三年臣里許鄰東度度闚墻隔幾重徒結中衣雙絹白可期滄海一朶紅高唐暮雨雲初出洛水微波佩豈通秘有無生能贈我芳

華虛自寫春風

雜詩

眼底鶯花歷亂時不分紅紫與黃驪餘年心力俱拋盡日聽金鈴

度柘枝

一兩山雲縷縷歸西峯樓外隱依微回頭欲睇津沽水不見東流

樹落暉

孤吟真愧夏蟲鳴相習相從共死生惟有傷心無與訴未寒良夜

一蟬情

舊時人影記周遮，步屧回廊日又斜。一鏡照天仍覆地，眼中何處有蓮花。康僧會大安般守意經序云婬邪污心猶鏡處泥穢垢污焉偃以照天覆以臨土雖有天地之大靡一夫而能睹所以然者由其垢濁眾垢污心有踰彼鏡矣

了無大地月長明，圓缺何從滅又生。玉兔餘蟾勞想象，任人唯有可名名。

捐情老始學忘情，不謂林花雨後生。黃蝶晚陽盤草地，片時閒玉便多情。不行行

詞崇

因詩纜意老猶能着意牽腸弱不勝涵繫愁無詳可代滿冰重焉

水調遠題中語砍無言答去語情隨一旦增強似南來羞右高尚

攜紅袖過松陵

守意

未能守意況治情只為人間有此生眼見白蓮霑濁露出汙不染乃蓮之性似而入汙卽染其生使之然出猶人性本淨入世則難淨矣心哀明月轉周瀛月沒而復出亦人之死而復生此猶輪回之象未能證阿羅漢果也名山尚富金銀氣謂僊道環堵猶聞雅頌聲謂儒自笑平時憂樂大至今纔是百無成

南樓月下

孤月曾圓長是缺南樓博得夜深眠涼枝謝暑招風露别閣當窗隔帶天一室畫明元不望九州深浸忽垂憐愁懽亦只須臾事闌外三星見日先

書憤

慷慨秦風對策言襄陽揮淚我啣恩眼中三十年來事又見蝦夷入國門

過陳不式為無人誰解尼山語痛辛老去此憂無可寄不從今日

砧傷神

八月十四夜月下

墜形（用淮南子）纖似一塵微影落銀蟾有萬幾過去古愁從作欸晚來邊火雯成圍秋蟲趣織入逾嬾病㑲摧頹婦退飛入戶且添盤燭聽夜深紅淚照羅幃

重闈篇

重闈晝撤女樂羅飛仙舞姬紛襞娑莴夫辟昜佳人歌明烽警㑲疾騎馱絲江已失踰金河銅符合虎趣傴戈柳邊龍塞委剎那昆

湖瓊島無魯波洪都反縱趨尊華長筵列炬明刀韡死綏報國騰妖娥控大恩正相唯阿江漢淮黃無稼未炎火千里蝭蝮蛇白山黑水飛蒼鵝路嚴僕甲猶厨柯

西原

西原風燥日平沙堅慰孤寒忘涷飢作暖秋陽方病弃放閒日父許依籬霜前白雁歸成陣雨後黃花槃在枝仰俯物情誰始覺爾乎無族草離離

十月五夜作

危城昏語夜臺堂轂講程門有去方不惜此身亡亂際北風猶說

第三章

寄越園

北地花爲風雪欺令人感歎向陽枝盆梅未有凌寒格恐負西湖

處士詩

壬申

社稷園作畣張孟劭

己癸山桃接杏花柳青梨白藥初芽與人天未虛風信向夏春還

沃地麻謀國泉殘誰不媿題詩一老祗增嗟行吟自遠堤邊路淺
草低閑盡狹斜

小極後春盡

未殊為客是春歸數日東風柳亂飛行藥出門方過雨看花成淚
欲沾衣都人勸樂兵何有園馬分來昨又非不似江南鳴鴂早燕
丘蟲户始披闈

五月十六日作

國亡身老甚須臾樓外風來雨打湖湖水荷花三百項萬魚齊泣

過河枯

殘蟬

不向遼東着樹鳴遼東無理燕南秋老盡哀聲及天別鶴吁長歎入塞飢鴻指故城如夢大人猶囈其七一國共無生等閒又似題詩客戛戛裁箋寫斷情

我詩

亡國哀音怨有思我詩如此殆天為欲窮世事傳他日難寫民間盡短詩習苦蓼蟲惟不徙食肥蘆鴈得無危傷心群賊言經國熱

謂詩能見我悲

癸酉

二月七日雪

已成春雪不成寒曷救冬暘土暵乾遇閏直令花再勒出闉誰與柳同渾歸馱萬騎翻紅草舊水無根沒錦湍回圩小樓傷遠目西山如淚落漫漫

寒食晚飯聊園高譚篆青題聊園填詞圖

看花倏過廿年期珍重今年此客詩咫尺關山成絕國清明楊柳

似平時卿園舊主賜空斷寒食春城酒莫悲容易野塘花落盡明
朝還續稼軒詞

七月十五夜月初上

不緣黃日奪清輝綠淨林梢雨意微雲解天容青作黝葉翻禽影
住還飛虛名箕斗看雙照破國河山攬一圍猶向戰塵爭失得朱
顏明燭使人歸

戊辰在廣州歲暮有懷定之詩僅成三句未寄遡年重容舊
都與定之再叙又四年癸酉春定之南歸旅滬別既數月

歲復云徂檢前稿續成末句寄之

生涯何處始為涯，墨已成冰筆似葭。莫寫江山投客買，更量江雪

寫梅花

甲戌

記丁卯病中之夢

夢中化卵裹黄晶，一似人身天賦成。薄薄性苞纔着力，翻翻輪轉

乃緣情。儒言盡欲期無欲，佛說無生始盡生。憂患鬼神何足惑，長

明如月不重明

北風

北風吹春挾飛沙打窗散几響齒牙氣呵萬夫奪四塞日光白纈黄生花婆娑老子坐病盡庭竹深芭鳥斂翼獨有桃根動宕中舒條破當無南北可憐鴻雁聲更悲度關入塞草不肥春來逃命無處所爲問秋寒儻得歸

丁香花下

戴石連崗幾樹花年年來此啜春茶園丁換盡無人識釀潑青巖翦翦芽

立夏後一日雨中遲秋湄看花之約未至

晴雨飄香落萬家小樓心遠似奔車寇來草木爭先後禮記月令仲春行秋令則寒氣總至寇戎來征春在陰晴去咄嗟一夜澤蒲吹作絮半天蜆茀看成霞丈夫老矣情何限千里秋齋秋湄齋名約為花

過故宮太平花已殘

乘興還來杜拾遺春殘回首放翁詩他生據亂無先後開過平花我到時

題俞伯敭詩集

珍重俞齋數卷詩十年為序到今遲光陰宿草傷心遍編校殘箋

故友知伯敬歿後其子寫定其詩乞予為序久而未報近聞有友為之編校付刻予可不作序矣付與卷葹

吾獨媿意憐焦頓語曾詒回頭問疾城南日最是終篇使我悲卷中絕筆詩乃却寄予疾漸瘳之作有藥轉恩深可復句句為予諷也意厚可感

薔薇

五月薔薇始上棚殘人望斷北平城不知墻外花消息濠濮青蕖

雨後生

五月二十八日為顧亭林先生生日是日適讀先生詩

未事文章語豈忘涂中人去我相望江山歷覽遺深慨忠義提携欲萬方晚計道從因樹屋哀心辭見浣花堂吾生不及慈仁祭今歲今朝記此章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十月都人苗夔陳慶鏞何紹基蘇廷魁羅惇衍等為建祠於京師慈仁寺翌年五月二十八日先生生日設祭以後為常直至同治十二年癸酉設祭無缺及今六十二年花事久闕都人亦已忘之矣

題潘湘雲梅花小影卷子

尋常遭遇不常情費盡才人作賦聲我似武鄉謂一歎却憐元直死彭城

挽周印昆

晚歲逢君數論詩，鄧龍雲愈未為奇。每延物色嗟天喪，共惜光陰寫國悲。草木不華終以歇，杯觴如約更無期。儒言生死原關命君于（臨歿前一日歆祈求天三延命乃受禮為彼教徒），魁樓聞歌儻有知。

秋霖

十年北地無霖雨，甲戌秋陰不肯晴。閱世殘人支病骨，般閭家狗亂深更。泥塗絕險輸歸載，江海昏沈塹我萌。一念未完今日事，鐙前還對顧忠清（時方箋亭林詩復社姓氏顧絳字忠精）。

題越園娛親畫卷

養志丹青亦孝心不緣文采動吾吟才名翰墨須收拾老去從君語獨深

越園離舊京八年矣甲戌九月重來存問故人經旬而歸留别社園詩以送之

秋晚昨花寒惻惻離容對花意脈脈西湖菊本先秋開只有江山異南北眼前佳色樂無極亂世相過古難得短山壓檐昔所登長廊百丈今軒騰八年此地已遷換國疆乃與春泮冰霜花露葉弱不勝今朝與子扶闌凭有詩不必似謝鮑有酒何嘗救飢飽别詩

離酒共花明可惜載蝌非三迦二十年來燕市飲日日湖鰲思溷

烹熊掌白魚美莫娩贈予何如交廣橙

九月廿三夜酒後作明日越園南返矣

國計身謀未盡言又傾殘淚入離罇明朝送別歸高士一醉鐙前似邴原

顧亭林送歸高士詩云此日邴原能斷酒不煩良友數縈懷原注引三國志邴原傳注原早斷酒及臨別御友共坐飲酒終日不醉越園斷酒亦數年矣此次北來相敘乃復豈飲故於其歸也為詩告之

感事

莽莽青州鼓角悲，東方何事動藩籬。紓邊未使依疏勒，按劍徒聞討郅支。豈味安危關大局，竟難功罪論當時。降書誰委劉公島，橫海雄風百萬師。

極天風鶴到澎湖，漫說炎州小一隅。嶺海春深邊信急，臺城秋老大軍孤。八閩地險今何恃，七道邊防敵不虞。依舊嶼分三十六，義軍猶欲殺口奴。

聞道遼陽逼海氛，天戈倏止重修文。詎無殺賊關西將，不盡如兒

霸上軍五利昔猶羿魏絳一人誰為慈朱雲東風受吏諸公力贖

鼓先聲待策勳

箕封藩屬改盟新藐□□□□□鄰回紇徵兵憂互市司農籌帑

兩精悍小國

重捐經海濱貢雉知何日湖上騎驢憶古人廟算即今思決戰食

毛踐土盡王臣

校勘記

乙未

《宴集桃李花下興言邊患夜分不寐》

原本缺（眉批：『添入《宴集桃李花下興言勤王》一首在前』。

《感事》（四首）

原本缺　乙抄本作全删　刻本缺

《謁九江朱先生祠》

原本詩後有註：『節于乙未歲著籍簡岸草堂此篇及下一篇皆乙未丙申在草堂時作丁酉去草堂後獨居僧寺讀書極少為詩偶為之亦不留稿遂曠十年無詩今録存少作始此兩篇節記』。乙抄本、刻本均缺此註

《近狀書寄廣州何君選張筱文》

鳴條更為秋風感　乙抄本、刻本『更』均作『已』

《題天梅萬樹梅花遶一廬卷子》

是問卜築已無鄰　乙抄本、刻本『無』均作『殊』

《海夜》

歸航三日過零丁　原本『航』誤『杭』

戊申

《南屏謁張蒼水墓》

夾註：先生被難時出城門望　原本缺「時」

夾註：蓋用先生被難時語也　乙抄本、刻本均缺「時」

《過靈隱寺見洪楊刦後遺跡》

一峰迎日滿朝暉　乙抄本、刻本「朝」均作「清」

庚戌

《十二月十七日偕崔劭南任子貞出東郊過息鞭亭小飲》

薄酒却寒聊一醉　乙抄本、刻本、「聊」均作「成」

《南園詩社重開呈梁節庵先生》

盛時臺笠却難忘　乙抄本「却」作「獨」

壬子

《江右周竹軒善鼓琴晤於羊石出示所藏王守溪岸洞庭賦沈石田補圖長卷屬題即送其行》

原本作「刪」　乙抄本、刻本均缺

《十二月望後雨中過羅峰探梅有寄》

乙抄本、刻本「羅峰」均作「羅崗洞」

甲寅

《南歸至滬寄京邸交遊》

「交遊」　乙抄本、刻本均作「舊遊」

《宿潭柘寺與同遊諸子拈韻分得佳字》

「同遊諸子」　乙抄本作「瘦公孝覺子賢百銘吉符穎人魯洵」

《月當頭夜陽紀歲除穎人新居落成宴集分得肴均》

原本作「删」　乙抄本、刻本均缺

乙卯

《挽麥孺博》

原本、乙抄本作「删」　刻本缺

《三月三十日與栽父過崇效寺看牡丹多已披謝》（四首）

祇憐俯仰祇枝在　乙抄本、刻本「祇」均作「可」

《題賓虹山水障》

生平能事當如此　乙抄本、刻本「當」均作「都」

《九月二十五日京師蝗》

乙抄本作《九月二十五日京師蝗和穎人原韻》

《雪朝》

乙抄本作《雪朝得穎人詩和作》
竹外看花尚未曾　刻本「未」作「記」
《題畫》黄香石為李子虎作樂圃圖
原本、乙抄本均作「删」刻本缺
《挽黄詔平》
原抄本作删　乙抄本存　刻本缺
塘西回想世如冥　乙抄本「回想」作「何啻」
《殘梅》
無人倚竹共天寒　乙抄本「倚」誤「與」
《臘八》
原本、乙抄本均作「删」　刻本缺
《題湯雨生行菁卷子為定之作》
乙抄本、刻本均作《題湯雨生行菁卷子》
《十二月二十九日與栽父登江亭憶去年此日為後山逝日設祭法源寺與會者惟貞壯南歸今此事亦不再矣因為詩寄之》
殘郵不遞今朝訊　刻本「不」作「若」

丙辰

《春夜聽曲有憶》

原本、乙抄本均作「删」　刻本缺

《夜讀陶子政先生頤巢詩題後》

俛焉今日生懷想　乙抄本、刻本「想」均作「思」

《秋霖寄貞壯》

眼前此意誰能會　乙抄本「會」作「喻」

《挽潘若海》

原本作「删」　乙抄本存　刻本缺

丁巳

《書所見答瘦公》

原本作「删」　乙抄本存　刻本缺

戊午

《録舊作寄樹人復題一絶》

原本作「删」　乙抄本、刻本均存

《挽黄孝覺》

原本作『删』　乙抄本存　刻本缺

《和胡文夔贈韻》

刻本『和』作『答』

《歲暮懷劉栽甫》

寧没蓬篙死溝壑　乙抄本『蒿』誤作『蒿』

己未

《春風城南花為麗芸作》

是非賞罰間　乙抄本『罰』誤作『罪』

《壽周沈觀先生》

原本、乙抄本均作『删』　刻本缺

《和魏齋九日見寄原均》

原本作『删』、乙抄本、刻本均缺

《十一月朔夜重讀鄧秋門遺詩》

朔夜　乙抄本、刻本『朔夜』均作『初一夜』

庚申

《十月南歸過北園茗柯置酒話舊留題一首》

已倦林禽識始還　乙抄本、刻本『禽』均作『烏』

《庚申十二月十九日廣州同人集南園為東坡作生日遥寄一首》

原本作「刪」　乙抄本、刻本缺

《雜詩》（第二首）

巖風刮城頭　刻本「刮」誤作「剮」

壬戌

《校梁節庵先生詩追呈一首》

乙抄本、刻本均作《校梁節庵先生詩既畢追呈一首》

節詩有類涪翁之稱後山語（第二夾註）　乙抄本、刻本均作「節詩有類涪翁稱後山詩于王雲語」

《題唐雙鈎本宋拓十七帖》

原抄本作「刪」　乙抄本、刻本均缺

《詩余越園四十》

原本、乙抄本均作「刪」　刻本缺

《雜詩》（第三首）

蕭蕭更聞雨　乙抄本、刻本「蕭蕭」均作「瀟瀟」

《譚篆青屬題乾隆間余省奉敕摹沈周畫驢》

原本、乙抄本均作「刪」　刻本缺

癸亥

《壽張孟劬五十》

原本、乙抄本均作『删』　刻本缺

《鉈江補句》

更是重逢春已深　刻本『更』作『任』

《壽翁銅士》

原本作『删』　乙抄本、刻本均缺

《九月晦夜夢中得江上梅花影五字寢後續成一詩題師曾水墨蘭石》

師曾　乙抄本、刻本均作『陳師曾』

甲子

《寒燈課讀圖為劉石遺題》

原本、乙抄本均作『删』　刻本缺

《歲暮示李生》

乙抄本、刻本均作《歲暮示李滄萍》

乙丑

《闞穎人新築梯園予有舊題今十一年矣近復葺園亭召飲作詩得鹽韻》

原抄本作『删』　乙抄本、刻本均缺

丙寅

《六月二十八日雨中》

刻本作《六月二十八日雨中感事》

《秋荷》

原本作『删』　乙抄本、刻本均缺

《中秋夜與張生友鶴觀月社園憶去年中秋同貞壯元白飲于此張生亦與焉今二子後先南歸良朋闊別而天如身滯兵間朝來得書始知其尚在人世傷亂懷遠一時交集張生為余援琴奏搗衣之操詩以寫之》

乙抄本、刻本均作《中秋夜與李子滄萍張子友鶴觀月社園憶去年中秋與諸貞壯黃元白同飲于此李張二生亦與焉貞壯元白後先南歸惟二子尚相從不去又朝來始得唐天如兵間書知其仍在人世傷亂懷遠一時交集張子為余援琴奏搗衣之操詩以寫之》

《為篆青題越園畫册》

原本、乙抄本均作『删』　刻本缺

戊辰

《卓君庸求題其所築西山自青榭余未遊其地》

原本、乙抄本均作『删』　刻本缺

《鼎湖飛水潭同林宰平明日宰平北遊》

魚網挂高崖　刻本「挂高」作「高挂」

穿藤戰格格　乙抄本、刻本「穿」均作「蒼」

己巳

《寄越園》

勞生意闕修書暇　原本「闕」誤作「門」

庚午

《曼殊遺畫一老僧背夕陽掃落葉三十年前同寓江樓以詒余者題語屬秋枚代書云寒風蕭瑟落葉打肩居士命畫作此質之居士得無有夕陽無限好之感邪夏日展觀黯然題句》

西泠　刻本「泠」誤作「冷」

《題漢豐戴君厚記吳孝女事遺墨》

愚獨解殉父　刻本脫漏「父」

《北海子月下》

原本誤「月下」為「日下」

《中秋夜獨遊北海對月作》

弦望安排化未更　刻本「弦」誤作「絃」

申未

《西原》

仰俯物情無所覺　刻本「仰俯」作「俯仰」

《社稷園作答張孟劬》

乙抄本、刻本均缺「稷」

《哭諸貞壯》

原本、乙抄本均缺

《我詩》

孰謂詩能見我悲　原本「孰」誤「熟」

乙鈔本、刻本均缺

癸酉

《寒食晚飯聊園為譚篆青題聊園填詞圖》

珍重今年北客詩　原本「北」誤「此」

甲戌

（以下乙鈔本、刻本均缺）

《記丁卯病中之夢》

《立夏後一日雨中遲秋湄音花之約未至》

《過故宮太平花已殘》

《題俞伯揚詩集》

《薔薇》

《五月二十八日為顧亭林先生生日適讀先生詩》

《題潘湘雲梅花小影卷子》

《挽周印昆》

《秋霖》

《題越園娱親畫卷》

《越園離舊京八年矣甲戌九月重來存問故人經旬而歸留别社園詩以送之》

《九月廿三夜酒後作明日越園南歸矣》

附録

順徳黄先生晦岡事略
黄晦岡先生墓誌銘
順徳黄晦岡先生年譜

順德黃先生晦聞事略

吴宓

先生諱節，字晦聞，廣東順德縣人。弱冠受業于簡竹居先生之門，篤實精研，為讀書草堂從游所心折。學既有得，迺獨居花埭雲林寺，下帷攻讀者又十年，造詣淵遠，其時國勢日蹙，先生深念憂憤，遂走滬上，以光緒三十年冬，與章炳麟、劉光漢、鄧秋枚、陳去病、諸宗元、馬叙倫等，刱辦國學保存會，捐藏書累數千册，刊行《國粹學報》，博徵群籍，以種族革命之大義，昌告國人。而文章爾雅，援説瑰博，一時承學之士，聞風瞿然，既洞曉於古今地域、氏姓、文物典章之源流與黃炎裔胄所以陵夷之繇，益知革命為不容緩，二十餘年以來，追數牖啟問學，倡導改制之功，以文字鼓吹者，《國粹學報》裒然居其首，後有惇史當畢彰之。先生既旅江南，復與劉三、高天梅、蘇曼殊、柳亞子、葉楚傖等結南社，南社之名與志，世所昭知也。無何，回粤與何劍吴等刱南武公學會，又立南武中學，主講兩廣優級師範學堂。民國元年，任廣東高等學堂監督，所陶成之材士甚衆，粤言教育者，景慕先生自兹始。民國三年，袁世凱竊國，命劉光漢等組籌安會，先生奮然反對，及章炳麟被錮，先生馳函李經羲力為營救，其語伉直切激，具存文稿於致李仲軒、劉中叔兩書中。民國五年，蔡元培長北京大學，聘充文史教授。民國十五年，奉軍入關，北

京大學改組，先生引辭，居北京，貧甚，盡散所藏書畫以自給。十六年統一告成，粵中士林，群以先生碩學重望，亟請長教育以化鄉枌，敦促至再，遂出任廣東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廣東通志館館長。在職勤密過人，顧所擘畫者，苦于扞格不得行。十八年秋，仍回京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清華研究院導師。先生既專以所學授諸門弟子，又欲說詩明志，以痦今人。兩年前，粵當道數以函干，請其回粵主教講學，先生固辭，終迺報以書，書略云：『竊維教育之壞，實際立國之基，不同政治兵争，可以一時弭定，挽回學風，必先學術，尤非政治所能獨奏其效，況全國之大，未可以一隅治也。節年力就衰，北校授書，尚虞不繼，有何德業，救茲末運，自知既審，不敢以知人之明，累及麾下。』書達，乃不敢復請。二十三年國民政府行政院，聘先生為故宮博物院理事。先生晚為大學說顧亭林詩，殷憂内積，二十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以疾終北京寓次，享壽六十二歲。先生於學弘窺而約守，著述鴻富，於詩學尤純湛深造。其自序《阮步兵詠懷詩注》有云：『世變既亟，人心益壞，道德禮法，盡為奸人所假竊，黠者乃籍詞圖毀滅之，惟詩之為教，最入人深，獨於此時學者求詩，則若饑渴，余職在說詩，欲使學者繇詩以明志，而理其性情，於人之為人庶有裨也。』又曰：『余於三百篇既纂其詞旨，以文章之美，曲導學者，蘄其進窺大義，不如是不足以存詩也。』其志願恢遠有如是，故所為詩，高抗芳惻，鑄合群經，旁及子史，屬辭比事，罔不深切，而往復韵致，融會繇邈。義寧陳三立跋其詩曰：『冥關群界，自成孤詣。』又曰：『必欲比類，於後山為近，然有過之，無不及。』當世嘆為知言。所著《黃史》、《國粹叢編》皆分期刊入《國粹學報》中，《中國文學史》、《周秦諸子學》、《中國通

史》、《讀杜私言》、各若干卷、《詩旨》五卷、《變雅》一卷、《詩學》一卷、《詩律》一卷、《漢魏樂府風箋》十二卷、《魏武帝詩註》一卷、《魏文帝詩註》一卷、《魏明帝詩註》一卷、《曹子建詩註》二卷、《阮步兵咏懷詩註》二卷、《謝康樂詩註》四卷、《謝宣城詩註》四卷、《鮑參軍詩註》四卷，皆已刊，《顧亭林詩註》則未完稿。其《蒹葭樓詩》二卷，剞劂甫就，《文稿》四卷未刊，其他遺著尚多待刊。先生家故中人，以朔學報及國學保存會罄其貲，易簀之日，環堵蕭然，有子二、女三，行以遺言，歸葬先生於粵白雲山之故阡。

黃晦聞先生墓誌銘

余杭　章炳麟　撰

晦聞諱節，廣東順德人。弱冠事同縣簡先生朝亮，簡先生者，與康有為同師，而學不務恢怪，性尤清峻，寡交游。事之數歲，通貫大體，冠其儕。歸，獨居佛寺讀書。又十年，學既就，直清廷失政，群倛用事，遂走上海，與同學鄧實等，集國學保存會，蒐明清間禁書數十種，作《國粹學報》。以辨夷夏之義。時炳麟方出繫，東避地日本，作《民報》與相應，士大夫傾心光復自此始。簡先生聞二生抗言以為狂，頗風止焉，而二生持論如故；清兩江總督端方知不可奈何，欲以賂傾之不能得；香山孫公主中國同盟會，聞晦聞賢，以書招之亦不就。及民國興，諸危言士，大氐致通顯，晦聞獨寂寂無所附，其介特蓋天性也。始自廣東高等學堂監督，歷京師大學文史教授，凡在北平十七年，中間嘗出任廣東教育廳長、通志館長，歲餘即解去。其為學無所不窺，而歸之修己自植，然尤好詩，時託意歌詠，亦往往以授弟子，以為小家琦說，際亂而起，與之辯，則致訩訟終不可止。詩者在情性之際，學者浸潤其辭，足以自得，雖好異者不能奪也。其風旨大氐近白沙，而自為詩激昂廉峻過之，自漢魏樂府及魏三祖陳王、阮籍、謝靈運、謝朓、鮑照詩皆為注釋，最後好崑山顧氏詩，蓋以自擬云。晦聞始因京師大學校長蔡元培招充教授，然論議與元培

不相中，其後覩學制日頽，與人言，輒憤叱久之。民國二十二年，簡先生歿，晦聞哭盡哀，自是始病。二十四年一月，卒於北平，春秋六十有二。先生卒時，人為刻其《蒹葭樓詩》二卷，然諸涉風刺者，亦略删之矣。子男二，大星、大辰，女子子三。以其年四月，葬於白雲山之阡，以狀屬為之銘。余之辭不足以增餙晦聞，雖然，使晦聞而用，民國之政，必不媮薄以逮今日無疑也，乃為銘曰：

其言足興，不列勳籍，其默足容，又何詻詻，蓋剛稜其中，而守以淡泊。彼裼之父兮，孰知吾之精白。古所謂天民者，其斯人之徒歟？其斯人之徒歟？

順德黃晦聞先生年譜

門弟子　李韶清謹編

清同治十二年癸酉（一八七三）　先生一歲

是年正月廿二日，先生降生于廣州市河南。先生姓黃氏，初名純熙，字佩文，後更名節，字晦聞，廣東順德人也。先世居順德縣甘竹灘，至清嘉道間始移居省會。曾王父諱，王父諱煒和，考諱榮光，號向初，以同知誥授奉政大夫，嫡妣譚太宜人，生妣何宜人，生三子并幼殤，最后得先生。先生生十月，榮光公卒，何宜人苦節撫孤，於光緒廿四年四月二十日棄養。（先生《題篝鐙紡讀圖》有句云：『我生十月孤，廿六母見背。』）

光緒元年乙亥（一八七五）　先生三歲

是年二月十五日，奉葬榮光公於白雲山下御書，坐癸向丁兼丑之原。（此墓于一九五四年遷葬金液池旁大鴻谷。）

光緒三年丁丑（一八七七）　先生五歲

是年先生在家塾啟蒙，始讀四書。夜，何宜人篝鐙自訓，先生倦，依膝下入睡。

光緒五年己卯（一八七九）　先生七歲

是年何宜人自授四子書、《詩經》先生皆能上口，夜間宜人紡績之餘，講古豪傑哲人嘉言懿行，先生凝神靜聽如成人。

光緒六年庚辰（一八八〇）　先生八歲

是年先生始出就外傅，讀《孝經》、四子書、詩禮春秋三傳，皆能朗誦，塾師謂此子天賦異才，他日必成大器。

先生撰先宜人行述云：「純熙八歲入小學，夜歸，母必問日中所授書，疰疰一鐙相對，道先君時事，輒撫純熙而言曰：『而父一生勞苦，惟此而已，生當為兒庋萬卷書。』」又先生《蒹葭樓詩》丁卯《題周養安，篝鐙紡讀圖詩》云：『八歲我受書，依窗燭如晦，我讀輒不忘，母命再促睡，程課樂有餘，縱性笞不貸。』

光緒八年壬午（一八八二）　先生十歲

是年先生讀《綱鑒易知録》及《史記》，能背誦，讀唐宋人詩，嗜之過於他書。

光緒十年甲申（一八八四）　先生十二歲

是年先生從河南龍溪袁先生遊，遍習《五經》、《左傳》、《國策》、《史記》，更習

制藝，為文千言，援筆立就，時同學已冠者無不翕服。

光緒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　先生十三歲

是年先生纂輯《古先聖賢及歷代名儒言行録》一册。

光緒十二年丙戌（一八八六）　先生十四歲

是年先生仍從袁先生游，作淮陰侯、岳武穆、文信國史論，為塾中同學所傳誦。

是年先生以《史記》一部，與同學友惠陽葉浚明，易得《陳白沙先生自寫詩卷》。（絹本七絶詩兩首）先生少年讀書勵節，於鄉先賢及晚明忠義手蹟，蒐集獨勤。逮後二十一年丁未，先生有《題陳白沙先生詩卷》七律一首，即此卷也。

光緒十四年戊子（一八八八）　先生十六歲

是年先生始出應童子試，試竣不獲補。

胡祥麟序先生《壬寅試卷》云：「純熙時年十六歲，始與祥麟同出應童子試。」

光緒十五年己丑（一八八九）　先生十七歲

是年先生應學海堂月課。作《學海堂春宴》七古長篇，宿學老輩讀之，驚為異才。

光緒十六年庚寅（一八九〇）　先生十八歲

是年先生作《姑蘇懷古二首》寄鮀江蕭殨常伯瑤，伯瑤讀之嘆服，伯瑤為先生媚丈，自是先生與伯瑤詩筒往返，月必數次，是年先生與梁夫人結婚。

光緒十七年辛卯（一八九一）　先生十九歲

是年先生奉母命，援成均之例，納粟入監，北遊京師，赴順天鄉試，試竣，被落南還，舟次通州、石城、滬江，先生均有詩紀之。

先生撰《先宜人行述》云：『純熙年十九有援成均之例者說宜人，令赴順天試，宜人趣純熙曰：「是可以行矣，兒不出觀山海，其氣象終不宏，及予未老，姑試之，得失非所計也。」顧少交遊無同行者，宜人曰：「丈夫有不能獨立者乎？」純熙廼挈裝而行，試歸報罷，宜人笑謂曰：「此行信輕矣，然丈夫子奈何跼蹐牖下哉！」』

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　先生二十歲

是年先生家居罕出，閉户潛修，遍讀《二十四史》，成《讀史劄記》二卷，萏稿中有《讀史懷班定遠》七律二首云：

壯年投筆孰英雄，萬里封侯獨羡公。燕頷未逢青眼客，兔毫甘老白頭翁。文章彪固雖終讓，勛業蕭韓直許同。我亦如君發思古，張騫何足與論功。

虎穴深探亦壯哉，出身舊令一蘭臺。毛錐幾誤千秋士，邊將多鍾兩漢材。生入玉

關非有志，久留西域不傷才。雄心若與文淵擬，矍鑠誰從絕塞回。

光緒十九年癸巳（一八九三）　先生廿一歲

是年先生居海幢寺僧舍，閉戶讀書。六月航海北上，再至京師試北闈，先生舊稿有七律一首云：

癸巳夏盡，北游將發，何丈一山、潘君蘭史、楊君崙西，以詩來贈，賦此留別：

深情賦別感江郎，草色天涯漸染霜。萬里關山奔直北，半囊書劍壓輕裝。細歌楊柳風三面，同溯蒹葭水一方。莫悵銷魂秋黯黯，菊花歸日近重陽。

北闈報罷，先生南歸有詩云：

萬里浮名一擲輕，何堪回首望燕城，南天尚有龍頭在，不肯冰銜讓子京。

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　先生廿二歲

是年先生仍居海幢寺僧舍，沈潛經史，求實用之學。二月廿八日，先生偕同人過百花村，訪二樵山人五百四峰草堂故址。先生目覩頹垣斷瓦，蔓草荒烟，先生感慨歔欷，歸途舟中，賦詩三首。三月又賦長歌一篇，題曰：『余鄉廿竹灘，山水峭美，甲午春暮旋鄉，端居多暇，日於灘下泛舟，卧聽灘聲，以滌塵耳，俯仰興懷，顧山川雖勝，必得人而後傳，惜無劉文房與之把臂話嚴灘風景也，爰歌長篇以寄慨焉。』

黃河下天飛白龍，一水瀉入天南峰。虎門開處倒激五羊石，大江西去屹立青芙

蒼。媧皇鍊之而未成，秦皇鞭之而不走。岩岩嶄嶄千餘年，驚濤駭注鎖灘口。北望海目天茫茫，南盡海門山蒼蒼。白雲一點西挹大雁影，長風浩浩東過石壁之汪洋。獅嶺控其前，象山紓其傍。橫沙一角認三瀝，飛峽萬仞連擔杆。海山蒼莽鬱今古，俯仰無際天風寒。風起水湧激石齒，怪石降風飛浪起。浪翻激石如撞鐘，砰磅訇磕數十里。狂湍一夜雷霆鳴，中有蛟龍眠未醒。呼龍待我駕海去，潛淵又卧琉璃城。怪底連宵抱珠戲，珠光上薄浮雲清。銀濤瀉地詑天半，平灘兩岸生光明。鄉人快覩嘆奇絕，尚道蚌珠戲海闕，（去歲十一月除夕、今年三月，鄉人諠傳蚌珠出現，或云：『一邑科名之兆未可知也。』）吁嗟夫，豈知龍光寶氣非終藏，禹門未登此一洩。惜昔津門望海天，珊瑚波紅蜃脂潔。中夜神龍吐大珠，照見海底混沌穴。倦遊今又故鄉回，神珠現處瀴溟開。龍兮龍兮風雲未遇且暫卧，會當直駕方壺員嶠登蓬萊。更凌九霄覽八極，坐看大瀛海水混漭瀾渙無氛埃。潑天河之水洗灘石，潭滓既去清光來。關侯之壘安足道，伏波之柱何為哉。吁嗟夫，惶恐之灘一瀨耳，英聲所至驚風雷。胡為此灘久寂寂，臨風我尚深徘徊。大呼海若出水底，為我鐫詩灘之隈。

是年先生嫡母譚太宜人卒，公子綬華生。

光緒廿一年乙未（一八九五）　先生廿三歲

是年春正月，先生遊學順德簡岸簡竹居先生讀書草堂。簡先生為九江朱先生高第弟子，是時草堂同學有開平張啟煌筱峰、南海任元熙子貞、順德鄧實秋枚等，此數君子者，

文章學行皆有名於當時者也。（先生撰《先宜人行述》云：『簡岸簡先生設教於鄉，純熙慕焉，年廿三，請於宜人從之遊。』）

九江先生名次琦，字子襄，一字稚圭，南海九江人。讀書務大義，勵志聖賢，明體達用之學，粵督阮文達公甚器重之。中道光廿七年進士，出宰山西襄陵，有治績，以不獲乎上，引疾歸，講學於九江禮山草堂，垂三十年。生平論學，平實敦大，嘗論漢之學，鄭康成集之，宋之學朱子集之，朱子又即漢學而精之者也。宋末以來，殺身成仁之士，遠軼前古，皆朱子之力也。然而攻之者互起，有明姚江之學，以致良知為宗，則攻朱子以格物，乾隆中葉以至今日，天下之學以考據為宗，則攻朱子以空疏。一朱子也，攻之者乃矛盾若此。嗚呼古之言異學也，畔之於道外，而孔子之道隱。今之言漢學、宋學者，咻之于道中，而孔子之道歧。果其修行讀書，蘄至于古之實學，無漢學、無宋學也。凡示生徒修行之實四：曰敦行孝弟、曰崇名節、曰變化氣質、曰檢攝威儀。讀書之實五：曰經學、曰史學、曰掌故之學、曰性理之學、曰詞章之學。一時咸推為人倫師表，從學者多成明體達用之士，尤重簡先生，能以文章經術著於時，垂諸後者也。

簡先生名朝亮，字季紀，竹居其號也。光緒十六年庚寅冬十二月，先生築讀書草堂於順德簡岸，四方學子，聞風嚮往，從遊者衆，先生之學，不分漢宋，而兼采其長，訓詁義理皆資以明經，惟求其學之叶於經而已，其不叶者，則據經以補正其義，故於鄭康成、朱子皆有補正焉。以經通經，以子史證經，以經衡子史，博稽儒先，折衷至當，自謂酌言百家，會漢宋之學，采為經術，以裨時務。又謂古之制度，其麤迹有不宜於今者，古之經

術，其精意無不宜於今者。經術有天下莫疆之用，天下以不明經術而大亂生也，而他求者，乃謂以經為國教，而誤天下乎。此先生所以務明經術，斷斷乎罔宣其義，而達於用也。九江先生講學禮山，承朱子以來諸儒之後，五百年來學術之變辨而正之，先生發明其義，而辨正尤詳焉。先生常以六經者，古聖賢之文，孔門所繇以經學稱文學也，義在文中，不察其文，無繇通其義，故治經者當深會其文也。而先生於經，恒因文以析義焉。其所為經注述疏，法乎古之以文釋經者，言董子《春秋繁露》，班氏《白虎通義》，其釋經之文，皆法古也。又言朱子稱蘇氏釋書，其文有過人者，此先生能文，所以能發經義之精也。昔黄勉齋稱朱子曰：『自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一人而已。』先生紹前儒，而為博約廣大精微，兼綜條理，其有得于群經之旨深矣。先生接引後進，訓誨不倦，每為講論原本經史及于時務，嚴學術之辨，使學者知尊崇正學，以求實用，大義著明而不惑於異學邪説焉。其論學之要，在明孔門四教為萬世學術之宗，而九江所講讀書以修身者實宗焉。

是年先生在草堂作《讌集桃李花下興言遡患夜分不寐》五言古體及《感事》七律四首謁簡先生，簡先生評曰：『落筆有神，得古人興象之妙，可與言詩。』又曰：『從此深入少陵、東坡諸大家之室，何待晚節漸於詩律細邪。』先生作文《書明史勤王殉國諸臣傳後》，簡先生評曰：『魄力悲壯，所謂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此文之有國士風者。』

是年二月中日戰急，日軍陷劉公島，我海軍敗，丁汝昌死之，清廷命李鴻章赴日議和，三月中日和約成，割臺灣及澎湖諸島，并遼東半島，賠軍費二萬萬兩。先生於當時國

事，憤慨萬分，作《感事詩》四章，此詩《蒹葭樓詩》未載，附録於後。

莽莽青州鼓角悲，東方何事動藩籬，紓邊未使依疏勒，按劍徒聞討郅支。豈昧安危關大局，竟難功罪論當時。降書誰委劉公島，横海雄風百萬師。

極天風鶴到澎湖，漫説炎州小一隅。嶺海春深邊信急，臺城秋老大軍孤。八閩地險今何恃，七道邊防敵不虞。依舊嶼分三十六，義軍猶欲殺倭奴。

聞道遼陽逼海氛，天戈倏止重修文。詎無殺賊關西將，不盡如兒霸上軍。五利昔猶卑魏絳，一人誰為怒朱雲。東風受吏諸公力，願教先聲待策勳。

箕封藩屬改監新，藐爾蜻蜓小國鄰。回紇徵兵憂互市，司農籌幣重捐緡。海濱貢雉知何日，湖上騎驢憶古人。廟算即今思决戰，食毛踐土盡王臣。

是年先生為楊其光崙西題《花笑樓填詞圖》卷，為楊椒坪題《雪鴻圖》。

光緒廿二年丙申（一八九六）　　先生廿四歲

是年先生仍遊簡岸讀書草堂，先生作《謁九江朱先生祠》五律一首詩云：

横流滄海變，屹立禮山祠。接地吾私淑，登堂識本師。九江儒學派，三晉使君碑。不必遺書在，聞風百世思。（簡先生評曰：『吏治、學術寫盡生平，結意尤出近人尋常見解之外。』）

光緒廿三年丁酉（一八九七）　　先生廿五歲

是年先生去草堂，作《草堂留別呈簡岸先生》五律一首云：

乾坤感高義，小子愧非材。道在斯人與，時危講席開。青山卧龍宅，紫水釣魚臺。別路多風雪，天心數點梅。（簡先生曰：『詩中溢美，韓昌黎所謂不敢當者也。』又曰：『全詩氣格渾成，青山十字，遒麗如古人名句。』）

先生自定《蒹葭樓詩》，乙未讌集桃李花下興言遐患，夜分不寐》一首夾注云：『丁酉去草堂獨居僧寺讀書。』

光緒廿四年戊戌（一八九八）　先生廿六歲

是年四月先生妣何宜人棄養，先生閉門讀禮，哀毀骨立。簡先生貽書先生曰：『佩文苦次，禮曰：「節哀順變也。」世方多難，國家需才，萬不可執古禮誤大事，權以處之，孝之道也。』

先生撰《先宜人行述》云：

烏呼，宜人卒於光緒廿四年四月二十日，既殯，純熙哀而述之曰：「宜人何氏，邑之羊額堡上直鄉人也。外王父綦貧，四歲鬻於巨家，十四歲遭匪亂，蹂躪及鄉落，主人遣二媼挈宜人之郡，舟行至東西望，日響暮矣，有估人留於其家中，夜盜至，估欲匿之，宜人曰：「盜欲財耳，奚匿為」，就二媼出衣物予盜，盜不足，方難之，宜人曰：「盜亦人耳，盍以情說之。」廼誑盜以為媼孫，傭於主人，備述其苦狀，盜遂舍去。宜人嘗曰：「人非檮杌，未有不可以感也。」中年而后，常為樂餌予人，丐到

門必予一撮米。辛年二月，米騰貴，有說宜糶麤糲以予丐者，宜人不可，曰：「自食則精，而食人則麤，安乎？」宜人既卒，丐到門有垂涕者，烏乎痛哉。

是年先生編次南海蕭㦸常伯瑤所著《蕭齋詩》二卷。

光緒廿五年己亥（一八九九）　先生廿七歲

是年先生與簡岸草堂同學鄧實秋枚、鄧方秋門昆季，同寓郡中六榕寺，閉戶讀書，沉潛經史，由是先生學益進。

光緒廿六年庚子（一九〇〇）　先生廿八歲

是年八國聯軍陷京師，先生作《感事詩》七律四章。重九後二日，簡先生與先生書曰：『今日之計，以中國戰外國，則雖盜亦兵，以中國和外國，雖民亦盜，來書殊有見也。』冬十月，先生為鄧秋門《小雅樓詩集》撰序。歲暮，先生有懷人詩四首，一簡竹居先生陽山，二蕭伯瑤媚丈汕海，三趙春坡同學美洲，四胡子賢中表京師。

光緒廿七年辛丑（一九〇一）　先生廿九歲

是年先生居海幢寺僧舍，與潘飛聲蘭史、楊其光崙西、伍德彝懿莊，過從論詩。春盡，崙西遊閩中，先生賦詩送行。

是年先生與楊漸逵、黃湙純、歐陽日瑚、黃培初諸君，結群學詩社，稅小榭於龍溪，

名曰群學書屋。

是年先生為潘蘭史題《紅豆圖》。

光緒廿八年壬寅（一九〇二）　先生三十歲

是年五月，先生將赴汴京，有詩留別諸同學云：

百年誰是渡河人，燕試無端泝汴津。肝膽尚能披鐵石，國家曾見責金繒。時艱敢謂科名賤，學養今無母命遵。一語故人知共慰，路歧南北不逡巡。（楊朱泣路歧憂學術也。）

六月，先生赴汴梁，（今河南開封）試北闈，考官兵部郎中襄陽袁玉錫季九得先生卷，嘆為奇才，一再堂薦，輒被紅勒，終至聯合十八房考官公薦，先生卷卒被落，郎中憤懣成疾，出俸貲三百餘金，梓先生闈作，以貢於海內，為文章吐氣，使不湮没，此即世所稱先生壬寅試卷者也。兹將袁郎中與先生書及羅癭公、馮恫若題跋，附録於後。

袁郎中玉錫與先生書

晦聞足下：闈中見文字，恍若晤面，抑塞奇才，至今耿耿。去冬胡子賢上舍來京，得悉知足下才品學識，竊自喜不與主司同盲。兩接來書，以公私蝟雜，久稽裁答，子賢當能言之，足下當能諒之。承寄舊作，識力俱邁恒流，同事館閣鉅公，傳鈔幾徧，同鄉周容皆學士、周少璞侍御，與蜀中傅雨農、山左于卜臣兩太史，尤為心折。當今人才消乏，其為腐簡陳編所束縛者不必論，得一二天姿過人者，又不免隳突囂張，淹博宏通如足下，乃竟

欲博一第而無能為力。鄙人嘗嘆，官非翰林，差非主試，宜乎其受人掣肘也。憤懣之極，輒用將足下闈作，付諸梓人，非第表足下非戰之罪，使識者見之，亦知當日闈中之再三力爭，實出於公憤耳。迺蒙遠寄贄刺，辭之無名，受誠滋媿，得友足下幸矣，豈敢抗顏自居於師耶？來書云：『此後絶意科舉』，所見大佳，晚近功名，無關榮辱，與其向矮屋中求不可知之數，不如種學績文，扶翼周孔，匡正時趨，以待來者。今日學堂無大小、無京外，教育之權一歸於日人之手，天時人事之所趨，隱憂殊不忍言，不知當道者誠何所見！其實日本之强，强於精神，徒襲皮毛，安能有濟，中國士大夫，棄數千年之舊學如脱屣，而傾倒于海外人文，是亦重可怪矣。瞻望時局，憂心如擣，環誦來柬，實獲我心。鄙人浮沉郎署，十有九年，近者兩宮注意練兵，易置尚待，長鐵徐蒞任，添設派辦處一所，謬採虛聲，謂鄙人勝總辦之任，辭之至再不許，百孔千瘡，整頓良非易易。今之譚維新者，感謂駐防綠營不裁，營制餉章不變，軍務必無起色，此所謂祇知其一，不知其二也。遠稽中外歷史，近觀日俄遠東之戰，足下闈中選將練兵篇，上下一心，不忘仇讎數語，實强兵之本計，以近日朝貴之腐敗，疆吏之敷衍，任事無血誠，謀國無遠見，何足語此，鄙人亦惟殫盡心力，期於職所，得為者無負而已，希愛我者尚有以教我否也。嶺南冀北，悵望為勞，海潮時起，無任珍重。

羅癭公題先生壬寅試卷

此晦聞應光緒壬寅補行庚子辛丑順天鄉試落第卷也，房師天門袁郎中玉錫，得此卷詫為奇才，評語推許備至，主試元和陸尚書潤庠，疑為私，力擯之，袁郎中三薦，尚書拒益

力。郎中憤懣成疾，比出闈，徧訪粵京官無知者，及詢新會曾文玉式如，為言其中表胡祥麟方讀書南學，郎中亟訪子賢述始末，子賢緘報晦聞，感激知己，乃託子賢為執贄門下，郎中慨奇文之不售，出俸貲三百余金，用新舉人刻硃卷例，為刊此卷，徧貽知交，每與子賢道及，輒流涕。嗚呼！愛才如郎中，天下鮮矣。晦聞之學貫古今，洞中外，豈藉一第為榮，然知己若郎中，固不能以科目例也。郎中後出為郡守，陳臬滇南，比國變解職歸，始與晦聞相見於香港，聚三日而別，還鄂後旋下世，晦聞每念及時泫然也。吾讀竟十三藝，見其揣摩深到，雖無目人亦能識之，何元和尚書必仇視至此，及核其策論第五藝，論科舉之敝，洞見癥結，乃知晦聞之所以中其忌者，蓋在於是。元和方以殿體書取大魁，屢司文柄，科舉苟廢，則彼驟失其所憑藉，不復能歲收門生，以豐其所入也，則又安得而不擯之哉。同時長沙張文達公，以愛士聞天下，主癸卯順天鄉試，去壬寅僅一歲耳，惜晦聞以憤激絶棄科舉，竟不再試，設遇文達公，必不至失李方叔也。吾生平知己惟文達公一人，自公薨後，吾遂以疏狂自放，逆知今世斷無真知吾若文達公者，故甯頽廢以没齒也。因讀此卷，觸少年情事，遂記之如此。壬戌閏五月順德羅惇曧志。

馮願恫若跋先生壬寅試卷

宋時刻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謂之程文，（見《日知録》）然皆官刻，非私刻也。後代舉貢士自刻場屋所作謂之朱卷，猶程文也。有清一代三百餘歲，科舉所得士，無慮盈千累萬，所刻朱卷亦幾汗牛充棟，今皆不傳，傳者惟此卷耳。此卷吾友順德黃晦聞先生落第文也，晦聞以奇文受知於襄陽袁部郎，而見阨於元和陸尚書，部郎得此卷，嘆為得未曾有，

三薦而三拒，卒不獲售。乃取宋時官刻程文之遺意，梓其文以貢於海內，為文章吐氣，不終湮沒，部郎與尚書其賢不肖相去何如耶？韓昌黎《送董邵南序》，以為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董生必有所遇，夫董生不遇於上官貴人，而必遇於慷慨悲歌之士，嗚呼！董生賢矣。晦聞既下第，不再應舉，栖遲里閈，作為文章，其書滿家，北游京師，賢士大夫相與傾慕，晦聞終以燕之士九，不事王侯，高其志節，假令晦聞而第，不過盈千累萬之一，朱卷流布，亦不過汗牛充棟之一，於晦聞又何榮焉。晦聞為吾邑九江先生再傳弟子，九江之教人，其條目有四：曰敦行孝弟、曰崇尚名節、曰變化氣質、曰檢攝威儀。晦聞初名玉筠，更名曰節，自號曰晦聞。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晦聞豈以遇不遇自貶其志節哉。其於九江殆嫡派真傳也。因次其本末，題於卷後，使後之學者有所景慕，而不徒科第之得失也。丙寅元月南海馮願跋，時同客京師。

先生北闈報罷，八月南歸，過朱仙鎮謁岳王廟，道漢陽，渡江訪黃鶴樓遺址，登覽大江，慷慨賦詩。先生以甲午戰敗，繼之庚子聯軍入京，喪師辱國，割地求和，國勢岌岌，幾不可終日。先生憂傷悲憤，故闈中策論，有選將練兵，上下一心，不忘仇讎之語。先生抵滬，與同學鄧秋枚發起刊行《政藝通報》，旨在輸入東西洋科學文化，藉以牖啟民智，為救亡圖存之助，此為清季末年，報刊暗中以文字倡導革命最早者之一。

是年先生築室河南龍慶里，院宇三楹，庋書萬卷，先生取《詩經·秦風》詩義，顏其居曰『蒹葭樓』。

光緒廿九年癸卯（一九〇三）　先生卅一歲

是年五月，先生北遊滬江，始與章太炎訂交，先生辛亥與胡展堂書云：『癸卯五月，節薄游至滬，詣鄒蔚丹、章枚叔兩君，未旬日而《蘇報》案發，兩君被逮，自是以來，節持種族之痛，梗於懷抱，既乃述《黃史》，發春秋攘彝大義，揭九世之仇。』

是年正月，先生有詩題曰：

汴梁歸友言，予去秋試卷，為十八同考公薦不售，刊之京師，感賦：文字真慙國士奇，深甯鐵石厚相推，功名塵土誠何惜，箋稿江湖幾處知。經術敢云三策在，霸才甯用一官縻。百年科舉成優戲，四試猶窮獨退之。

是年先生有記事詩三首云：

浪得才名海內聞，不堪時事哭劉蕡。等閒國士誰相待，猶責都門落第文。無衣還欲賦同袍，落泪曾聞讀幾遭，莫向科名哀志士，元龍湖海氣猶豪。豈有龍川博一官，著言早識中興難，東胡南越休相惜，悽絶《王風》戍甫看。

是年先生有《晚登珠江嘯海樓獨醉》詩曰：

無限歸鴉起暮寒，夕陽如畫滿江干，烟城歷歷秋笳裏，絶好河山袖手看。

是年除夕，先生有《書懷寄鄧秋枚詩》曰：

一年重回首，來日正無窮。國學予惟汝，民潮西漸東。戰雲遼海黑，春色嶺梅紅。獨有傷心者，雞鳴風雨中。

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　先生卅二歲

是年先生著《春秋民族主義發微》二卷，脫稿後先生題曰：

沈沈春夜酒醒時，寥落千秋著述悲。醜狄共防荆獨進，彼人猶是子何其。虜遑字我哀行父，國不從君痛目夷。敢作牧猪奴曲學，歌謡凄絶更誰知。

又編著《中國近世史》二卷題曰：

茫茫八百年間事，起陸龍蛇日泯棼。歲月忍編黃帝曆，蒼生猶作義兒軍。君朝法重人相斫，舊國兵多史不文。欲繼廬陵哀五代，傷心民族未能分。

先生比年，以清廷政治腐敗，國事日非，憂時感事，悲憤伊鬱之情，悉託之於詩。

光緒卅一年乙巳（一九〇五）　先生卅三歲

是年春，先生與楊漸逵、黃漢純、歐陽日瑚、黃培初諸君，成立南武公學會，治地於海幢寺側，創立南武公學堂。學會成立之始，先生撰《南武公學會叙言》曰：

五嶺以南，南武一大都會，考其所自，實始自粵人公師隅。河山如舊，已非吾土。嗟乎，今猶有漢明之遺物存者，則議郎之松、郭家之鷹爪花而已。乙巳春，同人治地于海幢寺側，創為公學一大區，覽草木之繁殖，繹夫西哲生物競爭之論，則皇然以懼，悠然以思，咷咷然以鳴，曰學者殖也，不殖將落，吾群四千年無學，種安有不衰且滅者乎？自孔子以後，漢宋經師，開門講學，以迄有明，號稱極盛，而於群治之進退，則無絲毫影響。何者？學在一二賢達，而未嘗普于吾民，蓋不獨吾粵為已然

矣。閔子騫之言曰：『大人者、患失而惑，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坐此説也。吾群遂四千年無學，夫至害遘而學焉，不已晚乎？海通以來，泰西民族主義日以東漸，以吾不學之舊族，以當歐美文明國民，則事事大窘，既知無學之為害也，大人者、則曰興學矣，興學矣。然而學校偏於行省，而於群治之進退，則亦無絲毫影響，何者？學在官則新舊有爭、公私有爭，而未嘗普于吾民，蓋不獨吾粵為已然矣。同人創是學會，為圖書一部、智育一部、體育一部、繙譯一部，將聚吾族而學焉，則又皇然以懼，悠然以思，益呲呲然以鳴，曰：『吾學固公而非官者也。』凡吾同人，毋為敗群，以貽吾族羞。菁莪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若棄莪之根，而澤其葉加之，異類而同育焉，天下將憂莪之不菁菁矣。抑又聞之《伐木》之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故箋曰：『和平齊等也。』同人丁嚶求友，倘亦有聞聲而應者乎，則不盡中原《采菽》之思矣。

四月，先生至滬，與鄧秋枚、劉光漢、田北湖、陳去病、諸宗元、馬叙倫，發起創立國學保存會，成立藏書樓，刊行《國粹學報》，學報第一期出版，首篇叙言為先生所撰。

是年先生著《黄史》史分總目、書十、表三、記八、考紀十、列傳一百八十、載記二。是書未完成，書及列傳，先後刊載于《國粹學報》各期中。（學報由乙巳至辛亥刊行七載，八十餘期。）

是年先生撰成《黄史》總叙及種族書卷一、禮俗書卷二、倫理書卷三、物土書卷四、列傳一百八十，先成《左懋第傳》、《鄭思肖傳》、《王徵傳》、《廖燕傳》。

六月，孫中山先生自日本致書先生上海，約到香港會晤，（事見先生辛亥《致胡展堂書》。）先生以事阻未赴。（章太炎撰先生墓誌云：『香山孫公主中國同盟會，聞晦聞賢，以書招之，亦不就。』即指此事。）

是年，兩江總督端方，以《國粹學報》純從古籍經史大義，發揮種族主義，播散排滿思想，慮漢人仕清之賢智者，及一般士大夫所許，遂遣上海道蒯光典謁晤先生與鄧秋枚，許以鉅貲贊助學報，并在上海杏花樓酒家，召集名流，置酒高會，說以必從，當日嚴又陵亦與斯會，先生深察其謀，遂固拒之。（章太炎撰先生墓誌云：『清兩江總督端方，知不可奈何，欲以賂傾之，不能得，即指此事。』）

光緒卅二年丙午（一九〇六）　先生卅四歲

是年先生居上海，繼續主編《國粹學報》、《政藝通報》與鄧秋枚、諸貞壯、馬叙倫、劉申叔、陳去病、丁叔雅、潘若海、麥孺博、黃賓虹、湯定之、高天梅、劉三、柳亞子諸先生過從論學。八月校刊《甲申傳信録》畢并為之跋。十月，國學保存會藏書樓開樓，先生捐古今圖書萬餘册，并為之記曰：

黃帝甲子四千六百有三年，丙午十月丁卯朔有四日，為國學保存會藏書樓開樓之晨。是日也，北風集霰，將大車之自塵，東海揚波，見高岸之為谷，深察物態，乃陳圖書。龍門史筆，豈必名山之藏，虎觀遺編，多出秦火之後。斯樓之設，乃在滬濱。地近梅花之原，人有林木之節。於是風雨君子，聞聲相思，天火同人，先咷後笑。嚶

嚶鳴鳥，俯喬木而自娛。悠悠昊天，等河麋之非偶。凡與斯會，皆為通人。屢盟無長亂之譏，作歌有告哀之響。雪交猶在，斯無負於歲寒。許劍不遥，願相斯於夕汐。況復江河大異，衣冠云亡。西方來托忒之書，新進失典型之舊。拾寒瓊於幽草，起神州之陸沉。嗟嗟東南文獻，或在於斯。松柏巖阿，庶幾不改。是為記。順德黄節。

十二月先生校訂《唐珏》、《鄭所南集》畢，並為之叙。

是年列傳成《謝翺傳》、《鄭露傳》，又成《蘋復記》及《漢碑用字正義》，除夕先生有詩送劉漢元日東渡。

光緒卅三年丁未（一九〇七）　先生卅五歲

是年先生居上海，校《張蒼水全集》正月編著《廣東鄉土地理教科書》成，先生叙曰：

陸劍南詩曰：『陰平戎馬非難敵，如此江山坐付人。』吾願舉吾粤十五州之土地，而納之吾邦人子弟之手中，曰：『毋坐以付人也。』邇者政體大更，凡百始基，莫先地方自治，後此吾邦人子弟，對於地方之得失利病，皆有責焉，否則列强覬於其旁，以吾粤為逐鹿之場者，殆未可以終日也。夫吾何力焉，舉十五州之大而納之吾邦人子弟之手中，夫吾何力焉，則以為朝廷所策者，莫急於教育，而教育所從事於地理者，莫先於鄉土，若吾十五州之土地，自吾邦人視之，皆吾鄉吾土也。然而神州萬里，際海東南之門户，蓋在此而不在彼。第曰一鄉土而已乎？嗚呼！然則吾之編是書也，第

曰舉吾十五州之土地，而納之吾邦人子弟之手中而已乎？亦知吾鄉、吾土，有關於中原全局，與夫五洲之交通大勢者，非小故也。

三月，先生由滬返粤，甫抵家門，公子綬華遽殤。先生哀痛之餘，吟咏概絶。小暑日，獨坐海幢寺後園，得句云：

鶴鳴失和祇增傷，往復吟成鬢漸霜，歷覽死生元可了，豈知人世未能忘。荒畦野竹新添笋，落日僧寮已爇香。平日尋常經眼事，今朝惟有斷人腸。

是年七月，先生赴滬，冬十二月返粤。

是年，先生刊行《國粹叢書》二十餘種，校刊《李恕谷年譜》四卷，並為伍懿莊《浮碧詞》作序，作《李恕谷年譜跋》，《亡兒綬華壙志》，成《徐孚遠傳》、《劉因傳》。

是年冬，《國粹學報》出版既週三年，學報同人舉行祝典，先生廼為文而祝之曰：

繄昔《大學》始教，雅肄《鹿鳴》、《四牡》、《皇華》三章，官其始也。自是以來，則有君學。《元經》曰：『中國之道不替，孝文之力焉。』厥後史臣頌稱，比隆周漢，自隋而後則有胡學，君學、胡學相為始終，廼至今日。予祝斯報以風天下，近文章砥厲廉隅，為國錙銖，不臣不仕，有如儒行。詩曰：『無將大車，祇自塵兮。』

是年冬先生與劉申叔、陳巢南、高天梅、柳亞子諸人發起創立南社詩社。

光緒卅四年戊申（一九〇八）　先生卅六歲

是年春二月十二日，先生過新汀，訪晚明遺逸屈翁山故里，望泣墓亭，弔馬頭嶺鑄兵

殘竈。屈氏子孫出示翁山遺像，先生題詩二首（詩見蒹葭樓集）。清明日，先生登白雲山謁墓。五月，編著《廣東鄉土格致教科書》成，先生序曰：

昔人有言，五嶺以南，濱於南海，賈胡所集，其地多瑰寶，所謂瑰寶者，能勿以物產當之耶？今歐美學者之闚人國也，往往以調查物產為務，舉吾瑰寶若數家珍，吾人生於其地，動輒茫然，乃至飲食起居日用常行之事，亦昧其所從來，與其所以為用之效，嗚呼，斯大恥矣！古者《大學》始教，即有事於格物致知，朱子曰：『欲致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然則為學之道，莫先格致，古之教也。邇來教育方新，奏定學堂章程，小學學科列格致一門，即講鄉土所產動、植、礦物之關於日用必需者，釋其作用與其名稱，俾學者有所啓發。茲編纂列，皆吾人鄉土所有，而多為日用必需之品，以是夫庶幾補教育之萬一也。嗟夫，眼前事物等若尋常，豈知旁觀者視以為非常瑰寶，有教育之責者，取茲編以啓發童蒙，使知吾十五州之土地，吾仰給者正多，則夫其飲食起居之微，皆有以明其理而適其用，知自愛以愛鄉，而馴至於愛國也，基于此矣。

七月初六日，先生由粵赴滬，海上遇大風。八月初，到杭州，遍覽西湖山水。是年先生校刊《顏氏學記》四卷、《李卓吾焚書》四卷，撰《嶺學源流》一卷、《元魏至元學者二十一人傳》一卷，成《金履祥傳》、《胡安國傳》。

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　先生卅七歲

是年春，先生就兩廣優級師範講席，提倡古文，振勵氣節。著《中國文學史概》四

卷、《周秦諸子學》二卷。春晚，先生典衣購書數十部，有詩云：

典衣原為買書貧，生事初憐漸苦辛。載籍獨尋還此日，典型雖在已無人。鐙前着影添千卷，海壖回寒過一春。已換葛裘吾自計，十年鍵户敢因循。

六月，先生校訂《張蒼水全集》成，先生跋云：『予校《蒼水集》三年於兹矣，中間湖海往還，或吴或粤，人事多端，顧未嘗一日不置之行篋間也。』

是年先生撰《宋遺儒略論》、《明儒王夫之、黄宗羲、顧炎武從祀孔廟論》、《吕大圭傳》、《王通傳》、《李覯傳》、《徐光啟傳》、《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彦傳》、《張煌言傳》、《李用、張斐傳》、《李世熊傳》。

宣統二年庚戌（一九一〇）　先生卅八歲

是年先生仍主講兩廣優級師範，著《詩學》一卷。先生序曰：

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夫詩教之大，關於國之興微，而今之論詩者，以為不急，或則沈吟乎斯矣，而又放教於江湖裙屐間，借以為揄揚贈答者有之，詩之衰也，詩義之不明也。詩序自《鹿鳴》以至《菁菁者莪》，述文武成康之治，治之以生人之道，所謂義者而已。記曰：『詩以理性情』，人之情時藉詩以伸其義，義寄于詩，而俗行於國。故義廢則國微，奈何今之論詩者，以為不急乎？夫詩三百篇，學者童而習之，然聞其義而忽其辭，則不能引諸吾身，以稱情而出，其失在不學作詩，蓋聲之感人深也。夫作詩者必盡求之三百，則經學所説詩亦已

足矣。雖然詩之義存乎三百，而辭則與世而移，顧亭林曰：『不似則失其所以為詩，似則失其所以為我。』又曰：『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勢也。』然則學詩者只求之三百，抑豈能盡其辭者乎？殆亦亭林所不許已，是故學詩者於三百求其義，於《楚辭》以降求其辭。由是引諸吾身，以稱情而出，經學所説詩，求其義者也。兹編之講習，求其辭於後世，而衷其義於三百者也。劉夢得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文。』嗚呼，詩教寖微，國故垂絶，願與邦人諸友，商榷乎斯旨，倘亦有不可廢者歟。

是年春，畫師黄賓虹為先生繪《蒹葭樓圖》，先生題詩圖上。重九日，先生與同學趙春坡登高賦詩。

冬十一月十一夜月當頭，先生有懷蘇曼殊詩，曼殊南遊天竺，與先生别已五年餘矣。歲暮十二月十七日，先生偕同學崔劭南、任子貞游東郊，過息鞭亭，小飲市樓，薄醉而歸。

是年先生撰《春秋攘夷大義發微序》、《古算名原》。

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　　先生卅九歲

是年先生仍就兩廣優級師範講席，著《史學通義》二卷。閏六月十七日，先生與梁鼎芬節菴、姚筠俊卿、李啟隆襄文、沈澤棠芷鄰、吴道鎔玉臣、汪兆銓莘伯、温肅毅夫八

人，發起重開南園詩社於抗風軒，與會賦詩者百數十人。

七月廿六日，先生出北郭，游昌華亭，晚飲梁節菴玉山草堂。中秋夜賞月城西小畫舫齋，與陳述叔談詩，先生均有詩紀之。

八月十九日，武漢革命軍興，全國人心思漢，傾心光復，先生與梁節菴書云：

節菴先生侍者，日昨侍食南園，席間先生屢詢節所以處今日之變，且以謀此邦之安，意殷如也。節不敏，蓄此誼欲陳於先生之前，亦屢矣。顧更僕難悉，敢以書達，殆詳於面陳。《商書》曰：『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此言民之棄殷也，欲喪者，欲殷之亡也，摯至也，欲殷之亡，呼天而言，受大命者之不至。嗚呼，殷民之情，亦甯有符契如今日者。簡先生曰：『蓋不欲王亡者，若殷三仁，伯夷也，此天下臣也，無不欲王亡者，則天下民也。』今天下民已去其心矣，雖有三仁何能挽民心而使之不去？箕子曰：『降監殷民，用義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於一，多瘠罔詔。』夫為上者，如讎而斂民，則下必為敵以讎上，是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為一，故民多饑殍而無告。嗚呼，今日之變，天下民盡去其心，其能勿繇此載繹書辭，然則今日雖有殷三仁亦不能責民之必忠於殷矣。至其望王以不亡也，則天下之臣之義也，非天下之民之義也，雖然為之臣者，處今日之變，亦必有道焉。箕子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靖安也，各安其義，以自達其志于先王而已。是以三仁之行不同，而各得其心之所安，箕子曷嘗咎民之敵讎於其上哉。蓋民之讎棄亦已甚矣，是故處今日之變，為之臣者，當持自

靖自獻之義，而曲體乎民之敵讎之心。若必死守一隅，欲驅此邦之民，以共殉其一身之節，即摧戕民命不惜，其如大局已去何！唐之安史，殘民以逞，其時張中丞死守睢陽，斯乃保民之道應爾，不獨忠君也，民雖死猶樂與之。然觀今日民心對於黨人，果有同於睢陽當日之民乎？是又不可不察者。日來訛言孔將，居民遷徙，十室九空，生業益困。詩曰：『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禄，夭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流亡滿目。』如此若不亟圖安集，夫豈仁人？先生道德經濟，為當道所尊，願申斯義，聿定此邦，俾多瘠者，不至終於罔詔，則桑梓蒙福矣，節之言為不虛矣。臨書皇恐，不盡欲言。

十月，廣東都督府聘先生充高等學堂監督。高等學堂原為廣雅書院故址，亭臺池榭，水木清華，向為講學之地。先生接聘後，以軍事未定，學校輟課，為顧全莘莘學子學業起見，遂允暫就。一面仍函請前監督吳道鎔玉臣回省，主持校務。先生致吳函云：

玉老先生侍者：忠簡祠頭秋祭，違教至今，不意蓬萊清淺，滄桑遽易。先生避世海外，而節老北渡津沽，往日南園追隨諸老吟眺之地，已為戎馬之所，風雅道盡，感何言喻，惟老成典型，未去諸懷，節時有狐裘台笠之嘆。比維先生道履康彊，于時自靖，興會之迹，宜勿置懷。此間都督府日昨忽函節，使隨先生之後，承理高等學堂。顧節齒晚，學行無似，曷克勝此，既已辭之再三，惟府中執事，以見馬君星台書，述及先生不肯果來，則懼斯校今歲之維持，明年之計劃，難以措置，故一再來强節，期以必就。刻堂中教員、監學諸公，亦已定期上課，則今歲維持自無可慮。然使節得以

謝絶府中執事者，在得先生惠然肯來之信，伏願先生，俯念斯校開辦有年，迄今薪木未毀，學子莘莘，薪響方切，蚤命侍者，重莅鱣堂，俾節得婉謝督府，再為航海之計，則先生不惟保存斯校，抑節受賜尤多矣。皇悚待命，臨書不盡欲言。

民國元年壬子（一九一二）　先生四十歲

是年，先生仍任廣東高等學堂監督，旋遵部章，學堂改為學校，先生改任校長。鼎革之初，軍事未定，常有軍隊佔駐廣雅，并有盜竊圖書之事，先生上書都督府，請出示禁止，原書云：

大都督麾下：節前上書，承都督頒發示諭，禁止軍隊佔駐學校，此誠都督維持教育之盛意，不惟廣雅之幸，實全粵人之幸也。高等學校為廣雅書院故址，嶺學祠在焉，冠冕樓藏書存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撫茲遺籍，能無慨會。武昌反正，黎都督以兵保護楊守敬家藏書，金陵光復，地方雖極蹂躪，而圖書館完全無毀，仁者之師，救民水火，功在一時，而保存文獻，則功在百世。民國之興，東南十餘省兵不血刃，疆吏無余闕之死忠，賢達無戴良之守節，此其故蓋在史籍之感觀，早洞明漢滿界别，義無抵抗，而民國乃收其捷效。然則食先民之報，不其鉅乎？節曩在海上，與二三同志，商量舊學，建立藏書樓，為學報以張排滿之義，當是之時，端方在甯側目，深以吾報排滿，純從古籍大義發揮，慮為仕虜之賢智者所許，既而知節等寒儁，財力有窮，書樓將不給，則遣蒯光典出名，藉以維持經費，且欲休暇節等，令

勿為文，而自任徵文海內，推廣學報。于是大集名流，召節等高會，說以必從，今端、蒯雖死，而當日與會者嚴又陵、姚子樑尚存也。節等深察其謀，卒力却之，故六、七年來，以一二人之力，艱難困苦，保存海上三十餘萬卷之書樓，誠欲發揚古義，一振仕虜之恥。何者，蓋死生禍福，不足以動賢智之士，惟古義得而折之。今虜廷臣僚，厭薄故主，或委棄土地，先自遠引，或相率反正，為民國馳驅，其中豈無賢智之士，而顧不肯以其一人之死節，抵抗民國者，繇斯義明也。吾粵藏書，舊推豐順丁氏、南海孔氏，二家皆已散亡，文獻之存，惟廣雅冠冕一樓耳。比者廣雅後垣外，常有民軍駐紮。二月十六日，王統領和順部下老告堂所管民軍四五百人，又入居蠶業學堂，軍隊出入廣雅，斬伐樹木，搬取器物，猶其餘事，不意竟於十八日私毀冠冕樓鎖鑰，遂失去藏書三大櫃，長此不已，則四百余櫃之書，何難立盡，吾粵文獻必底散亡，是豈都督維持學校之盛意，將使吾粵文獻，不能如武昌、金陵之保存，其責都督任之，而節掌斯校，尤罪無可逭，顧以十年素志，自闢之書樓，且力與保存，矧玆全粵文獻，靈光巋然。忍使先民遺著，散亡至盡。敢請都督，迅令王統領飭其部下，別謀駐紮之所，立刻退去蠶業學堂。並通令各統領，使咸知文獻所存，宜盡保護之責，禁止各軍隊入堂騷擾，以肅軍紀，以振校風。節惟建設之大，首重人材，必有真人材，方有真力量，始可建真事業，一時之血氣，可恃以破壞，茍無學養，難言建設。學校之地，即為將來建設人材所自出，時事艱難，今猶初步，易曰：『天在山中大。』又曰：『雲上於天，』需願都督着眼於閑冷之地，以儲後此有用之人材，胥視此矣，

臨書皇恐，無任迫切。』（是年三月，教育界同人公舉先生，任廣東省教育會副會長。）

是年，先生與新會唐天如等五人，發起組織天民社，創刊《天民日報》。天民社成立之始，先生為撰序言，日報刊行之日，先生為撰發刊辭，序言云：

圓顱方趾，皆稟於天。阿衡曰：『予天民之先覺，』蓋謂天生斯民，予其一也。於今民國既建，峻極民義，然墨子有言，天下之人異義，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此亂之道也。其在一同天下之義為最急，用捄斯害。墨子又曰：『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一，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夫天之愛民同等，一民不獲菑，烏乎去是。故今日之建國，當謀所以一同天下之義，而民用誠恣不自恤，民有違言，則政長之過也。民有違言，而民自容之，不掊政長，則亦民之過也。往者吾民制於君統，柔服殊絶，既甫假釋，其猶惴惴，或知識不逮，逮矣，而又散渙無理，不相屬系，雖復政長違天，不與一同其義，無其如之何。果爾，則今日雖名民國，而視制於君統之天下何異焉。滋可憂也。夫更始萬端，咸恃政長，民不與謀，實姑天義。維我同人，敢曰先覺，猶欲與政長協謀，一同消棄異義，嗚呼，曷其能已歟。

是年畫師黃賓虹為先生繪《廣雅書院圖》，先生題詩圖上，翌年癸丑，先生至京師，羅癭公、敷菴昆仲、及曾剛甫諸名流均有題詩。

是年十二月望後，先生遊羅崗探梅，盤桓竟日，賦詩而歸。

民國二年癸丑（一九一三）　先生四十一歲

是年三月，先生辭去廣東高等學校校長。四月十二日，登舟北發，同里諸子遠送江干，先生賦詩留別。五月，至京師，清史館館長趙爾巽次珊，聞先生抵京，特函聘先生任名譽協修，先生復書云：

奉賜書，辱以名譽協修相委，無蘭臺之才，而荷桃簡之命，皇悚曷極。在昔涑水開館，有道原之辟置，南豐修史，惟后山為白衣。執事虛懷，摻及巖穴，如節疏繆，愧非古人。竊維有清一代，事多剏更，備載得失，莫先書志，紀傳列舉，是非留俟他日，又悉需采訪。無能盡據官書，挈裘振領，篇目宜定，次及凡例，毋各紊淆。而今從事，殆莫逾此矣。節目疾經月，比甫少瘥，趨教需時，得效論列，敢梲河汾作經之志，亦慕扶風伏閣之勤，陳剳久稽，率報明命，黃節頓首。

是年十一月，章炳麟被袁世凱禁錮，先生聞訊憤慨，特致書李經羲仲軒，力為營救，書云：

仲軒先生執事：自清室季年，崇飾忌諱，幾鑒之倫，規諷朝政，輒蒙疏遠，于時士氣鬱薄，箸議變法，訖莫振捄，抗憤之士，則辨別種族，搜剔舊聞，揭九世之讎，以圖光復，其言雖微，而中於人心，畀曉然于類族之義者，則章炳麟為之先也。章炳麟于民國不得謂功，然其文史辭辯，倡導士夫，咸相慕襲，至以黨議繫獄，瀕死殉志，則天下之所哀矣。今以覲謁之禮有失，梲杖則橫加以風名，而實施以禁錮，此天下之所疑也。節聞儒可殺不可辱也，章炳麟誠有罪，政府宜公布之，科以應得之條，

或原其情，在所宥免，當示政府優容之異，畀天下知其所以致此之繇，不然，他日章炳麟死獄中，不令天下疑政府有槐里之事邪？夫章炳麟以氣質之偏，肆志嫚罵，雖甚狂婞，蓋愈於希風之流，乃以小故，遽收檻車，天下以為麃芻之誅，復見今日，徒令志士太息。後漢呂彊言：『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夫錮一章炳麟，而使天下之士，蓄不平於政府，政府雖不以是為患，然又豈能盡錮天下之士如章炳麟者邪？節與章炳麟，昔以文史相善，嘗嘆其人不自量力，欲以區區一掌，獨堙江河，既乃不悟，終嬰斯咎，節誠惜其不早闔門懸車也。伏維執事，愛才葆國，一言所主，政府嚮納，乃敢陳書，願建義執言，使釋累縶，如誠得其章，罪在不赦，則布告天下，與同忿疾，無取刊章。黃節頓首。

民國三年甲寅（一九一四）　先生四十二歲

是年一月，先生由京師南下，道滬小住，訪諸故舊，並有詩寄京邸舊游。二月抵粵，訪鄧爾雅城北寓齋，為題《水周堂圖》，過城西小畫舫齋，晤黃詔平，海綃樓晤陳述叔，俱歡談竟日。三月寒食日，先生北發，任子貞遠送香江，何雪一、趙春坡置酒太白樓，話舊餞行，先生賦詩留別。越月在京偕羅癭公、黃孝覺、胡子賢、梁卣銘、關吉符、關穎人、張眘洵同遊西山，宿潭拓寺，拈韻賦詩。

先生三月北行道滬，原擬東渡日本，後以事不果。遂溯長江西上，經漢口至京。是時袁世凱陰謀稱帝，都中名士，趨之若鶩，先生耿介自守，避居窮巷，深致憤慨，曾致書陳

述叔云：

述公足下：南歸小晤，旋復別去，掉頭東海，言涉滬濱，投鞭大江，紆迴漢上，乃舍舟而遵陸，袛自塵於大車。迨及首夏，重入國門，登車攬轡，悔孟博之昔游，比牒併名，喜鄭君之無恙。惟吾與子，儻弗忝焉。顧引管樂以自比，嗟麟鳳之非時。無《兔爰》獨歌，竟亦無寐。狐裘不見，誰適言從。匪語枳棘之棲，寧樂竈烟之突。無取棁杖之辱，而求燕雀之知。庶幾申屠自同傭人，諸葛苟全性命。嗟夫吾子喻之而已，柴桑故里，不忘丁劉。浣花草堂，願聞題寄。臨書伊鬱，啚素莫宣。黃節狀，四月廿一日。

六月章炳麟被移錮龍泉寺，憤激絶食，先生㽦之再致書李經羲，原書云：

仲軒先生執事：節不自量，無貫生之謀，曩以章炳麟禁錮，陳書明廷，乃辱奏記總統，雖係累未釋，而許以善遇，稾饘弗遏。胡君誦述，謂執事承總統意，用示裁剳。公言大信，度無難於章炳麟也。使其從容詔獄，臏脚箸書，殆亦無如何矣。節以正月南歸，越春及夏，聞章炳麟移置龍泉寺，而梏察綦嚴，概絶省視，則深自疑惑，蓋以曩聞，何為反汗如是。既復入都，又聞非得警監符，輒屏勿予見，是以經月，無繇通覿。比讀邸鈔，知章炳麟槁餓就絶，遺書家人收骨與其纂箸，其言哀厲殊常，既又聞檻送内城徐醫官家，不食且數日，而節丐符警監，及其未死，欲就一訣，訖不見許。竊維朋友急難，救視之義，人情所同，雖被疑危，遑恤他慮，於其罪謗，弗克為謀全免，病殆而臨訣，猶梗誠未喻，曩日之信召，節甚痛之。伏維執事，始終察節愚

戆，願立假一言，使節得省視章炳麟獄中，掇拾文獻，以待來者。至其所學，殊絶倫類，嬰疾甚之亂，宜無十世之宥，則節何怨焉。臨書屏營，惟教不悉。黃節頓首。

是年七月，先生於琉璃廠購得陳雲淙手札墨迹一册。先生於鄉賢手澤，珍重逾常，題詩册上，並徵京師名流題咏，馬叙倫夷初題跋云：

余往喜綱羅宋明忠義之士，載其遺聞軼事，以為最足動人肝鬲，存正誼而扶元氣，舍此蓋稀矣。至遇其故物，雖寸縑一字，缺劍敝研，撫摩流涕，往往不能自已。寶古人之感余，與余之感古人與，亦不復質其所以也。今過晦聞寓齋，出觀其所藏陳雲淙先生手札，墨瀋爛然，三百年如一日。晦聞固與余有同志者，况其鄉賢手澤哉！愛之固宜，余惟崇禎甲申之後，天地變易，冠履倒置，雲淙與張文烈、瞿忠宣之儔，皆維持西南，使海角山陬，猶有人義，豈非貞元之所鍾，而為光復舊物之符讖者與。輒附記數語，以質晦聞，甲寅相月處暑節日，杭東里人石屋父馬叙倫，謹書于宣城南舍。

是年十二月廿九日，先生與諸貞壯集京師詩人，於法源寺陳后山逝日設祭。

民國四年乙卯（一九一五）　先生四十三歲

是年三月上巳日，羅癭公集京師詩人，於十剎海會賢堂修禊，先生以病未赴亦補一詩。

七月，先生接天門周樹模沈觀書，始知襄陽袁季九先生春間歿於里第。先生為位以

哭，作詩志哀。

周沈觀與先生書云：

奉惠書，惘惘如夢記。十年前在大梁閘中，於故人袁季九房中，得一卷嘆為希有，既而被落，深用憤慨，頗諷及有司，而不知其為高賢也。今浮雲世改，季九亦於今春歸道山矣，悲悼何言。承見示大作，取徑極高，殆於欒城，所謂不帶聲色者，無已無往，去人正復不遠，不圖于今日見之，至為欽佩。

先生復周沈觀書曰：

辱還剳閎勵，又痛聞季師遽殂，使泰山傾頹，窮於所仰。昔日嚮往，慨乎遺塵，悠悠心喪，死者何知，於詩有云：『我不見兮，言從之逝』，三復涕下。曩者季師被命，遵義召節偕行，以家難中沮，遂更十年，始晉謁港嶼，其時烽堠夾江，夜叩逆旅，呼名請見，明日侍坐，攝照留念以別，蒼山海氣，如今不殊也。古於舉主，生不往拜，歿則哭臨，是以孺子負糧徒步。江夏季師，於節厚遇，殊同衆人，乃束芻之遺，斯禮猶缺，並媿古人矣。前日為位以哭，作詩誌哀，擬寫坿袁世兄，尤願得季師生平行事，為立副傳，以俟惇史，惟執事教之，黃節頓首。

是年冬先生於京師晤鄧恭叔，始知台山黃詔平歿於里第，毌耗傷感，致書陳述叔云：

音塵俱寂，忽易歲時，昨晤恭叔云：『詔平竟死，』嬰疾至劇，聞亦經年，尺書遺問，未之存逮，元伯生友，并負故人，昔年詩會，園亭如舊，遽判死生，能不愴惻，計其歿日已遠，哀悼逾期，粵俗所惡，敢以誄章，乞書素紙，陳詔平靈次，神其

來歆，所不可知，然予情宣渫，自不能已矣。黄節白。

袁世凱蓄意竊國，改元稱帝，事前陰令嚴復、劉師培、楊度、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六人，於是年八月十四日，發起籌安會，鼓吹帝制，變更國體。先生聞之，憤然反對，即致書劉師培，痛切詳言帝制之不適宜於中國，原書云：

申叔足下：閱報見籌安會啓，諸君標論愛國，言徵切礴，情或難知，語則有據，顧往史不可誣，國衆不可欺，若摭拾外人言論，欲以鉗制人口，一言不智，莫斯之甚。會啓謂革命之際，國家與人民所歷危險痛苦，由于國體不善，亦知明祖戡亂，中更十八年，滿清劙明，亦越二十年，史之所書，慘殺夷戮，分崩割據，其為危苦，視今倍蓰，共和創國四年，反側雖興，旋踵即戢，士不從亂，民無去心，非力不能奮，死不能致也。徒以共和維系。異夫專於一人，私於一家，舉國之人，所以不争也。自黄帝立國，君主世及，至摯以不善禪，堯病世及，舉舜民間，三代之盛，不由君主世及，實有明效，今欲復君主不世及制，則禹湯猶難，必從斯制，亦祇蔽欺一時，塗飾觀聽，是則一易君主，必為世及，承嗣或賢，而威福玉食，供奉增倍，何待易世，盤遊亂德，始足為禍，雖有憲治，為救已末矣。夫根本解决，不在君主之制，而在人民知有國家，革命之初，諸將解兵，陳書勸遜，清之臣庶，豈盡忘君，蓋為改建民主，非讓人以君位，是以不嫌而不讎，故根本解决，定於當日，今若復倡君主，則對於舊君為有慚德，對于民國，為負初志，長官雖忍隱讚同，其亞旅師氏，能無貳議，且國體一變，承認待人，强鄰在旁，誅求無已，我能以賂免討耶？鄰能遍賂，民亦能遍賂

耶？斯議倡起，未及逾旬，而士大夫之明耻者，相携持而去，已有所聞矣，義不可以利取，事不能以言飾也。夫傾覆民國，是為内亂，聚黨開會，是為成謀，豈與米博士汎論國體，著書私言，所可同語，僕以為斯議一出，動摇國本，召致禍敗，心所謂危，願因足下以告諸君，深察得失，速為罷止。民國四年八月十八，黄節白。先生書發后，籌安會對帝制進行更急，并發第二次宣言。

先生再與劉師培書，勸其速為罷止。原書云：

申叔足下：前書達覽，知拂趨旨，日昨閲報，見足下有國情之論，所陳土俗民情，關乎政治，是與國體何涉。至謂管子之法，不可以治秦，猶商君之法，不可以治齊，斯論尤為未當。夫商所為書號曰法，法者憲令箸於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準是以觀，管子治齊，已有任法，法禁重令諸篇，是則商鞅治秦，實師管子。其后漢除秦法，秦亦以理，文景而降，則又治以黄老，何必商鞅。此蓋政術之窮變。本無一定，足下必强為區制，以證民主之不可以治中國，豈為通論。今日又見足下所為唐虞禪讓與民國制度不同論，所辯唐虞君位不世襲之説，似為僕前書而發，堯舜二典本為同篇，稍理今文者無不知之。僕前書謂黄帝立國，君主世及，堯病世及，舉舜民間。何嘗目為民主，若夫君位世及，當時實為定制，觀顓頊、帝嚳皆黄帝之孫，摯雖不善，然以長故，得承高辛，可為明證，堯以是病之，乃廢斯制，舜以是病之，亦廢斯制，是君位世及之不善，堯不惜舉舊制而廢之，夏商復世及，則盤游亂德之事，生于易世，由今觀之，官天下制，苟能行於三代，垂為后世法，則君

位雖尊，惟賢是與，庶幾天下為公之道，復見隆古，蓋官天下制雖由授受，亦必徇諸民意，禹授益而天下未洽，則終屬啓故，君位之繼承，咸以民意為轉移，非若諸君所謀，預定世及之計也。要之民主、君主之辨，今日猶為空譚，就如諸君言，謂必君主方足以治中國，然求其具有君主之資格者，今尚未見其人，僕觀吾國創業之主，必有掃除敝政，恢循領土之功略，而后舉國方奉之為君，是故漢高帝、唐太宗、宋藝祖、明太祖，皆以有是兩者資格，而天下翕然。夫果能是，欲為帝則竟為之矣，初無待于研究也。至若摧共和，復帝政，外乘所記，以拿破侖之梟傑，由總統躍為帝，武力所至，幾混全歐，不過十稔，被流荒島。三世拿破侖效之，初被選總統，則誓行共和，既得大權，遂陳兵五十萬，逼國人上帝號，而卒為普禽。斯亦可為殷鑒。惟彼二君，皆能以武力取之，非得於文士之論議，及他人之勸進也。是故雖至禍敗，猶足為雄，遠觀漢唐以來，近衡域外，實于今日，舉無所可，願因足下之辨，復申言之。黃節白，八月三十一日。（先生反對帝制，居留京寓，恐為袁氏加害，於八月杪避居津沽法租界，至十月始返京。）

是年，先生有詩挽麥孺博、黃詔平，并為《胡夔文題戴鷹阿山水畫册》詩十二首。

民國五年丙辰（一九一六）　先生四十四歲

是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首聘先生充文史教授。

是年三月三日，上巳清明同日，羅癭公、羅敷菴、梁鴻志合請先生，與陳弢菴、陳石

遺、曾剛甫、陳師曾、黃孝覺、林宰平諸公，同至東便門外壩河修禊，晚飲明湖春酒家。

先生有壩河修禊詩。

是年，先生目覩士夫廉恥掃地，復以北京政府國政敗壞，武人干政，綱紀紊亂，憂憤傷時，八月十日致書章炳麟云：

太炎先生足下：前奉復書，知黨爭鬧結，各不相能，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也。袁世凱違義稱帝，自絕兆姓，當其盛時，蓄兵行賞，市桊於天下，然猶假籌安會之名以為嘗試，陽託民意勸進，彼其心猶懼廉恥所在，絀于士夫，故嚴復、劉師培、本無奇能，亦乏爪牙，以其儒書，必令列名，又嘗以此諷馬其昶，蓋欲毀喪士節，以行其奸。無耻之流，若王闓運、葉德輝、樊增祥、繆荃蓀諸人，遂相率稱臣妾矣。滇黔舉兵興討，而天下響應，兵不强於北也，饟不足於袁也，徒張義以為敵，覆袁而後已，天下廉耻，乃在草野，豈不痛哉。當斯之時，南方部黨咸相忘於義也，兵未告終，袁氏遽死，中樞既易，深勞南方，乃虛左一二閣員，以示酬予，又陰縱僉壬逃匿，始下令逮捕，欺飾觀聽，未嘗以義謝天下也。南方動於利，輒又不責中樞以義，於是愛尚相奪，逶迤其道，孫洪伊、谷中秀、范源濂，遂備位閣員，翩然來矣。夫奸人未戮，大義未正，餘孽猶布，澄清無期，民黨何辭，苟安尸位，是甘受中樞之利不以為失，蓋天下亡義也。國會尊嚴，立法之地，乃容逆徒，置喙不悟，蘭蕕相並，害及正人，取輕全國，乃滬上議員亦翩然而來，比牒並名，不以為耻，蓋天下亡義也。為中樞解說者，謂奸人未戮，近則刦于吳炳湘，江朝宗，遠則刦于倪嗣冲、

張勳，怵其武力橫決，不克兼誅首要，故為附逆議員免爾。夫義可折兵，帝政違義，天下所知，彼江吴長逆，明正其罪，止於一身，軍警何怨焉。使黃陂繼任伊始，而兇悖成禽，則一震之威，張倪慑栗矣。不此之圖，惟隱忍屈法，於是武人强干政治，訾謷國會，橫不可制，即龍濟光肆饞構釁，糜爛粵東，中樞嚴令，莫能遏止，若是者繇於不戮罪魁，不革除附逆議員，舉厝刑賞，長奸人之氣，失天下之望，遂無繇以義正暴，使僉壬長存，士氣不振，威信墜地，禍亂無已矣。自古鼎革之際，非掃除更新，不足為治，今大亂未極，輒事補苴，苟安旦夕，人才闒茸，賢智隱遯，而飾巧馳辯，要能釣利者，充於國中，欲圖振救，蓋無望於在上者矣。足下當絜身高志，題拂善類，激揚風流，議論當世，誅絶饞諂，不為牽率，庶幾以心力回變，期乎方來，若夫執簧執翿，陽陽自放，則僕竊慕焉，未能至也。節白。

是年臘月，京師大雪逾尺，先生與劉三、唐大如、伍憲子，登江亭賞雪賦詩。是年先生在大學主講史學，著《中國通史》四卷。

是年除夕，先生作《歲暮吟》一篇，自述二十年前事，先生感慨懷抱，出處志節，可於此詩中見之。

民國六年丁巳（一九一七）　先生四十五歲

是年先生仍就北京大學教授，同時劉師培亦在北大講學，先生以劉為人反覆無耻，特致書蔡元培譴責劉氏，原書云：

子民先生執事：昨晨趨候，得承教益，幸甚、幸甚。申叔為人，反復無耻，其文章學問，縱有足觀，當俟其自行刊集，留示後人，不當引為師儒，貽學校羞，蓋學科事小，學風事大，爾來政治不綱，廉耻掃地，是非已亂，刑賞不行，所賴二三君子，以信義攜持民心，若奸巧之人，政府所不殺者，復不為君子所絕，則禽獸食人不遠矣。申叔之無耻，甚於蔡邕之仕董卓，顧亭林云：『邕以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後人為立佳傳，士君子處衰季，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喈之為人，其戒之哉。』是故節以此責公，非有怨於申叔也。民國初元，申叔以委身端方，流亡蜀中，是時死生失耗，公與太炎嘗登報訪問，恕其既往，謂其才尚可用，卒使川吏保護南歸，公等故人待之，不為不厚矣。及其來京入覲，太炎方被梏察，乃始終未一省視，何論援手？公昨云：『故者無失其為故，』彼於故人何如也。節疾惡殊甚，言之過激，然以賈郭之賢，而見鄙萊蕪，當今之世，實不能以優寬仁柔為事，公當諒之耳。黃節白，六年十月廿二日。

是年二月，先生接章太炎論政書，先生復章氏書云：

奉讀手書，承垂念至感。今之政府，豈尚有餘望。當帝議熾時，節曾與執事言，它日非殺戮，不足以明廉耻。黃陂繼任，段氏當國，乃不戮一人，且陰縱元兇宵遁，是非刑賞不明，使善者何勸，惡者何畏，威信既失，於是張、倪之倫，輕肆橫暴，為亂於國，名流政客，更挾此輩以自固，隱相為敵，天下禍未已也。長素猶堅持復辟之說，投張、倪之所利，節意此事終當演為事實，必待第四次革命，起而摧之，以收辛

亥未竟之功，決不容民國史中，有皇室條件。顧某某基礎未固，羽翼未成，曩之革命鉅夫，已無朝氣，各營利達，未之遠謀也。節長慮却顧，深欲結識南方將吏，有忠誠謀略者，竭吾才助之，於此一二年間，保境息民，訓兵養士，以待天下之變，它日將以一隅而維繫全國，武鄉當日不北投曹氏，遠於荀文若輩，知非書生之力所能與之爭也。必取蜀然後修內治以討賊，蓋非是無可藉手。前書謂某某可用，即是斯意，豈獨為身謀邪？然雖懷抱如是，而未嘗語人，近且馳意院坊，以送白日，亦往往竊嘆也。執事講學滬江，提倡泰州之學，發揚士氣，聞而向往，節以為講學呈效極遠，宋元儒者講學，其收功皆在易世，今日宜有陳仲舉之徒，樹立風聲，抗論惛俗，又能驅馳嶮巇，爭衡同朝，或足震懾姦宄，漢史所謂：「愍夫世士，以離俗為高，而人倫莫相恤，以遯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自漢而後，心齋之學庶幾近之，然則執事遽廢進取，亦為非計，要之激揚風流，漢世諸儒為得，以其救國，在正朝士，若夫赤手搏龍蛇，身與天下國家一物，此雖心齋要旨，然以召學者，恐亦收易世之效而已。

重陽日，先生與梁節菴同至萬生園賞菊，先生有詩賦呈節菴，節菴亦有野園看菊答先生詩。

節菴詩云：「話別南園泪已深，無詩負汝有同心。黃花多恨今方見，白髮何因病更侵。秋事闌珊人幾在，鴉聲零亂樹全陰。思量此會憑何記，主客園亭值一吟。」

民國七年戊午（一九一八）　先生四十六歲

是年，先生仍就北京大學教授。六月，先生南下抵滬，過鄧秋枚，相見歔欷。先生《蒹葭樓詩》中有《滬江重晤秋枚》一首云：

國事如斯豈所期，當年與子辨華夷。數人心力能回變，廿載流光坐致悲。不反江河仍日下，每聞風雨動吾思。重逢莫作蹉跎語，正為栖栖在亂離。

七月，先生遊杭州，訪黃賓虹、誼貞壯於湖上。賓虹為貞壯畫《楊華圖》，先生題詩圖上。

九月先生往津沽訪舊。

十月，何劍吾至京師謁候先生，留影紀念。先生贈何詩云：

五年北客傷時語，一日逢君語更深。叢菊晚華秋欲盡，九城寒氣雨初沈。可憐赤手拏龍學，祇付黃金買醉吟。莫問歸期且言別，依依玄鳥向陽心。

是年歲暮，先生懷劉棫甫詩云：

與子歲闌語蕭瑟，江亭題詩更何日。淞江送子我泛湖，一別音塵遂相失。聞子鍵關不殊昔，我亦沈冥求自逸。方今逐利遍士夫，拜金豪率為之奴。世事人才不足問，憂在風俗誰能扶。如子狷介吾狂孤，乃獨揮金尋麗姝。城南酒壚日再過，珠江燈艇今何如。吾儕所志豈燕雀，寧沒蓬蒿死溝壑。天下大義即在茲，子能不愧吾不怍。旁人笑謂腐且迂，獨與佳人共清酌。酒酣憶子夢見之，往往悲來嘆飄泊。瘦妻痴女不復懷，饑寒知己鬻珥釵。子有所聞弗為異，西南大計當安排。春明客思祇如此，寒梅昨

夜開高齋。
是年先生有詩《輓黃孝覺》，觀先生是年所作諸詩，具見先生對當時國事憤慨之深。

民國八年己未（一九一九）　先生四十七歲

是年先生仍就北京大學教授，除赴校課外，閉戶著書，罕與人接。清明日，先生與同學諸子登江亭賦詩，晚飲酒家，欣然自樂。
是年春，先生作《春風城南花》五言長古詩一篇，傳誦都下，羅癭公持示京中諸名流，皆擊節嘆賞。
冬，梁節菴逝世，先生有詩輓之。

民國九年庚申（一九二〇）　先生四十八歲

是年，先生仍就北京大學教授。
清明日，與易魏齋、王秋湄同過法源寺看丁香，賦詩紀遊。
十月，南歸抵粵，省視家人及訪問故舊，至是先生離粵已七年矣。先生過北園詩云：
　　故園兵火七年間，夢里常懸北郭山，壠墓欲依雲自遠，溪堂重過水猶潺。與言野叟疑非世，已倦林鳥識始還。可奈栖栖復行役，暫憑尊酒慰時艱。
是年，先生撰《慈當道人塔銘》、《乾城王孺人傳》、《信宜黎宜人傳》。

民國十年辛酉（一九二一）　先生四十九歲

是年先生仍就北京大學教授，當時北京政府積欠教育經費甚久，先生生活困甚，歲暮以重值購上元朱述之緒曾所校《曹集考異》鈔本四册，先生題詩其後云：

萬端零落苦為詩，不見陳王廿卷辭。值重上元箋校本，寒無卒歲米鹽貲。催人絶業嗟何及，多難成篇我謂危。欲問如今解誰語，苕苕終有客兒知。

是年，先生購得南園諸子《送黎美周北上詩卷》，（卷為陳子壯及晚明遺逸歐主遇、黃聖年、李雲龍諸人賦詩送黎遂球美周北上詩卷，卷中歌者張喬詩翰，尤為罕覯。）先生以鄉賢忠義之迹，實不易得，題詩云：

寥落蓮鬚閣里詩，雲淙別館亦凌夷。十年舊憶南園會，留與傷心後輩知。

先生得卷鄭重珍藏，逮後十二年癸酉重裝，細考卷中諸人傳略，並跋云：

此予辛酉上元夜題此卷之詩也。其時羅澤棠携置此卷北來，屬為題句。既以予與南園諸子淵源有自，乃慨然以之相讓，故予詩雖題，尋復裁去。荏苒又十二年，今日展卷，憶辛亥七月，梁節菴先生重開南園詩社，與會者八人，予以齒最居後，今亦老矣。前輩零落已盡，不獨少陵有高才凌替之痛，因復取舊詩重題卷末。節菴先生南園重開賦詩有云：「老柳疏疏人照水，山亭隱隱竹成烟。閑年風物當誰賦，空憶陳黎一輩賢。」予輟詠經年，去鄉萬里，悠悠往躅，自知非其人也。癸酉夏六月，黃節寓北平題記，時年六十一。（按此卷為粵東重要文物，先生下世，卷歸番禺葉恭綽，一九四九年解放後，葉移贈廣州美術館保藏。）

是年先生為朱祖謀彊村題《霜腴圖》、為弟子胡伯孝題《湖濱階隱圖》。

是年，先生除夕詩有句云：「收盡狂心自去年，餘年廿亦附詩編。」知先生從此無事功之念，有閉户著述終老之意矣。

民國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　先生五十歲

是年先生仍就北京大學教授，錢塘張孟劬同時講學北大，先生與之過從最多。三月，孟劬南歸休假，先生有詩送行。

九月，王寵惠署北京政府國務總理，邀先生任國務院秘書長，先生辭謝。（先生逝世後，王輓先生聯語云：「贊書仗通才，去日記曾懸榻待。」殆即指此事。）

是年先生與曾剛甫、余樾園諸公，參校梁莅節先生遺詩四卷。

九月，先生函復北京大學同學安文敷仲智論詩書云：

手書至今始復，人事匆遽，為歉如何。大謝以易、老、莊、騷、内典為根柢，善談名理，開漢魏以來所未有，能在景中寓理，孤懷苦思，極難極夷，不徒善寫山水也。初觀古人詩，往往從詞句聲韻求之，此境僕亦曾經歷，設再深研，則將進而求理境。足下謂大謝詩使人厭倦，而獨賞宣城「大江流日夜」一首，此正英年人才思駿發所至，若深研大謝，則知小謝此詩不難到耳。僕主張詩學，年前已一再言之，以為唐以前陳思為大，而陶、鮑、二謝輔之，唐以後少陵為大，而韓、孟、梅、蘇、黄輔之，其餘諸大家不廢流覽。兹事未可速成，終身為之不足，至死而後已。若但淺嘗便

加臧否，先存定見，恐無進境也。僕年來百學俱廢，所未置者詩耳。於陳思當思增注，大謝已粗就，未暇細删，小謝注已過半，畢後擬從事陰、何兩家，於宋則欲選注宛陵，至于自己為詩，每恨名理不充，于六經諸史以外，多未窺見，至是乃悔讀書已晚矣，無如何也。今秋開學，擬續講宣城，畢後乃補論明遠，於宋則續講東坡，畢后乃補論宛陵，自後選詩不分年級，僕所任專家之詩，魏及六朝，與宋代數家。聞唐代詩為沈君尹默擔任，若元明清三朝之詩，不知何人任之，僕謂此三朝詩，只可選論，無專研之價值，若謂欲求歷代詩學變遷之大勢，則在文學史中觀察可耳。

是年，先生在大學講授杜詩，并校訂德州盧世㴶所著《讀杜私言》三卷付印，先生序曰：

五六年來，予在大學論杜詩幾四次矣，顧念古之詩人，變騷賦而開六朝諸派者為曹子建，變漢魏六朝而開兩宋以來諸派者為杜少陵。予始去年論曹詩，為之補注集說，甫成初稿，又遞論二謝，未遑卒畢，中間復論少陵。夫杜詩箋注解釋，無慮千數百家，非若曹詩曠二千年無人注釋，故學者于杜自易尋求，惟其篇章極富，諸家舉其典制、事實、字句、章法者詳矣，若夫能貫穿一意，提挈大綱，比類研精，以窺全體者，蓋殊罕也。有之則惟見德州盧世㴶氏《讀杜私言》，盧氏有《杜詩胥鈔》，其《私言》三卷，別行久佚，曩歲過揭陽曾氏湖樓，得讀假歸，校録存之，今年再論杜詩，用舉此書付印，以示諸生。盧氏有言，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全杜詩迎刃而解矣，非予所能贊也。壬戌三月，順德黃節序。

民國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　先生五十一歲

是年先生仍就北京大學教授，注《漢魏樂府風箋》十五卷成，孫中山先生開府兩粵，任先生為元帥府秘書長，事前派廣東省公署政務廳長陳樹人赴北京迎接先生返粵。先生於一月南下，過姑蘇訪章太炎、王秋湄，並同遊虎丘，至杭州訪諸貞壯，同遊西湖，先生均有詩紀其事。先生抵粵，密察形勢，力辭不就，小住兼旬仍北上。先生在粵有詩云：

北園再過往，朋舊日游讌。故鄉直如此，創夷歲展轉。言治不保民，蓄兵以滋亂。盜賊等丘山，風俗淫洛宛。芳尊詎能祓，白日忽已晚。先墳在咫尺，戒暴嘆遐遠。時榮曷足留，黃鳥徒相勸。

觀此詩，可知先生當日不就之意矣。先生離粵後，陳樹人、劉栽甫二氏仍親至香港挽留，《蒹葭樓詩》中有《二月十九日發廣州海上作》句云：「眼前豈有安民策，多謝群山阻去舟。」此一句即指此事。

先生在粵時曾為汪季辛題《秋庭晨課圖》。五月歸安朱彊村刻新會陳述叔《海綃詞》一卷，彊村以先生與述叔有舊，請作序。辛亥七月，梁節菴重開南園詩社，梁每與人言，「黃詩陳詞」，即先生與述叔也。

是年，先生撰《漢魏樂府風箋序》、《鮑參軍詩注序》、《漱玉集序》。十二月先生著《鮑參軍詩注》四卷成，錢塘張爾田孟劬序曰：

順德黃子晦聞，劭聞敦行，學無所不窺，而獨昌於詩，其詩歷宋之後山、宛陵諸

家，盡規其度，又浸淫於漢魏六朝古樂苑被聲之詩，得夫古所謂風者而好之，悉發篋藏，闢幽鐍創為之注，融金膏，芟孔翠，其奧殫李崇賢之於選，其機會甄釋，上探騷辨，旁究蒼雅，顏秘監之於漢書，蓋善詩者或不善注詩，不詩者又或假注詩掩其不善詩說，古之詩如牛毛，求今之詩乃麟角，兩者交相詬黴，黃子通其郵，莊嶽庚庚，其傫矣乎。語有之：「成康没，頌聲寢，王澤竭，詩不作。」夫詩至於不作，非詩病也。賢人君子覩世變，知其無所復益而不作也。玄黃閉情靈壅，民之揪傷瘝抑，至於舉世無詩，舉世嘆詩無益而不復作詩，此其為世何如世邪。黃子少卓犖，蓋嘗慕陳同甫之為人，更歷艱虞，韜光沈聲，歌詩百數章，藏棄不輕出，顧獨窮日力，劘古人之詩而疏瀹之，人第驚黃子學之之勤，而不知黃子之志，自茲隱已。余知黃子者，曩客北都。無三日不見，見必言詩，今別經時，適鮑詩注成，因序以貽之，異時湖山清夷，烟哦霞謠，吾知黃子且益出其詩與斯注相鼓吹焉。犂傷瘝抑之氣，感而為沖礴澹沱，其諸世之一治也歟。癸亥嘉平之月，錢塘張爾田。

民國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　先生五十二歲

是年，先生仍就北京大學教授，主講《樂府》及《漢魏六朝詩》，六月，先生致書梁任公論《毛詩》、《楚辭》書云：

任公先生足下：四月間曾致尺書，敬質大論《孔雀東南飛》一詩，以何證舉為六朝後作。蓋其時僕方說漢詩至此篇，極願詳聞證舉，一裨孤陋，乃至今未承賜答，深

嘆前輩往復論學之誼不可復見也。昨又由門下得讀大著《要籍解題》論《詩經》、《楚辭》兩篇，示學者以讀書之法，義至美矣，但鄙見有不能無疑者數端，敢質之於左（中述質疑《詩經》、《楚辭》十余處因文長從略）：以上數端，有所疑者，願足下深求之方，今學子趨向，皇皇無定，足下一言一行，足動觀聽，夫義在指導後生，何可輕率從事，況義例不明，援據失實，自欺不已，更以誤人，亦豈所望於足下耶？年來學者，倡導后生，對於一己則自信，對於古人則懷疑，以武斷為能，翻新為職，後生學子，手甫一編，輒大言古人多誤、多偽、多愚也，於是逞臆矜奇，而自以為智，紛紛者皆是矣。夫學有創獲，未可速成，不信古而懷疑，其所學於古者斷難深入，以淺嘗之人，而生疑古之念，則古書無一可讀者矣。以僕所聞，我輩四五十歲後，不讀書而翻書者有之矣。翻書將就吾意之所主者而得之，則揭擷以為證，而敷辭以惑人，於古人之言若事，其前後之異同奚若不問也。故援引謬誤，冤誣古人者，十常過半，舉以語后生，受其惑而不知，則更慕其風，採其法，不讀書而翻書，著為文史以獵名，於是蒙害者逾烈，僕傷心觸目，今日實不能已於一言，倘足下亦有慨于此乎？甲子六月十六日。

八月，先生著《謝康樂詩注》成，並撰序。九月羅癭公逝世，先生為詩哭之，先生居京師十餘年，與癭公過從最密，論詩最契，癭公之逝，先生無任傷感。

是年歲暮，先生有詩贈門弟子李滄萍。（滄萍畢業北京大學，從先生受詩最久，頗能傳先生之學，同門謂滄萍之於先生，猶后山之於南豐。）

民國十四年乙丑（一九二五） 先生五十三歲

是年先生仍就北京大學教授，著《詩律》一卷。四月廿五日，先生偕同人往西山會葬羅癭公，先生作會葬詩有句云：

詩名被塚傷心見，世業成丘達者悲。大息交情祇如此，送君臨穴最終時。（癭公自題墓碑曰：詩人羅癭公之墓。）

是年先生居恒慨嘆，目今學子，群騖虛名，不求實學。七月廿四日，先生與弟子李滄萍書曰：『某君欲得《毛詩》、（先生所著《詩旨纂辭》）不過為伊講授所需，是以如是之急。否則必不如是勤求也。此乃為人之學，然今日青年有此亦以為賢矣，可不深嘆。近日青年好學者，或知於學問文章求一時之名，而不知學問文章，由品節性情所發，若急於著書求名，此乃漢學家餘毒，前清考據之學遠邁宋明，而人才衰息，國事日非，何也？由學者不知有品節性情也。文章從養氣得來，豈多作即善耶？又曰：『足下為學，當立課程，專主一書，旁參百氏，日必有恒，勿見異輒遷，必貫始終，方有成就。前輩讀書之法，未有不如此者。丁劉二君以應科舉書院之習治學，乃急求近功，騖於一時之名，而忽性情身心之人，蓋未聞詩者也。僕用深慨，尚喜足下終不我欺，為可與則於道，貧不足憂，願從學中求樂。』

是年八月，諸貞壯自杭州南赴京師訪問先生，中秋前一夕，先生偕貞壯同過社園賞月賦詩。十月貞壯南歸，先生有詩送行。

是年冬，胡夔文逝世，先生有詩挽之，并有贈張鵬翹詩。鵬翹畢業北京大學，善鼓琴，為先生高足弟子。

是年先生撰洪樵舲《悲華經舍詩存序》、《黄詔平詩集序》。

民國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　先生五十四歲

是年，先生仍就北京大學教授。批校許巽行著《文選筆記稿本》十卷，原稿本蟲殘破碎，不可爬搔，先生親為釐剔校正，重自鈔録，硃筆精楷眉批，此書未刊，存何氏嘉樂園。先生以清社既屋，專制君朝收局，應有詞賦紀之。先生立願作故宮賦一篇，於《北京大學日刊》登載徵集故宮資料啟事一則云：

雙十節日，不佞過清宮有所感觸，立願為故宮賦一篇，竊念平子二京，太冲三賦，成之十稔，匪尚侈言。清宮自遼金以來，桑海遞更，倍蓰前代，凡城邑之變遷，宮庭之沿襛，經籍之存散，書畫之留亡，禮俗之所由，威儀之所著，以及苑囿之陳迹，禁闈之佚聞，金石器物之刦餘，鳥獸、草木之舊狀，悉關佐證，用實篇章。不佞一人之聞見，何足以盡之，深望魁梧長者，文獻世家，告我舊聞，詒我今載，若其孤本，則希見假，俾付鈔胥，若須口陳，則願召譚，俾為記録，用敢期之三年，作成斯賦。太冲有言：「匪本匪實覽者奚信。」不佞年力已衰，繁憂中集，及今不賦，來日曷徵，故竭微誠，以求友助，豈惟岷邛之事，載訪孟陽，抑且靈光之成，願先文考。黄節謹啓。

正月，先生著《阮步兵咏懷詩注》成，先生序曰：

余既箋《漢魏樂府風詩》，復為鮑謝二家詩註，以癸亥之春南歸，過武林訪諸君貞壯湖上，得見仁和蔣東橋所注《阮嗣宗咏懷詩》，假歸卒讀，竊嘆東橋是事，感我無窮，昔李崇賢論嗣宗詩，謂有憂生之嗟，文多隱避，難以情測，故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何義門譏之，謂籍之憂思，所謂有甚於生者，注家何足以知之。崇賢頗采顏光禄、沈隱侯説，亦第見之昭明所選十七首中，東橋舉全詩八十二首，欲表嗣宗千古不明之志，信能突過崇賢否乎？不為義門所譏乎？余安敢重注？世變既亟，人心益壞，道德禮法，盡為奸人所假竊，黠者乃藉辭圖毀滅之，惟詩之為教，最入人深，獨於此時，學者求詩，則若饑渴，余職在説詩，欲使學者繇詩以明志，而理其性情，於人之為人，庶有裨也。念參軍沈抑藩府，康樂未忘華胄，其詩雖工，其於感發人心，不若嗣宗為至。東橋是注，為益詎少，然有附會失實者，有為舊説所誤者，有未明嗣宗用古之趣者，茗茗千載，余取而重注之，其視東橋所得幾何，顧余寧受譏後人，余於此時不重注嗣宗詩，則無以對今之人，其於嗣宗猶後也。古之人有自絶於富貴者矣，若自絶於禮法，則以禮法已為奸人假竊，不如絶之，其視富貴有同盜賊，志在濟世，而迹落窮途，情傷一時，而心存百代，如嗣宗豈徒自絶於富貴而已邪？余是以欲揭其志，盡余所能知者，以告今之人，鍾嶸有言：『嗣宗之詩，源於《小雅》。』夫雅廢國微，謂無人服雅，而國將絶爾，國積人而成者，人之所以為人之道既廢，國焉得而不絶！非今之世邪？余以饑寒交困，風雪窮冬，茅棟孰憂，妾御求去，故鄉路阻，妻孥

莫保，暮齒已催，國亂無已，而獨不廢詩，余亦嘗以辨別種族，發揚民義，垂三十年，其於創建今國，豈曰無與，然坐視疇輩及後起者，藉手為國，乃使道德禮法，壞亂務盡，天若命余重振救之，舍明詩莫繇，天下方毀經，又強告而難入，故余於三百篇既纂其辭旨，以文章之美，曲道學者，蘄其進闚大義，不如是不足以存詩也。今注嗣宗詩，開篇鴻號翔鳥，徊徘傷心，視《四牡》之詩，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抑復何異。嗣宗其《小雅》詩人之志乎。故余於其事，不敢妄附于其志，則務欲求明，不如是不足以感發人也。往往中夜勤求未得，則若有鬼神來告，豁然而通，余是以窮老益力，雖心藏積疾，不遑告勞者，為古人也，為今人也。夫古人往矣，以余之渺，思上接千載，是惡能無失，俟余他日有所考見者，與所解悟者，當補正之，倘其無及焉，以余之不負古人，則後之人寧獨負余，亦必有匡余矣。丙寅正月二十日，黃節叙于宣武城南寓齋。

是歲中秋夜，先生偕弟子李滄萍、張友鶴同觀月社園。重九日與俞伯敭登高瓊華島，先生均有詩紀之。

八月，先生為胡夔文《知困齋詩存》撰序。丙辰除夕，先生撰《歲暮吟》一篇，羅癭公和之，時閱十載，今歲丙寅除夕，先生續前吟，更為此篇，先生生平志節，可於此兩詩中見之。除夕先生與弟子李滄萍書略云：「當今人心，不扶善士，窮餓乃吾輩所當受者，僕十餘年來，未嘗一日無物在質庫中，鄺湛若有《前當票記》、《後當票記》，所當乃琴書等物，尤為傷心，視吾輩區區衣物，何如也。（是年滄萍居北京困甚，故先生詒書慰之。）

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　先生五十五歲

是年，先生仍就北京大學教授。正月，先生患腎臟炎，病甚重，卧床數月，幾至不起，至四月始漸康復，先生病中與張孟劬書，云：

孟劬先生足下：病中屢由李生滄萍傳達雅誼，垂念賤恙，至為感激。此次弟一病幾瀕於死，刻下暫告痊可，然步履未健，腕手乏力，不耐構思，飲食量減，尚須休養數月，方可復元，至今仍未罷藥，與客多談則喘作，握管多書則神疲，故校課已大輟矣。滬中兵火，屢欲作書致候，心力不强遂已，比聞道體時多不適，復有憂生之嗟。弟在病中，頗悟死生之理，蓋情足亂性，生無可戀，則死無所知，此為最妙，願足下於疾痛死生，置之度外，妻子名業，勿以為念，則居恒泰然矣。弟病中除起卧飲食略感不便外，毫無所苦，以性不為情亂耳。（觀此書可見先生學養之深矣。）

是年三月，日本學者某君，刻先生丙寅詩一卷。

五月初三日，王靜安自沉頤和園昆明湖中畢命。越五日，先生偕東方友人，橋川子雍、小平綏方，出西郊，訪其故居，為詩弔之。

七月先生以病后健康未復，又以是時奉軍入關，政局混亂，北京大學因受時局影響，易長改組，先生遂决意辭去大學教授。八月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聘先生擔任導師，先生亦辭謝。

是年除夕，江都閔孫奭元召逝世，先生為詩哭之。元召畢業北京大學，從先生受詩，

先生甚器之。是歲重九日，先生獨游萬生園，坐豳風堂作詩，十月，為周印昆題陳師曾所繪《湘潭老屋花木圖》。

民國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　先生五十六歲

是年，先生仍辭北京大學教授。閉户著述，正月成《曹子建詩注》序文首段云：

壬戌之秋，余在大學説陳王詩，始為之注，其時學校常輟學，既委講未卒業，逾年余箋漢魏詩，采陳王樂府諸篇注之，亦少具矣。閲五年丙寅秋，復説陳王詩，乃重為之注，甫及半，余大病幾死，自丁卯正月迄夏而瘳，弱不任講，終暑期解學，是秋余謝校事，遂使諸生闕然於陳王之詩，甚慊慊也。入冬體氣復元，檢昔之所為注，重復理之，而削綴者又十之四五，至歲除而畢。嗟夫，余何勤乎陳王之詩也，陳王本國風之變，發樂府之奇，驅屈宋之辭，析楊馬之賦而為詩，六代以前莫大乎陳王矣。至其憫風俗之薄，哀民生之艱，樹人倫之式，極情於神僊，而義深於朋友，則又見乎辭之表者，雖百世可思也。鍾記室品其詩，譬人倫之有周孔，至矣哉。

正月，番禺葉恭綽刊《羅癭公詩》請先生為之序。

是年二月，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濟深，敦聘先生回粤，任廣東教育廳長兼廣東通志館館長。一再函電敦促，先生最初無意南歸，後經劉栽甫、梁漱溟函陳粤當局求賢之誠意，先生始决意應聘。三月杪，離京南下，途次津沽，梁任公設筵叙舊，為先生餞行。先生所乘輪船航經大連，停泊二日，訪故交胡子晉及日本友人，日人開會歡迎。四月初抵上海，滬

上舊交黃寶虹、湯定之、鄧秋枚置酒話舊。十日抵香港，港中故人陳樹人、鄧爾雅、潘達微宴先生於利園山酒家。十二日抵粵，粵中及門弟子多赴西濠口碼頭迎接，先生下榻東山江嶺廣廬。先生自癸亥北行離粵，忽經六載，粵中親舊，聞訊紛紛往謁。

是年四月十四日，廣州民國日報登載先生抵粵新聞一則，玆照錄於下：

道德學問文章，為世宗仰之黃晦聞先生，其回粵消息，迭經本報登載，昨十二日晨，黃先生始與其高足弟子李滄萍君回抵粵垣。查先生於上月廿六日，從北京首途經天津赴大連，於廿八日抵大連，大連方面日人，以黃先生道德文章，實為東方文化之結晶，日本文化受其裨益，實非淺鮮。特舉行盛大之歡迎，以示尊崇學界宗匠之意。在大連稍事逗留，即轉程赴滬。三十日抵滬，七日由滬起程，十日抵香港，十二日抵省。記者聞訊即赴其公館趨謁，蒙賜接見，暢談一切，據云先生此次回粵，純為料理家務及訪問故交，因先生留京在各大學講學，課餘則閉門著書，紇紇窮年，未回粵者已六載於玆矣。今玆遠道歸來，完全為料理一己私事，外傳先生將擔任教育廳長一說，殊非事實，蓋當局因宗仰先生偉大之人格及精博之學問，雖曾對先生作數次懇切之敦請，但在先生則堅辭未允，蓋以先生之高風亮節，對此當敝屣視之也。記者繼叩以對於現在教育作何感想，先生反復伸說，道德教育之重要。以為道德淪喪之人，其學問越優，則其作惡之程度與能力越大，而社會之受其害者，將更不可勝言。現在政治污濁，社會紛亂，天下洶洶其癥結在於道德教育之不講求，其流弊將至於鬥爭、攘奪而莫能救，言下不勝慨嘆。時已上午十時餘，記者遂與辭而返。記者按黃先生為海

內名宿，道德文章久為世所宗仰，無待記者之介紹，先生注重道德教育之主張，尤為現在教育界對症下藥之至理名言。記者敢為武斷之結論，曰：「現在中國教育已至山窮水盡，若非改絃更張，注重道德教育及人格教育，以挽頹風，而戢浮囂之習，則教育勢將破產。」先生所言，深中時弊，真令記者五體投地，但道德教育，首重觀摩體認，若能得人格偉大，操守純潔，意志堅毅，特立獨行，如黃先生者主持教育，從而以偉大之人格，感化青年，則勢如草上之風，其效當不能以數計。記者為廣東教育計，將馨香以祝之矣。

先生抵粵，粵中北大高師、高等、南武各同學會，均舉行歡迎會，歡迎先生回粵，主教講學。先生覩粵中學風頹弊，士習浮囂，教育經費不足，遂毅然出任教育廳長。於六月初旬就職，銳意整頓。八月召集全省教育專家，及各縣市教育局長、中學校長數百人，開全省教育行政會議，籌商改良整頓計劃，大會開幕日，先生致開會辭云：

節不敏，回返鄉邦，備位教育。當大亂之後，民生凋敝，風俗人心，遷流壞亂，不知所終。興言教育以振救之，固在有良法善制，興革因宜，為謀整頓。但教育萬端，師法東西諸國，所以增長智識，培養人材者，吾國亦數十年矣。然人心之亂，日加無已，害群害國，不在盜賊奸民，而在學校誦書之士，至以殺人放火，弒父戕兄，視為天理之當然，四千年來，人心之變，有甚於此時者乎？我輩職司教育，當痛念青年心理，何以壞亂如是，人類將至滅絕，乃在吾輩日言教育之時，故制度不善乎？智識不充乎？人材不衆乎？吾知其非也。不佞蓄此疑念久矣，又嘗以吾之所授於諸生者

實驗，乃知舍救身之外，無法挽回巨變，人生志願無盡，救國救天下，侈言甚大，舍一身而役於其外，舍所學而騖萬緣，為利害所動，窮達所困，舉其平日在學校所得之知識，反用以害人，故為禍愈烈。夫吾輩日言教育，乃養成此類人材，則不得不負其責矣。

救身之道若何？不佞以為一方宜注重道德教育，一方宜發展職業教育，同時并舉，不得偏廢，顧道德云者，於何實徵，於何實教，是豈空言所能耶？孟子曰：『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又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離人身不足以云道德，離人倫不足以云人身，蓋離乎人身，則成為禽獸矣。是故欲救人身，則舍明倫莫由。管子云：『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論學者，是亡其身也。』夫徒潤澤四經之文，而不行其孝弟忠信，則人之身已亡，不俟骨肉之腐也。乃知為學，不徒誦習，要當實驗乎人倫，一切學科、智識、制度、章則，皆為之輔，而示之後先，即學者之趨向有方矣。夫日言道德，而不足以養其父母，畜其妻子，至於貧乏，而為利害窮達所驅變者多矣。則人身之職業未立故也。周官云：『太宰以九職任萬民。』約九職而言之，可統乎農、工、商以及虞衡，而至於嬪婦、臣妾、閑民，無不使有業可執，此古制也。古者既富而教，九職云者《史記貨殖傳》所云本富也，《尚書》敬敷五教在寬，舜以命司徒者，蓋在命后稷播谷之後，今欲使學者，本所學以各治其生，各遂其養，而無賊倫亂理之事，又舍職業教育莫由矣。《左傳》云：『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蓋言《夏書》九功之三也。正德教之也，利

用富之也，皆以厚衆庶之生也。求之先民教育，一方注重道德，同時注重職業，使民不患貧，而有以成其道德之美者，此以學術濟治術，非空言也。

不佞怵於風俗人心之亂，誠見夫人類將至滅絶，爲古今天下未有之變，引以爲能挽此變者，其責任在吾教育中人，學科萬彙，良法無窮，相輔而行，庶克有濟，其間如何而能以道德爲教，如何而能使職業有成，基礎先立，而加以設施，則諸公學識淹通，經驗豐裕，共同討論，必有塗逕以赴之，此則今日開會之微意也。《詩序》不云乎，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夫陵阿中沚，宅静而生，厚其所養也，莪則菁菁。如棄莪之根，矜異美而雜育焉，天下將憂莪之不菁菁也。諸公深繹詩言，當知其所以養士矣。今當開會之始，敢陳鄙見，就正諸公，勿吝教言，爲幸無極。

先生就職后，以廣東省立第一中學前身，即民國初年之廣東高等學堂，先生曾任該堂監督，該校校址即廣雅書院舊址，規模宏大，風景優美，先生特別注意整頓，遂函聘名學者梁漱溟充任校長，梁欣然樂就，當時教育界傳爲美談。

先生就職之初，即極注意女子中等教育之培植與改善，特創辦省立第一女子中學一間，將天馬巷省立女子體育學校校舍，重新改建爲女中校舍，招高初中學生千餘人。先生同時注意發展各縣農村教育，又慮師資缺乏，特擇定番禺江村，成立省立鄉村師範學校一所，委何劍吾任校長。

先生以廣東省立圖書館地方狹小，藏書不多，極謀擴充、整頓，曾函政治分會主席李

濟深，請指定惠愛路，舊法國領事署，為改建省立圖書館，函略云：

節備員教育，三月於玆，成績未彰，而心神已瘁。伏念十餘年來，廣東兵燹頻仍，文獻就湮，嶺學荒殘，至斯而極，講學既已無人，藏書亦多散佚。豐順丁氏之持靜齋，南海孔氏之嶽雪樓，卷帙蕩然，不留片楮。廣雅書院之冠冕樓十餘萬卷為天災人禍，所存者僅十之二三，今省立圖書館為廣雅書局舊址，地既狹小，藏書數楹，而書版疊架連屋，置之教育廳樓下，卑濕不堪，日前由該館人員檢視，則《廣東通志》及《太平御覽》版片，已為白蟻所蝕，殘霉極多，今已將該兩書板片，移置該館樓下后廊，無如雖强以板壁作障，烏可持久，千穿百漏，非遷地難以圖存。查法領署，原有洋樓兩層，現仍四壁堅實，樓窗地板，加之以漆，可復前觀，其面積之大，視現時之圖書館抑更倍之。略事修繕，則可將舊館之書籍、板片遷存該處，再求擴充，似此原因，擬請鈞座決然照準，將該署撥作廣東省立圖書館，使嶺南文化，繼廣雅而興，為邦人瞻仰。節雖無似，尚欲就藏書之系統，示讀書之門徑，召集時賢，講求嶺學。夫以永嘉及姚江學派，宋明以來，至今未息，此乃浙中藏書，甲於海內，有所遺貽，若吾粵則白沙、甘泉一派，中絕三百餘年，諸賢遺書，多已湮没，鄉邦之學，尚付缺如，此則不能不歸咎於藏書之缺乏，及讀書之無徑也。

是年十月，先生請省政府撥欵修建舊法國領事署，十一月工竣，改為廣東省立圖書館，同時增加經費，購置圖書，擴充館務。

先生以體育一事，為健全民族精神，鍛煉人民身體之要圖，於是年十一月，召集全省

各界舉行運動大會，並建議將東較場早日建成運動會會場，為大會謀一勞永逸之計，法至善也。

先生就職後，積極提倡及興辦職業教育。先生以職業教育與發展實業生產，有莫大之關系，先生以吾粵天產豐富，如順德之蠶絲，潮州之柑橘，新會之蔗，梅縣、曲江各地之礦，中山、臺山濱海各地之水產，均屬富國之源，即就各地從速設立各種職業學校，養成開發實業人材，此實為當時急要之圖。

先生就職后，劃分全省為九個督學區，督學按季出發，視察全省各縣教育，對於增加全省教育經費及發展平民教育、義務教育、教師函授學校各計劃，均按步實現。

是年九月，先生與林宰平、朱鼎榮、羅端甫同遊端州七星巖、鼎湖山、飛水潭諸名勝。十一月先生次女公子韶石，與弟子李韶清結婚。十二月先生有詩送王秋湄北返姑蘇，送劉栽甫去官之中江。

是年粵市府重修鎮海樓，改為博物館，廣州市教育局局長陸幼剛為先生弟子，乞先生撰重修鎮海樓記，並求書丹。先生許之，是記碑刻，現豎立鎮海樓。

民國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　先生五十七歲

是年正月廿二日，為先生生朝。是日先生過城西海納樓，訪詞人陳述叔同登茶樓，先生賦生朝詩，有句云：「樓外白雲空憶母，山中黃獨似聞吟。」（先生自注，東山寓樓望白雲山，隱隱覺燕崗先母墓。）二月先生舊交潘龢致中逝世，先生為詩哭之。三月清明，先

生携子女登白雲山謁先隴，先生自癸丑北遊，未登山謁忽忽已廿年矣。畫師龍遊余樾園為先生繪《白雲謁墓圖》，先生題詩圖上，一時名流題詠甚盛。

四月，廣東省政府收回舊布政使署東偏法領事館，經先生請準改為省立圖書館。先生以宋米南宮題藥洲石，為粵東著名文物古蹟，舊置使署東園，光緒十四年，張文襄督粵以石居夷，遂移置督署，於署東浚池築亭庋石。光緒末，池湮亭圮，石竟廢置院東牆根木棉樹下，先生覩此，深為慨嘆，並以使署東園林木深重，風景幽美，且是時既闢為永漢公園，先生遂倡議將石移置園中，圖書館前，建亭覆護，俾群衆得以觀賞，從此石還舊地，公園添此更為增勝，縹緗石墨，互相輝映，微先生之力實不及焉。先生於是年六月辭職去粵，石雖還回，亭則未建。廖景曾伯魯挽先生聯語云：『文獻關懷，分袂難忘藥洲石。』邊欵題云：『己巳夏公去粵，殷殷以建亭護藥洲石相託，荏苒六年矣，人事變遷，未克如願，前塵回首，不禁凄然。』（廖當時任圖書館主任，故先生以建亭事託之。）現此石仍在兒童公園中，舊稱永漢公園護石之亭，迄未興建，可慨也。

先生自去歲六月就教育廳長職後，以案牘勞神，無暇著述。是年春盡夏初，時事日非，先生屢言整頓教育計劃無法實現，決意求退。

五月，粵桂兩方軍隊發生內戰，教育經費完全無着，先生遂決意辭職。其辭呈云：

節自去年六月，任職以來將及一載，於振興教育，整頓學風，成效未覩，負平生之所學，猶見諒於鄉人，中間復承鈞府聘任為廣東通志館館長，不自量力，勉膺重寄，方期百年文獻，繼絕存亡，以故函請鈞府開館文廟，從事撰修，且遵奉國民政府

內教兩部訓令，各省文廟由教育廳保管，實行職掌，固知庠序之教，首重人倫，嶺海而南，豈惟錄異，一身兼理，作始未遑，惟桑梓之事，義無可辭，故引以為責。不意軍事驟興，教育先蒙影響，省督學林國棠帶同書記，視察北區，本月七日在英德陽山間為匪所虜，經專案呈報，現在雖聞已由賊中脫險，但經此一厄，自後外縣教育，視察維艱，抑又何從整頓？況軍興以後，省庫益困度支，省立各校補助費既難發給，安望改善？安望擴充？所尤痛心者，全省義務教育、平民教育，無款舉辦，坐視失學兒童二百餘萬人、失學青年數百萬人，無法使之讀書識字，亦無法使遞年減少此失學之人數，又函授學校及地方教育行政人員講習所，雖經省議通過，而開辦無期，蓋函授學校不辦，則塾師數萬人，徒受干涉解散之慘，而無指揮改善之途，弱者餓及妻孥，頑者流為盜賊，其中豈無讀書守義之士，即欲安分教學，而有所不許，各縣教育行政人員，人材缺乏，不惟承轉奉行，處理失當，而設施推廣，經驗尤無，故有以教育局員，而兼躬理髮者、有以火居道士，而出充局員者，調查所得，能不痛心！雖則學款充足，法令優良，而奉行無方，等於虛設。今日略事改良者，區區廣州市內省立數校，曾何補於全省教育之萬一。節自問無力救濟，有負職守，每念孟子「下無學，賊民興」之言，傍徨中夜，不知所為。至於修志一事，志館附設於文廟，館員既經聘委，房屋再次修理，藉蘭臺之典守，備灑掃乎宮牆，將掇拾於喪亂之餘，復張皇於新故之際，非徒掌錄，原補國聞，本屬要圖，乃云不急，儕之㸑弄，視等弁髦。日前又有軍醫處長馳函，謂需用該地為後方病院，令志館尅日遷讓，無許少延，急難為計，

迫令館員退處一隅，讓彼入居，圖籍雖未散亡，校録一時俱廢，況復呻吟滿目，起倒廟堂，情甚於荆棘之嗟，心摧乎薪木之伐。猶記民國初元，駐兵文廟，節首上書廣東軍政府，請調隊他徙，修理殿庭，輒蒙批許，此非封建之思想，實乃人類之尊崇。豈意暮年，再睹此變，節自痛既不能施教育之權，復不能盡保管之責，於時已無所補，於義更無所留，旬日以前，軍事倥偬，以一身之去就，致令學校員生或形浮動，故隱忍至今。兹者擾亂已平，弦歌未輟，申去就之義，得吾心之安。為此，呈請鈞府轉電國民政府，準予辭去本兼各職。

先生辭職後，即赴澳門暫住，澳居有詩寄粵中親舊。詩云：

山翠當門且卜居，一年塵事了無餘。意多始覺泉明晚，跡近能令務觀疏。鄰樹鳥鳴同止止，海波鷗没不徐徐。眼前物我俱難得，回首鄉邦獨累歔。

又賦《桑柔》一章：

卒讀桑柔十六章，廢書三日尚徬徨。驚心事事無今古，貪亂人人有肺腸。吾亦作歌哀不及，國猶靡止去何鄉。始知騷賦追三百，輕舉游仙乃變常。

讀此詩，可知先生對於當時内戰，感慨萬端。

是年八月，先生離澳北上，至京師復任北京大學教授。先生過滬時，曾叩謁簡岸先生於上海南園，至是先生違侍簡先生，已三十餘年矣。

是年中秋夜，先生偕日本友人小平綏方、橋川子雍同飲社園賞月賦詩。歲暮，故交胡子晉於大連灣去世，先生為詩挽之，除夕有詩寄懷余越園於杭州。

民國十九年庚午（一九三〇）　先生五十八歲

是年先生仍就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教授，著《魏三祖詩註》三卷、《詩序非衛宏所作說》一卷。四月，王秋湄自姑蘇北游故都，謁先生，先生置酒社園共賞牡丹。八月中秋夜，先生獨游北海，對月作詩。九月，唐恩溥天如自香港赴舊都謁候先生，先生有詩送之南歸。詩云：

亂中來見豈尋常，對語經旬別更傷。莫作杜陵歸蜀計，本無人識浣花堂。

先生自去歲北返故都講學，復著述不輟，與友人書云，「有老不任忙之感。」歲暮，先生應黎季裴之請，為其父黎召民作傳。（文稿中存有黎光祿傳一篇。）

是年臘月先生為陳樾伯任題《沙亭訪墓圖》圖為龍游余紹宋所繪。

民國二十年辛未（一九三一）　先生五十九歲

是年先生仍就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教授，著《詩旨纂辭》五卷《變風變雅》二卷《論陸象山之學》一卷。九月十八日，日寇無端侵占遼東，數日間東北數省要地全部淪敵，繼之華北岌岌可危，先生悲憤沉痛，作《書憤》詩二首，又十月五夜作詩云：

危城昏語夜堂堂，輟講程門有去方。不惜此身亡亂際，北風猶說第三章。

先生身處危城，講學不輟，摯傷憔抑，無可告語，故發之於詩。十二月先生致其婿李韶清書，略云：『余近年箋詩，所最用心者為變風變雅兩種，惟尚未全功。明年擬講顧亭

林詩，近已着手箋注，殊殫心力，此書教學子以亡國後做人之方，及播散吾漢族恢復失地之種子，視他書尤為切要。』

是年張孟劬由滬北來，在燕京大學講學。由是先生與孟劬重聚舊都，往還論學商榷最多。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一九三二）　先生六十歲

是年先生仍就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教授。一月廿八日，日寇無故侵佔淞滬，全國震驚。南京政府遷都洛陽，行政院於二月召開國難會議，院長汪精衛電請先生南下赴會。先生復電云：

國難會議，節無案可提，故不赴會。孔云：『去食去兵，無信不立。』今日國命，已至其時，舉國無信，即有良法美意，悉壞於欺國詐民之徒，雖議何益？傳曰：『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

觀此電，具見先生對於當時國事之憤慨。是年四月山陰諸宗元貞壯逝世，先生有詩哭之。

是年五月十六日，先生作詩云：

國亡身老甚須臾，樓外風來雨打湖，湖水荷花三百項，萬魚齊泣過河枯。

又《殘蟬》一首云：

不向遼東着樹鳴，燕南秋老盡哀聲。及天別鶴吁長嘆，入塞饑鴻指故城。如夢大

人猶發囈，其亡一國共無生。等閑又似題詩客，戛戛裁箋寫斷情。

又《我詩》一首云：

亡國哀音怨有思，我詩如此殆天為。欲窮世事傳他日，難寫民間盡短詩。習苦蓼蟲惟不徙，食肥蘆雁得無危。傷心群賊言經國，孰謂詩能見我悲。

先生目覩當年日寇侵華，東北淪亡，而當國者媚敵投降，毫不抵抗，全國文武官吏，貪污成風，民生疾苦，日甚一日。先生憂傷孤憤，無力回天，故一一宣之於詩。其愛國愛民之懷，可於詩中見之。

民國廿二年癸酉（一九三三）　先生六十一歲

是年先生仍就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教授。三月寒食節，先生為聊園主人譚祖任篆書題《聊園填詞圖》。四月，西南政府廣東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陳濟棠欲整頓廣東教育，特敦請先生回粵，重任廣東教育廳長。陳氏原函云：

晦聞先生大鑒：睽違道範，寒燠迭更，瞻仰海天，不盡惓惓。敬審學富石渠，望隆泰斗，甚盛甚盛。弟以菲材，忝總師旅，時方多難，憂患薦臻。第期有一分心力，盡一分責任，成敗利鈍，非所敢計耳。粵中學風不競，士習日敝，有識之士，竊然憂之。以教育為立國根本，長此不振，本實先愽，豈惟文化日以頹落，影響於民族生存者尤鉅。夙念先生，經師人師，海內宗仰，春風時雨，沾溉靡遺。敢懇移季長之絳帳，普嶺嶠之菁莪。以敦道德，正人心，振學風，端士習，其有造於鄉邦者非淺鮮

也。肅修蕪柬，敬迓高軒，即頌道安。陳濟棠啓。

先生得書後，無再從政之意，覆書辭謝，原書云：

伯南總司令勛鑒，節去粵五載，時誦鄉風，藉知旌麾所指，桑梓乂安，翹首南天，曷勝景仰。頃者再奉賜書，殷勤以學風為念，下問及於不才，竊惟教育之壞，實隳立國之基，不同政治兵爭，可以一時弭定，挽回學風，必先學術，尤非政治所能獨奏其效，況全國之大，未可以一隅治也。節年力就衰，北校授書，尚虞不繼，有何德業，救茲末運，自知既審，不敢以知人之明，累及麾下，惟有銘感厚意，修詞敬謝。入秋煩溽稍退，或擬寧家，爾時再當趨教。專此肅復，并頌勛祺。黃節頓首。

是年八月國民政府行政院聘先生任北京故宮博物館理事。

是年舊歷八月初十日，簡岸先生於廣州西關松桂堂逝世，先生聞耗慟悼，致任子貞書云：

子貞學長足下：前書計達，久未得復，以為草堂先生之病，必有轉機。即午得松桂堂電，痛悉草堂已逝，悲慟逾時，天喪斯文，百身曷贖。弟悔不今夏言旋，尚得一見長者顏色，生平父師俱謝，今後欲圖進德，何所為主，思之長慟耳。年前北來道滬，叩謁於海上南園，得留一飯，三十餘年違侍，僅留此半日，復親教言，而今已矣，足下與弟今後不復有師矣。師之所以與我輩，使成學成人者，自問實何以報，況人心學術壞亂，至於今日，我輩更有何力挽回，報師於死後，彼此又駸駸衰老矣，復相見何時。弟自喪母而後，惟今日長慟耳。（下略。）

讀書草堂同學，公推先生為簡先生立傳，先生復任子貞書云：

子貞學長足下：得八月廿一日手書，知同門諸君子，相議屬僕撰先師傳文，聞命皇悚，思之累日，乃敢復書。謹案先師年譜，經先師生前過目，既成實紀，可當據以撰傳，然而譜中所述生平著書大義，約之又約，與王懋竑所纂《朱子年譜》不同，故在譜中所舉約議，在傳中當為詳説，此其一也；譜中記壬子歲諸學子來見者，先生以喪服自處，在譜中約其辭，而在傳中則不能不申其義，欲申其義，則當求之先師所著書中，此其二也；先師所著《續通鑒論》為晚年最後之書，全編雖未告成，然傷時論史，唯此一部，傳中不能不有所徵述，此其三也。僕違侍先師日久，於第一二事未能親受微言，恐所舉無當於大義，其第三事則僕未見遺稿，何從徵述，即遠道郵遞，又慮中途失落，以此三難，故累日思之而未敢遽復也。同門諸君子屬僕撰傳，義不敢辭，然欲免此三難，則有藉於同門之指示，兹事重大，應請同門中隨侍先師有年者，先為屬草，然後共同商訂，信而後傳，則此傳之立，為門弟子所共立，不當屬之一人也。遠徵諸黃勉齋之撰《朱子行狀》與蔡九峰之撰《夢奠記》各有異同，近徵諸先師所撰《九江朱先生年譜》，而九江門人尚不無異議，則今日僕所陳者，度亦足下與同門諸君子之所取也。願足下以僕此書之意，轉告同門，再有所決定，須知此傳乃垂示萬世，并非為一時當道之徵求而作，來書謂由僕撰成，送出當道，足以塞他人之口，僕甚以為不然也。至若旌表云云，實無加於先師萬一，可以不必。昔者朱子既歿將

葬，會葬者幾千人，言者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令守臣約束，然至今亦何損於朱子之萬一？僕故謂旌表云云，可以不必也，況邑令之欲旌表，必須請之省府，而省府之議準否，必須付之審查，東坡之祭盧陵曰：『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夫天下滔滔，烏能予當世輕議是非於先師哉。僕聞喪之日，擬於殷奠前回粵，而歸計無從，今距會葬之期尚遠，不審在仲冬何日舉行，若歸計可成，當如桓春卿之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少贖吾罪，至於殷奠日竟闕祭文，視東坡之祭盧陵，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蓋愧之矣。勉齋祭朱子文有云：『末年之付囑，將歿之丁寧，則戚戚然於微言之絶，大義之乖也。』僕違侍先師日久，望風為位，有泪無文，視勉齋之痛尤深，筆不能達矣。手復並承學益不一。癸酉九月初四日，黄節頓首。

八月十六日，先生致其婿李韶清書云：

簡先生於舊歷八月初十日逝世，僕十二日得電，慟悼兩日，未赴校課。簡師之歿，全國無復老成，後輩何所宗仰，至可痛也。予於十二日早起，書就挽柯鳳孫先生聯語，既而清華大學某君來訪，對於予所任校課，欲有所變更，予遂厲色辭絶，自此不復再上課矣。是日午後，復得簡師逝世之電，同日所遇如此，亦覘斯文之將喪也。予感簡師之死，覺吾年亦老，恒化恐無幾延，予在北平欲成故宮一賦，是以延延未歸，（此賦海内更無別人可作，自庾子山《哀江南賦》以後不可無此賦，以為舊文學之一大結束，此題時代之文章，非獨予一人之著作也。有此賦則此時代之文章增色，

否則無色矣。）明年擬謝絕教授，撰成此賦，以其餘日，更讀吾未了之書，得三四年不死足矣。（政府義當助吾成此文章，而皆不注意可嘆之甚。）今年中秋，既痛簡師之喪，復傷明年之計，已連日不上北大課矣。北大校費積欠五閱月，節關一錢不發，予旅平二十年，遇節關無有不付賬者，今年則一錢不能付賬，故書債極高，此亦從前所未有也。深覺國家如此辦教育，無信無義，何以立國，予復何必任此教授乎？清華以其有錢，故事事欲裁抑教員，用其威權，使人低頭就範。是以簡師之歿，予一面傷慟，一面亦慶其能離此衰薄敗亂世界為得所也。

民國廿三年甲戌（一九三四）　先生六十二歲

是年先生仍就北京大學教授，箋注《顧亭林詩》。正月散原老人陳三立過訪先生，并借觀《蒹葭樓詩稿》。正月，陳去病巢南逝世，先生聞耗傷感，致書女婿李韶清云：

昨讀政府令，知陳去病先生下世，僕與陳君三十年前江樓相聚，發揚史義，興言民族過去，使宿學老輩，知種族沉痛，暗表革命同情。建國以來，陳君潦倒窮年，鄧君秋枚埋名市儈，而僕教授至老，今遽聞噩耗，為之隕涕久之。茲有輓聯一副，寄交吾婿，可探聽陳君喪次，展轉送達，表我傷懷。

是年六月，湘潭周太烈印昆逝世，先生作詩輓之。先生晚歲始與周訂交，論詩最多。

是年七月行政院長汪兆銘刊印先生《蒹葭樓詩》二卷，分贈海內外人士。九月，余紹宋越園自杭州北上故都，訪候先生。逾月，越園南歸，先生贈詩云：「越園離舊京八年

矣，甲戌九月重來，存問故人，情意殷勤，非時賢所有，暢敘經旬而歸，留別社園，詩以送之。』贈別詩為七言長古，《蒹葭樓詩》未及入集。

十二月初，先生偶感不適，病數日而瘳，繼復病，初不措意，越數日病狀日重，中西醫束手莫救。延至二十日（一九三五年一月廿四日），先生遂溘然長逝。環侍屬纊者，公子大辰、暨婿李韶清及先生故舊門生百數十人。先生至友王蓮秋湄自姑蘇往弔，門弟子自遠方奔喪者，撫棺痛哭，觀者動容。海內各界人士聞耗，咸以失此正學儒宗，靡不傷悼。先生遺言運柩回粵，附葬先塋。翌年二月，靈輀南下，三月安葬白雲山上御書閣，喪行之日，四方自遠道來觀，登山會葬者千人。先生逝世後，北京大學同人及先生故舊成立治喪會，辦理後事。北京、南京、廣州各界人士，均開會追悼。南京國民政府明令褒揚，將先生生平言行著述，宣付國史館立傳，西南政務委員會暨廣東省政府均優給葬費。

民國廿四年（一九三五）三月廿六日，南京《中央日報》，登載黃晦聞先生追悼會新聞一則，玆照錄於後：

順德黃晦聞先生，德行文章，士林宗仰。不幸月前疾終北平寓次。海內人士聞耗傷悼，昨日下午三時，首都各界人士，假華僑招待所禮堂，舉行追悼會。行政院汪院長親臨主祭，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陳樹人宣讀祭文，各界人士到會公祭者千余人，玆錄汪院長祭文如下：

維中華民國廿四年一月廿四日，至友黃晦聞先生遘疾，卒於北平。越二月廿五日，兆銘等以清酌庶饈之儀，設位於首都華僑招待所，敬為文而祭之曰：『大圜渾

渾，日月何道。殲我哲人，已矣誰儔。嗚呼黃君，亭亭物表，學行斯章，今古咸曉。卓哉簡岸，經師人師，君往執業，弱冠振奇，早獲傳薪，復汲修綆，實亦精研，蓋惟夙秉。時國日蹙，禍迫燃眉，大懼炎胄，自茲陵夷。惟君首倡，力保國粹，種族以明，功在文字。由來風雅，大江以南，爰結南社，朋從盍簪。清社遂墟，鼎新革故，乃始育材，邦人傾慕。袁氏竊國，義不帝秦，揭佞扶直，切激抗陳，言不為名，行無所飾，國家楨幹，士林楷則。峨峨學府，幣聘相將，魁儒碩學，馨我膠庠。武人干政，權傾外內，學制驟更，君先引退。北征告功，既一宇區，君才君望，夙滿枌榆。棫樸作人，非君奚屬，辭不獲已，黽勉自勗。易退難進，君子庶幾，道之不行，安竟厥施。匆負夙心，遂還初服，説詩明志，自審已熟。君於詩學，純湛精通，旁箋六朝，上纂國風。照世才猷，等身著作，所學則宏，而守則約。君詩深婉，芳惻邈緜，繼軌彭城，參曹洞禪。昔讀君詩，百篇傳口，今刊君集，一篇在手。綜君出處，期與世禪，就聘却聘，理無或違。吾黨期君，心焉靡曠，君遺孤嫠，行矣安往。易朽者形，不朽者文，言文並茂，傳古信今。惟奠雖薄，乃誠胥積，靈其鑒之，來歆來格。嗚呼哀哉，尚饗。

先生至友馬叙倫夷初，輓先生聯語云：殘年但願常相見，舊雨從今不更來。邊項題云：

余與晦聞道兄，交逾三十年，行藏略異，襟袍實同，然兄狷潔之美，余所不如。兄擅為詩足嬈後山，余向不嫻聲，偶亦所愧也。先後相聚逾二十年，見必譚藝，兼勵

志節，道誼之交，無逾於兄。兄與余皆嘗聞政，而均未展所懷，前歲兄偶謂余，君才自宜再出，余笑應曰：『道大莫容。』兄亦笑曰：『自不如閉户著書也。』然比年孰觀憂患，其孤憤之情，見於遺集壬申、癸酉諸詩，而相對每言，不如早死，今乃諗矣。自兄始病及殤，才逾一旬，其病三日始瘳，謂余曰：『若病起當勤相見，』不意遂成隔世。我懷如何，愴難為辭，乃假宋人語，寫以哭輓之。兄在天之靈，必有以鑒之也。廿有四年一月廿有六日，晦聞道兄皋復之辰，學弟馬叙倫率子孫同拜輓。

餘杭章炳麟太炎聞先生逝世，痛悼殊常，自動為先生撰銘墓之文，並自書挽聯云：

赤伏自陳符，嚴子何心來犯座。黃初雖定亂，管生終日尚揮鋤。

章氏以嚴子陵、管幼安比擬先生，可見其對先生之推許。

李濟深任潮輓先生聯語云：

慨自倭寇愈深，民德愈頽，國論愈湮，中夏其可無人，正思曠代名賢，伐鐘振鐸，明恥教戰，庶幾終張一軍，豈意斯文將喪，天不憖遺，舉世驚嘆惟我最；念茲儒者之行，詩人之教，經師之訓，下士皆已聞道，太息頻年志事，攘外鋤非，拯溺救饑，未遑悉咨長者，坐待四夷交侵，亂靡有定，畢生憂憫與誰論。

先生老友番禺王薳秋湄，與先生論交數十年，聞先生之喪，自吳門往弔，撫棺痛哭，王著《攝堂詩選》一卷，其中有哭先生詩三首云：

風義平生孰可攀，今朝相見始知難。卅年事往禁長憶，累月書來忍復看。賤質謬憐淮海瘦，（公前歲贈詩有淮海少年今讓汝句。）峻操吾識後山寒。終宵驚夢蒹葭裏，

殘雪奔車涙暗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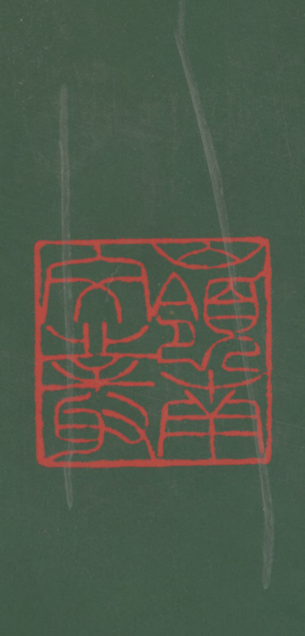
看花不斷帝京城，千里招邀約未更。虛為故宮遲作賦，（公發願成故宮賦，則以三年，謂此文有關一代典章文物，不可無人述作，遂毅然自任，蒐集史料，云始著手今夏打稿。）感於先墓得垂銘。（夏間相晤，言及先公墓志，昔謂蹉跎十餘年，今當踐諾，囑予再書行狀，迨予歸吳，復又促詳補家乘，凡來札十數通，皆商詢墓志，事未幾脫稿，寓寄距捐館僅兩月，蓋為昔最後之文。）微言獨許輸肝膽，相愛那知判死生。記昔樓窗叙燭麗，更驚風雨愴鷄鳴。（公前出南城高井胡同，予曾應寄四載。）

懷抱真悲直到今，平生詩教負初心。攘夷炳炳傳《黃史》，（公著《黃史》倡種族革命在清光緒晚季間，見《國粹學報》。）詠物閑閑變雅音。歲晚聽歌傷意盡，塗中經事寓憂深。（公在北校晚講顧亭林詩，卒前一月有句云：「塗中人去我相望」亭林一號塗中。）回頭合驗君祈死，知免新亭對陸沈。

先生逝世後，廣東各界人士，曾於一九三五年四月，在廣州市淨慧寺內民衆教育館禮堂開會追悼，刊印先生遺墨，創議在從化溫泉建樓紀念。旋因日寇南侵，穗垣淪陷，事遂寢。迨後一九四五年，日寇敗降，國土重光，粵人追念先生重提舊議，茲將從化溫泉風景區，創建蒹葭樓引附載於後：

粵東詩派，自唐張曲江而後，代有作者，迄於民國，而順德黃晦聞先生與焉。先生生於清季，嘗取《秦風》蒹葭之詩以名其樓，畫師黃賓虹為作圖。夫秦本夷狄，襄公已受命為諸侯，而不能用周禮以變其俗，故詩人刺之。先生取名於此，其旨深矣。

有清之詩，自道咸以後，作風丕變，迄乎晚近，陳散原諸人而下，大都清詩之遺也。吾粵則梁節菴、曾剛父與先生同生嶺表，師友淵源，固相逮接。節菴、剛父雖歿於鼎革後，然皆嘗仕於清，各守其一節以終。惟先生以布衣崛起，辨別種族，發揚民義，以助光復之業。民國既建，舊污未滌，巨奸乘之，竊弄政柄，道德禮法，盡為所假。先生乃慨然高蹈，講學於北京，垂二十餘年，深念雅廢國微，人紀將絶，思以文章之美，曲導學者，使學者由詩以明志，而理其性情，故被其教者，大抵皆卓然有以自立，蓋先生以經史之學治詩，固非尋常辭章家可比也。晚歲愴懷國事，茹痛益深，其卒以詩人終老者，豈先生之志哉。先生既歿，四方之士，莫不懷之，以為將必有以寄其思於無窮也。從化為粵中山水之區，其温泉尤著，同里諸子昔嘗集議，於是間相地建樓，榜曰：『蒹葭』，亦將以繼先生之志也，議甫定而大戰遂起，粵土淪没，喪亂汪離，遭曠古未有之巨變，今者痛定之餘，感世難之無已，而益嘆先生之不可復作也，將欲賡成前議，然竊念先生開民國詩人之宗，天下仰其風者，無慮千萬人，則斯樓之建，信非一方之士所得而私之矣。用是告於海内君子，相與共成其美。庶幾與曲江風度並傳千古焉。先生著述宏富，其未刊者尚多，若能因而及之，則尤所望也，遂為之引。



ISBN 7-218-02939-6/K·649
定价：21.00元